中六個年
我鍾意左叫我起身個女仔

作者: 叛龍

Powered by 紙言

開學日

老實講，我對開學禮嘅睇法就係坐係個禮堂到聽個六十幾歲嘅阿伯講一堆廢話，返到課室再聽兩個班主任講一個幾鐘嘅廢話，簡直就係一種煎熬。

不過好彩，至少仲有一件事令我覺得好恩惠，就係開學禮嘅放學時間係十二點，而唔係平日嘅三點半，雖然COVID-19開始冇耐之後平日嘅放學時間就變成咗一點半，不過始終開學禮早咗一個幾鐘，總括而言都係唔錯嘅。

「叮噹！」

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我一手將頭先派嘅所有野全部塞入櫃桶，順手猒埋書包，用凡人雙眼無可能跟上嘅速度向門口狂奔。

我將隻手伸向門鎖，係手指觸碰到門鎖嘅個一剎那，我好似感受到嗰種超越一切嘅自由。

但係下一秒，一切都化為烏有。

我個男班主任一野插隻手埋嚟撳住道門，用手指住坐係我隔離個女仔。

我轉身望過去，事實上係唔錯嘅，但就唔係我鍾意嗰一Type。

「你聽日開始，唔準睡覺，你一瞓，佢就會叫你起身。」

唔撚係呀，你認真架？

我O曬嘴咁望住男班主任，但係從佢堅定嘅扤頭，我可以知道佢係認真嘅。

唉，點解我會淪落到呢個地步。

原本嘅我係幾咁開心，但係聽完呢個消息，我個頭不自覺地垂咗落嚟。

First Day

因為疫情關係，而家唔洗係操場排隊同點名就可以直接上課室，我嚟到課室門口已經估到佢一定會黑曬面咁睥住我。

我好細力咁推開道門，希望唔好再刺激到佢，但係事實話比我聽我做嘅野係冇任何作用，佢望住我個眼神就好似想殺咗我一樣。

以前嘅我會一野扯張櫈出嚟，理得佢會撞到人定撞爛塊牆。

而家？我拉櫈嘅時間擦到塊地都會比佢鄙視，要將張櫈完全抽離地面佢先滿意。

終於可以坐低，我以為終於可以放鬆，點知下一秒佢就一手將我扯去佢耳邊。

「你最好唔好瞓着，小心我將你下面剪落嚟，再...塞返落你個嘴到。」

雖然講完佢就放咗我返去，但係佢就仲拎把鉸剪出嚟隔空剪咗幾下。

我係極度驚慌之下，靠住我對生存的意志保持清醒，不過只有...兩節。

始終琴晚我去酒吧飲到一、兩點先走，三點先返到屋企，邊有可能唔攰。

放小息嘅時候我瞓着咗，所以小息完嘅時候就係佢第一次叫醒我。

我仲以為佢會用力咁拍醒我，但係佢竟然出乎意料地好溫柔咁摸我個頭，雖然一擘大眼見到佢都仲係黑口黑面。

因為我同佢讀同一科，所以佢就順便等我一齊行落去地下上課。

都撐咗一個鐘，真係撐唔到落去，原本佢都有拍醒我幾次，但係經過我強大嘅口才發揮，我終於可以瞓一堂。

落堂之後佢冇即刻叫醒我，反而係等小息過咗五分鐘先叫醒我，話係一時唔記得咗我嘅存在，仲話我咁樣真係唔掂，之後就走咗去幫我買咗杯咖啡。

就係因為咖啡裡面嘅咖啡因加上佢一啲都唔好飲，我好成功地保持清醒直到放學。

我就肯定被佢搞到我有心理陰影架啦，不過好彩佢都仲有人性，比我瞓咗一堂，仲請我飲咖啡，呢個叫床服務點都有返五十分。

0

0

Second Day

今日嘅我比平日早咗少少起身，見有時間多咗，就係返學嘅途中買咗個包，仲係廁所裡面食咗枝煙，結果差啲遲到。

係我坐低果一瞬間，鐘聲就響咗，真係險過剃頭。

雖然避過咗遲到嘅留堂，但係包就應該食唔到。

我睇住隔離一直撳住個肚嘅佢，我估佢應該冇食早餐，就順手將個包遞咗比佢。

我原本以為佢唔會接，但係佢竟然出奇地接咗，仲兩啖就食曬個包，而佢都因為咁樣而一改以往嘅黑口黑面，笑笑口咁望住我。

原來，賄賂女仔係咁容易。

但我仲未嚟得切得戚，就已經比周公拉走咗，趴係張枱度瞓着咗。

唔知過咗幾耐，我Feel到有人輕輕力咁拍我個膊頭。

我抬起頭，周圍望咗一下，但係就完全冇任何人，剩返佢企咗係我側邊。

瞓到眼矇矇嘅我原本諗住問佢而家幾點，但係把口就問咗個唔同嘅問題。

「你叫咩名？」

老實講，我真係冇了解過班裡面啲人叫咩名。

「都同班咗六年，仲唔知我叫咩名，我係向睛啊。」佢反咗下白眼。

我捽咗捽眼：「而家幾點？」

「放咗學啦，on9仔。」佢將我果個同羽毛一樣輕嘅書包放上枱：「幫你執咗野啦，行啦。」

我拎起書包同佢一齊行出校門，之後佢就行咗去搭車，而我打咗個喊路之後都開始慢慢行返屋企。

雖然已經瞓咗成日，但我返到屋企之後都係瞓咗個晏教。

比鬧鐘叫醒嘅時候，我下意識環顧四周，不過屋企同平日一樣咩人都冇，因為大家都仲未放工，但係我總係覺得少咗啲野。

「我唔撚係鍾意咗佢呀嘛？」我係到自言自語。

我搖咗搖頭，話比自己聽呢件事無可能發生，之後就坐咗係電腦前面開始打機。

影相日

嚟到第三日，都係每年一度嘅影相日，每一班都會空兩堂去禮堂影班相，而因為中六係最後一年嘅中學生涯，都係最後一次係中學時期影班照。

雖然我無心向學，但唔知點解都係入咗成績最好嗰班，所以就被安排做第一班落去影相，即係第一同第二堂要落去禮堂。

我都唔知學校到底係用咗咩方式嚟分班，先會將我呢個每科都係啱啱合格嘅垃圾擺入去呢一班。

睇住周圍嘅同學唔係一對就係一堆，我忍唔住嘆咗啖氣，唔單止係因為我冇朋友，仲有就係因為呢個影相嘅過程剝削咗我成個鐘嘅睡眠時間。

攝影師終於整好部相機，同學們都唔知點解突然變得好興奮，跳下跳下咁跳咗上嗰個用嚟影班相嘅樓梯，唯獨我係後面滋滋悠悠咁漫步過去。

唔知係驚我阻住攝影師收工，定係嫌我行得太慢，原本已經企好咗嘅向晴由樓梯跑咗落嚟，一野將我拉咗去最前面果排嘅正中央。

佢就好似兄弟咁搭住我膊頭，我原本想反抗，但係呢一切都嚟得太遲，攝影師已經揿咗快門。

跟住班主任要我地做各種手勢同姿勢，老實講我係拒絕嘅，畢竟我都唔識做呢啲奇奇怪怪嘅事，但係佢就一直陪係我身邊，好細心咁教我。

以往我對影班相嘅睇法就只是例行公事，但唔知點解今次感覺開心過之前。

終於影完相，班主任即刻行到相機前面欣賞成品。

「啊晴，你同啊武好有夫妻相喎！」班主任講咗個笑。

我有啲唔份氣，就行咗去佢側邊一齊睇。

第一眼睇冇咩特別，但係再睇多眼就覺得佢真係冇講錯。

屌，冇可能，冇可能會鍾意佢，呢個一定係果啲叫既視感嘅野。

Day Four-湯

你老味，琴日朋友生日飲到朝早先完場，返到屋企換返套校服，瞓都未瞓就返咗學校。

啱啱返到課室坐低，我個胃就掀起驚濤駭浪，我揿住個肚，表情扭曲到好似異形一樣。

係我側邊啱啱做完功課擺低枝筆嘅啊睛望咗過嚟：「你做咩呀？」

「我想嘔。」我好虛弱咁講。

仲未等我反應到，佢已經拉住我跑咗出課室。

我扶住幅牆行咗入廁格，跪咗係地下，雙手揿住馬桶。

明明好想嘔，但係就跪咗十分鐘都嘔唔出。

突然間，有人打開咗我廁格道門，我回頭一望，唔見有人，再擰返轉頭已經見到向睛踢咗係我隔離。

「你點入嚟架？」

「用學生證爆門架。」佢係裙套拎咗張學生證出嚟。

係喎，只要用張學生證放落個坑到，轉一轉就開到。

佢一掌拍落我背脊到，我啲內臟就好似被震碎咗一樣。

雖然內臟差啲被震碎，但我總算係嘔咗出嚟。

我諗我應該將啲胃酸都嘔埋出嚟，成個口都是酸味，連飲嘅水都酸到好似檸檬咁。

返到課室之後，佢就將張枱拉得更近，對我嘅擔心全部擺曬係塊面到。

即使係換課室，平時同朋友坐嘅佢都選擇咗坐係我側邊，只要我一揿個肚，佢就會挨過嚟問我做咩。

老實講，雖然只係一句說話，但係真係好窩心。

放學嘅時候，佢甚至送咗我上的士先走。

簡單四個字形容佢，賢妻良母，唔係，係良好女友，都唔係，係良好朋友先啱。

差啲以為佢係我女朋友，畢竟從來冇人會咁關心我，不過就算我追佢，佢都唔會接受我呢個廢物掛？

冇錢，又唔識讀書，又唔肯返工，一個名符其實嘅社會垃圾兼廢人。

Day Five生涯規劃

嚟到第五日，因為校長對成績最好嘅班別有極大期望，所以就係第五日幫我地安排咗各種講座，仲有生涯規劃嘅討論，而且係全日都係做呢件事。

老實講，講座嘅時間唔算難熬，因為我仲可以瞓，而老師都默默咗呢件事，唔止係對我，係對所有人，因為呢種講座真係太悶。

但嚟到生涯規劃討論嘅環節，我就真係冇地方可以避，就算我想瞓，導師都會拍醒我，然後一直問我問題。

前面四個同學都已經講過，導師準備開始問我。

「要繼續讀書？定係做野？」

「你有冇諗過未來條路點行？」

「沒有。」我有啲唔耐煩。

佢面色一變，準備開口大鬧我唔配留係呢班。

我早就有咗心理準備，但就有人開口幫我解咗圍。

「你寫野唔係幾叻咩？」

我望過去，講野嘅係向晴。

「還好吧。」我摭咗摭頭。

「咁你就試下向嗰方面發展啦。」

就咁，導師好唔甘心地放過咗我。

啱啱行出會議室，我就同向晴講咗句「多謝」，而佢就好認真地開始同我講野。

「你啊，識寫野就寫野啦，咁廢，連我都唔受你追啦。」

雖然我知道佢很有可能只係講緊笑，但我聽到佢咁講嗰下，我真係有少少想即刻發憤圖強，一日寫五萬字。

我梗係覺得，佢好似話中有話。

我又唔係佢邊個，佢咁為我未來着想，係為咗咩？我唔明，都唔知。

0

0

Day5.1酒吧

由於今日係星期五，都係我每個星期裡面一定會去酒吧嘅一日。

正當我係酒吧門口等緊我啲朋友嘅時候，有人Send咗個Message過嚟。

我打開電話，以為係我啲朋友搵我，點知竟然係一個冇set聯絡人嘅電話號碼。

「呢個電話號碼係咪比我叫醒嗰個睡魔架？」

雖然睡魔講嘅唔一定係我，但同我一樣係班群，又要叫醒我嘅，就只得向睛一個。

「係呀，叫床專員。」

「我有啲唔開心，你要唔要嚟陪我？」

「我準備要去飲酒，你都可以嚟。」

「好啊。」

就咁半個鐘過去，佢嚟到酒吧門口。

我行咗出嚟接佢，我原本以為佢會着得好保守，畢竟佢應該係第一次嚟酒店，但事實上就有啲唔同。

平日清純嘅佢，今天着得有啲性感，仲化埋妝。

吊帶背心加埋真理褲，簡直就同AV裡面啲女優着得一模一樣。

我吞咗啖口水，冇過問太多就拉住佢行咗入酒吧。

我同我啲兄弟飲到忘曬形，啊晴突然行過嚟拉走咗我。

我跟住佢一直行，嚟到酒吧側邊嘅後巷。

飲到面都紅曬嘅佢，挨埋我耳邊：「你知唔知我係着比你睇架？」

我好肯定佢係醉咗，因為呢啲咁挑逗嘅說話，我經已聽過無數個飲醉咗嘅女仔同我講

但係聽到佢講呢句說話，我感受到佢係呢到同係學校嘅極大反差，反而令我顯得有啲尷尬。

不久後我便先行告遲，仲帶埋佢走，畢竟佢係我叫過嚟嘅，送佢返屋企都係應該。

但係前腳未企穩，後腳啱啱先踏出嚟，佢就將我壁咚咗係酒吧門口隔離幅牆到。

「啱啱我夠唔夠你起機？」佢貼住我耳仔講。

我冇回應佢，淨係擰轉面，唔望住佢。

過咗一陣，佢就「噗」一聲咁笑咗出嚟。

「你笑咩？」我問道。

「笑你啊，勾引下你就變到咁，小心比人食咗你啊。」

講完，佢就轉身走咗，得返我一個呆咗係原地。

呢個女人嘅操作，都唔知係高端，定毫無意思，純粹玩我，老實講我真係睇唔透。

Day7筆記

再次返到課室，佢淨係睥咗我一眼，就擰返轉頭。

我同平時一樣行返去個位到，趴係張枱上面。

係我就瞓入眼嘅呢一剎那，我嘅好奇心將我拉返現實。

我好好奇，佢仲記唔記得星期五發生左咩事？

我將張櫈轉一轉，面向住佢：「星期五嘅事，你仲記唔記得？」

係到做緊功課嘅佢轉過嚟望住我，扤咗扤頭。

我諗住開口問落去，但佢仲早過我開口。

「我只係當咗你係我前仔，唔好諗多咗。」佢擰返轉頭繼續做功課。

雖然我唔肯定自己鍾唔鍾意佢，但聽到佢咁講，我都有少少失落。

我都冇再問落去，再一次趴返落張枱到。

唔知點解，我好快就瞓咗入眼。

我發左個夢，夢入面嘅向晴係我身邊好溫柔咁掃我背脊，用一把好輕柔嘅聲線叫我起身。

我慢慢咁爬咗起身，而佢就踢低左。

佢塊面慢慢咁向我靠近，輕輕咁錫左落我塊面到。

跟住我眼前嘅畫面全黑，個夢完左，我都醒咗。

都唔知瞓咗幾耐，我捽咗捽眼，望咗下周圍，成個課室都冇人，得返向晴企咗係我身邊。

「你又瞓到放學啦，睡魔。」佢摸住我個頭。

我拎起書包，啱啱想起身，就比佢撳左落嚟。

「呢份係今日嘅中文作文筆記，我抄左多左份比你，今日教咗抒情文，你同我好好地溫書，我要見到你啲好作品。」佢將份筆記擺係我枱面。

講完，佢就轉身走咗。

我打開份筆記，淨係見到上面密密麻麻全部都係字，全部都係佢嘅字跡。

老實講我有啲意外，同時都更加迷惑。

咁樣...又係咩意思？

Day8煙

啱啱返到課室，我就即刻放低書包，直接跑去廁所。

真係就快賴屎，好彩我跑我快。

啱啱坐低諗住開始解放，點知道門又比人轉開左。

我抬頭一望，有啲意外但又唔係好意外，係向晴。

「你又嚟做咩？」我有啲無奈。

「你包煙呢？」佢伸咗隻手出嚟。

「想食煙就直接講啦。」我拎包煙出嚟。

「先唔係。」

講完，佢就走左出去。

幾分鐘之後，解放完嘅我起身行返課室。

啱啱開門，我就見到所有人都將個書包擺咗上枱，而訓導老師就企咗左黑板前面。

我應該冇估錯，佢搜緊書包。

「同學，你拎個書包上嚟。」

我都唔洗反抗，直接將成個書包反轉，得一本書同幾枝筆跌左出嚟。

搜下搜下，訓導老師就搜到嚟向晴個位。

訓導老師摸咗下佢個裙袋，之後就伸手入去拎左包煙出嚟，仆街了。

我仲可以做啲咩？冇，我咩都做唔到。

之後，佢就比人帶咗落靜思室。

然後，我就點都瞓唔着。

除左係因為擔心，仲有就係內疚。

到咗放學時間，我用最快嘅速度跑落靜思室。

訓導老師企咗係靜思室門口，而靜思室裡面就淨返成面都係淚印嘅向晴，而佢面前張枱上面有一張大過紙。

訓導老師行返教員室嘅時候係我身邊經過，仲講低咗句野...

「你唔好害人啦。」

我直接撳佢落幅牆到：「屌你老母，你明知包野係我架！」

係我準備郁手打佢嘅一剎，我聽到向晴把聲。

「唔好。」

以前每個人叫我，我都唔會聽，因為我唔驚打落去會有咩後果。

但係呢句野係向晴把口到講出嚟，我竟然停左手。

0

0

Day9籃球比賽

啱啱返到課室，我就已經見到張缺點紙擺咗係我枱面，同我預期嘅一樣。

我拎起果張藍色嘅紙嚟睇，記缺點嘅原因再一次同我嘅預期一樣，就係「對老師不禮貌」。

老實講老師對學生唔禮貌我每日都睇緊，但係就從來冇老師比人警告，呢一點我到而家都係唔明。

我曾經見過果啲好學生因為比人老屈而記左缺點，然後拎住張缺點紙係到喊。

雖然我以前都會同啲老師理論，因為以前嘅我只係想不顧一切咁追求公義，但係而家嘅我先唔會好似嗰啲傻仔咁拎住張缺點紙係到喊，睇完就會掟落垃圾桶，笑下當冇事發生。

返到我個位之後，我就開始瞓教，但係今日因為向晴已經放過左我太多日，所以佢每一堂完咗都會叫醒我一次，但係我都會好快就瞓返，懵下懵下就過左成日。

當我諗住走嘅時候，向晴拉住左我。

我即刻心跳加速，吞左啖口水：「做咩呀？」

「佢地話今日有班際籃球比賽，佢地唔夠人，你一定要去。」

等佢講完，我嘅心跳先回復正常。

我跟住佢嚟到操場，係我面前嘅對手全部都係米八嘅巨人，而我就只係一個得米六嘅矮仔。

雖然我都唔係唔識打波，但係面對住呢班一米八嘅巨人，我嘅內心都係充滿恐懼。

但係既然我都已經嚟到呢到，想走都走唔到，咁就唯有面對佢。

我拎起咗個波，開始試下做啲基本嘅運球。

打波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就希望...我唔會比人撞死。

籃球比賽(二)

熱完身之後，基本嘅運球動作都已經做熟曬。
我放低練習用嘅籃球，一步一步向拎號碼衫嘅長枱行過去。
我行到長枱嘅時候，枱上面就淨返一件號碼衫，而呢個號碼都好明顯係到詛咒緊我。
「67」
雖然我已經預左輸，只係希望唔好輸我太難睇，畢竟我地只不過係臨時湊出嚟嘅雜牌軍。
不過，呢個號碼會唔會邪得濟。
我着上號碼衫，行到我嘅隊友身邊。
而家就係等比賽開始，應該係話...等死。
只要我有入波，我就唔算係戰犯。
我企係後排，如果個波拍嚟我呢邊，我就算係要撲過去，我都要搶到個波，因為呢個好有可能係我哋呢邊唯一可以拎到波嘅時機。

0

0

籃球比賽(三)

球證吹哨，雖然話我嘅四個隊友都同樣有米六，但係負責跳波嗰個嘅彈跳力堪比NBA選手，就算對手係一米八嘅巨人，都只能任由佢拎走呢個係半空嘅籃球。

前腳啱啱落地，佢就好似開咗引擎咁，向住對面個籃勁快咁衝過去。

佢跑嘅速度無野可以挑剔，根本冇人可以追到佢，但喺佢嚟到籃底，準備上籃嘅時候...

「呯！」

個波比人攔左落嚟，即使佢跳得好高，但係佢本身生得唔高，呢一跳都係無辦法離開班巨人嘅攔截範圍。

搶到波嘅係陶鎧，一架無人能擋嘅坦克，力大，身型都大。

佢係籃底一掟，將個波傳左比係中線嘅三分神射手-黃日言。

黃日言踏出兩步，就係三分線前面起手。

因為黃日言係一個高射砲，所以佢射嘅波嘅滯空時間會長過其他人好多。

個波去到最高點之後就開始跌返落嚟，好準確咁穿過球籃。

佢地拎到三分，同時拎到個波，亦即係代表我地今場輸硬，因為我地根本冇可能係佢地手上搶到波。

正當我係到自暴自棄嘅時候，我眼尾望到係看台度幫我地打氣嘅向晴，雖然我聽唔到佢講緊咩，但我可以透過佢個嘴型知道佢係叫緊我個名。

唔得，我唔可以令他失望。

我再一次跑咗起嚟，嚟到控緊球嘅球員面前。

籃球比賽(四)

佢見我嚟到佢面前，就加快左腳步，仲用埋一堆運球技巧諗住過我，但係我就好似膠水咁黐住佢。

隨住佢嘅動作越嚟越快，運球嘅穩定度都逐漸降低，係我無間斷嘅騷擾之下，佢終於出現失誤，佢左手一跣，個波就離開左佢嘅控制範圍。

佢原本想控返個波，好可惜我仲快過佢。

見佢地跑緊返嚟回防，我嘗試加快步伐，但係我始終唔夠佢地快。

上籃係冇可能，我仲可以做咩？

係千鈞一髮之際，我諗到一個最賤嘅方法。

我係籃底急停，面向球框起跳，扮要射，但喺個波就離手嘅一刻，我將個波用力咁掟向跑緊過嚟嘅陶鎧。

呢一個舉動超出左佢嘅預期，他根本嚟唔切反應，個波打咗落佢塊面到然後反彈，係籃底側邊飛咗出界。

雖然好賤，都浪費咗一次投球得分嘅機會，但係陶鎧因為食咗個波餅而開始頭暈，要換球員。

但係佢地根本就冇後備球員，所以佢地被逼要退賽，而我哋就自動勝出，只需要等下一場比賽。

係看台上面嘅向晴比左個大大嘅「Like」我，但係我就有啲內疚，因為呢個唔係我靠實力換返嚟嘅勝利。

不過，我已經熱完身，下一場我一定要用實力將對手...一一擊敗。

0

0

籃球比賽（五）

嚟到第二場比賽，對手係中六第二強嘅班別。

只要打低佢地，跟住就會淨返中四同中五各一班。

對比上一隊，佢地冇射手，全部都係可以撞死人嘅大隻佬，可以強行撞開曬眼前所有阻住佢前進嘅生物，然後上籃，但係敏銳度極低。

上一場比賽負責跳波嘅文迪再次發功，雖然冇拎到個波，但係都將個波拍咗嚟我呢邊。

我一個箭步向前，即刻就有人上嚟阻我，係孫贏。

雖然話佢嘅敏捷度低過我好多，但係對於咁耐冇打波嘅我嚟講，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

我係佢面前好似小丑咁花式運球，但係始終都Fake唔走佢。

當下嘅我已經有少少燥，本來諗住用返上一場嘅賤招，但喺我準備起手嘅時候，眼角瞄到係看台上面嘅向晴，佢甚至企埋起身為我打氣。

都有可能只係我諗多咗，佢唔止為我一個打氣，但係我知無論如此，我都唔可以令佢係今日之後話我係一個淨係識用賤招嘅垃圾。

與此同時，文迪已經嚟到孫贏嘅右後方，而我就將個波從右手經過背脊傳去左手，從左邊越過孫贏，嚟到三分線之外。

本來諗住去籃底上籃，但係見到籃底一早已經有人守緊，我自己都知自己冇可能跳得高過佢，但係我嘅投球命中率簡直係悲劇。

對面趕返嚟嘅速度快過我嘅隊友好多，如果我再唔落決定，呢一波進攻好有可能就咁收皮。

聽到後面逐漸逼緊埋嚟嘅腳步聲，我知我呢一刻得返一個選擇。

我迅速起手射波，但係我都唔期望佢入，只希望佢會撞到啲野然後彈返嚟，等我啲隊友可以搶到籃板。

「Chop！」

個波穿過左球框，同球網磨擦發出咗一下聲響，然後就係場邊好似雷咁大聲嘅掌聲。

「開心得太早，就會出事。」

我同自己講咗句咁嘅說話，之後就專注返係球場上面。

呢個只係第一球，呢一場激戰...仲要繼續。

籃球比賽(六)

雖然我哋拎到粒波，但係對於呢班手長腳長嘅友仔嚟講，要將個波搶返嚟絕對唔係一件難事。

我冇估錯，文迪係上籃嘅時候比人攔截，孫嬴搶到波之後就直接轉手傳比跑過左中線嘅孫政。

無人擋到孫政，亦都冇人夠擔擋佢，佢一個上籃就將比分拉到三比二，畢竟佢一撞過嚟，骨架都有機會比佢震碎。

之後嘅比賽，雖然我哋比搶波果陣嘅肢體碰撞搞到五勞七傷，但係都總算搶左粒波返嚟。

比分拉得好接近，嚟到比賽淨返十五秒嘅時候，比分嚟到四十比四十一，而且係由佢哋開波。

功敗垂成，我哋已經冇機會反擊。

我哋放慢腳步，接受左呢一場嘅失敗。

喺孫嬴將個波傳比係中線嘅孫政嘅時候，孫政跣左手，個波係中線出咗界，不過比賽得返五秒。

文迪拎波，而我就跑咗去三分線，因為對手對我哋嘅三分波唔抱任何希望，索性放棄咗守三分波。

文迪將個波傳咗比我，我調整呼吸，將射姿調整到一個完美嘅狀態，係吹哨嘅同時，個波離開左我隻手，向住個籃框飛過去。

呢一刻全場肅靜，睇住呢個壓哨嘅三分波。

到底我會成為傳奇，定係...咩都唔係？

「Chop！」

籃球穿過球籃，入咗。

我嗰班嘅同學即刻衝落嚟球場歡呼，但係我就完全唔知咩事。

向晴嚟到我面前，再次比一個大大嘅「Like」我。

「唔係仲有中四中五要打咩？」我問佢。'

「學校有個不成文嘅規定，中四同中五嘅班別通常會棄權，等中六可以拎冠軍，留返個回憶。」佢答我。

係佢答我嘅時候，體育科老師都拎左個獎杯嚟：「佢地棄左權啦。」

同學們一齊影完大合照之後，我就借走咗個獎杯，同向晴單獨合照咗一張。

唔知點解，睇返張相嘅時候，我發自心底咁微笑。

運動會

老實講，嗰場比賽簡直就將我未來十年嘅運動量都補足咗，之後幾日返到學校都好似未瞓醒咁，雖然我好似原本都係咁。

過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唔知點解，我竟然特別精神，甚至可以話係亢奮，可能係渡過左極度疲倦嘅時期，就反常咁走向另一個極端。

啱啱擺低書包，睇左陣書，班主任就行咗入嚟，派咗一張類似報名表嘅表格比我哋。

我攤起佢睇咗睇，係完全唔關我事嘅陸運會。

正係我準備繼續睇書，我睇到表格最底有一行好細嘅字。

「每位學生都必須報一個項目。」

晴天霹靂。

我仲未喺絕望裡面行出嚟，向晴就喺呢個時候問咗我一個問題。

「最後一年啦，你報啲嘢玩下啦。」

雖然我知佢冇惡意，但係我感到更加絕望。

被強逼運動、出醜，都算，仲要係佢面前出醜。

我夾硬笑咗下：「梗係，我仲要跑第一！」

正喺我諗住耷低頭思考人生嘅時候，好嚟唔嚟，呢個神出鬼沒嘅體育老師，竟然係出面經過。

他推開課室門：「向晴側邊嗰個，你一定要拎返個獎啊，你喺中四長跑日拎左第一之後就冇見過你參加比賽。」

我慢慢抬頭，露出一個禮貌而不失尷尬嘅笑容：「好啊！」

屌，點算？

就算我肌肉仲有力，我個肺都經歷過唔少風浪，應該跑多兩步就可以直接Call車入ICU。

運動會訓練

原本我仲可以求其報個好快就搞掂嘅項目過到骨就算，但係因為呢個神出鬼沒嘅體育老師係呢個咁關鍵嘅時刻出現，仲講咗句咁嘅嘢。

事到如今，我冇得唔報三千米。

但係唔好話三千米，我行三百米都就嚟抖唔到氣。

雖然說拎頭三嘅機會唔大，甚至可以話係近乎零，但事到如今，就算我幾唔想練都好，我都要練。

畢竟當日向晴一定在場，雖然如果佢全程都喺到同周公捉棋，我跑第幾都冇所謂。

但係根據過往經驗，大部分女仔都會喺嗰日帶埋望遠鏡嚟睇場上面咁多個靚仔嘅樣，同埋佢地超靚嘅肌肉線條，當然男仔都有睇返女仔，而我相信向晴都係其中一份子。

雖然話我唔係女仔想要嗰一種大隻靚仔，但係經過望遠鏡嘅加成，佢喺賽道上面望到我嘅機率大大增加。

我已經無後路，既然避唔到，咁就捱過佢，而家距離運動會仲有四個禮拜時間。

從今日開始，我要每晚都沿住海邊由屋企樓下跑到去碼頭，因為經過我精密計算，即係PokemonGO嘅孵蛋，我屋企樓下來回碼頭就係三公里，同比賽嘅長度一樣，簡直就係完美嘅訓練路線。

過往三千米賽事嘅頭三名，衝線時間都係around十至十一分鐘，即係話一分鐘要跑三百米。

孫子兵法有講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道自己同對手嘅實力係咩位，咁即使鬥起上嚟都唔會出事。

而家我淨係知彼，未知己，所以第一日嘅訓練重點係要知道自己嘅一般發揮要幾耐先可以跑完三千米。

運動會訓練（二）

老實講，我對自己嘅發揮唔抱任何期望，唯一希望就係唔好跑到一半暈低。

我開頭跑得唔算快，但都叫跑緊，但係過左大約一半路程之後，無論係我啲肌肉定係呼吸系統都接近Full load，係每行一步都痛苦到想死嘅情況下，我照樣用我嘅意志力撐住，但係即使我動用曬我所剩無幾嘅意志力，我嘅身體同我嘅想像都係有啲出入，已經Full load嘅肌肉冇曬力，我直接冧低，瞓咗係地下。

就算我有幾唔想認廢，事實就係我冇力企返起身。

既然都瞓低左，不如就...瞓好啲？

我攤開雙手雙腳，大字形咁瞓喺地下，每個經過嘅人都好似望癡線佬咁望住我。

喺我舒服咁瞓係到嘅時候，一個我最唔想而家出現嘅人出現左。

係向晴，佢都係嚟跑步，希望佢千其唔好睇到我，雖然好似冇咩可能。

佢向住我呢邊慢慢跑過嚟，我諗住起身扮冇事，但係我個身完全冇反應，只能夠等佢嚟到我身邊。

佢踮左落嚟：「你冇嘢呀嘛？」

我忍住痛，用手扶住圍柵，出盡奶力先企返起身。

我用手托住個頭，扮曬輕鬆咁：「梗係冇事，啱啱隻腳抽筋咋嘛。」

佢「哦」咗一聲，之後就繼續向住碼頭跑。

屌，真係尷撚到癲，我今次真係水洗都唔清。

算啦，我點都改變唔到已經發生左嘅事，都係睇下我呢一半跑咗幾耐先啦。

係七分鐘，照咁計，跑三千米就要十四分鐘，但係因為體力嘅消耗，後半段會再跑慢啲，所以我預計要用十六分鐘先可以跑完三千米。

簡單啲講，情況唔樂觀，但都係嗰句...

「既然避唔到，咁就捱過佢。」

運動會訓練（三）

老實講，三千米對我呢個幾千年冇做過運動嘅老人家真係一個冇可能嘅任務，先唔好話咩十至十一分鐘，我連可唔可以跑曬全程都係一個問題。

雖然我琴日係半路瞓低咗，但抖咗一陣之後我都係跑曬全程，咁就導致今日我啲肌肉都係痛到好似想攞我命咁。

不過，我今日都係會繼續，但係唔係因為我想去，而係因為向晴叫我同佢一齊跑。

我同佢約係我屋企樓下，而終點就同琴日一樣。

我啱啱出，就見到佢喺我棟樓嘅正門出面等緊，但係因為我只能夠係門罅見到佢嘅一部分，我仲未睇到佢着咗咩衫褲。

我推開大門嘅一刻，我先睇到佢嘅衣着，同一時間，我比佢嘅衣着仲有身材刷新咗我五觀，同佢琴日平凡到我冇印象嘅衣着完全唔同。

真理褲同Sport Bra，令佢嘅上圍同下圍完整咁呈現係我眼前。

好彩我即刻將我嘅視線移到十萬九千里之外，如果唔係我兩個鼻窿應該會出現兩條瀑布。

我深吸一啖氣，做好一切心理準備先將個視線拉返去佢身上。

「你知唔知我等咗你幾耐？」

佢一邊講，一邊跳下跳下，心口果兩舊野上下搖搖下，加埋佢鼓腮個嗲樣，我真係求下你停啦好嗎。

我夾硬扮冷靜：「對唔住我遲咗，行啦。」

我有預感，我今日會同琴日一樣，不過唔係跑到尐，而係扯到尐。

我同佢平排咁跑，佢冇講嘢，而我就好想講嘢，但係就唔知要傾咩。

跑咗一半，向晴跑咗入去涼亭休息，而我都喺後面跟住。

我坐咗係佢身邊，唔知點解，心跳好似有啲快，我諗唔係因為做緊運動，因為佢快得有啲不可思議。

運動會訓練(四)

休息咗一陣，大家都差唔多回曬氣。

「行啦。」佢直接跑咗出去。

「喂！」

我諗住叫停佢，因為我仲未回好氣，但係佢似冇聽到咁繼續跑，咁我都只能夠跟上去。

「快啲啦！」佢催咗下我。

唔知激將法係咪真係有用啲，原本我仲拐下拐下，但係比佢講完之後就好似即刻有返力咁，一嘢就追平咗佢。

「咁先啱架嘛。」佢用手拍咗一下我背脊。

我望住佢對奶，笑咗笑。

唔係，I mean聽到佢讚我，所以開心咁笑咗笑。

「你一間有咩做？」佢問。

「做咩？」我將視線鎖係正前方。

佢撞咗下我：「做咩唔望住人講嘢架？」

我屌，係咪癡線架，我就嚟姦咗你架喇。

「冇呀，條頸整親。」我作咗個狗都唔信嘅藉口。

「你唔好撚我啦！」佢一手擰咗我塊面過去：「一間有冇嘢做姐？」

我將眼珠碌到最上：「冇呀，應該都係返去打機。」

「陪我，冇得Say no。」佢放手。

「嗯。」我扒咗扒頭。

之後，我地就再冇講過野，直到我哋去到碼頭。

我係褲袋拎咗包煙出嚟：「介唔介意？」

佢望住我包煙：「唔介意，但可唔可以...教我食？」

我諗咗一陣：「女仔就唔好食煙啦。」

「哦。」佢扁嘴扮可憐。

我擰轉頭扮睇唔到，對住個海點煙。

我啱啱呼完第一啖煙，佢就突然伸手搶走咗我枝煙。

我擰轉頭諗住搶返，點知佢一嚼嘴咗落嚟。

成塊面都紅曬嘅佢褪返後，而我呆咗喺原地。

「我鍾意你。」

「邊有可能，我咁廢。」我擰轉頭望返住個海。

「講笑咋，快啲教我點食啦。」

我擰轉頭望住佢：「擺落嘴。」

佢照我講咁擺咗落嘴，之後就望住我。

「吸，然後將啖煙好似飲水咁吞落去。」

佢好似吞藥咁吞咗落去，幾秒之後就開始係咁咳。

我望住佢，就好似望住當初學食煙嘅我一樣，忍唔住笑咗出嚟。

「笑咩呀，啱啱學喺咁架啦！」佢伸咗伸腳。

運動會訓練(五)

我搶返枝煙：「下次再教你啦。」

佢嘟嘴：「好啦，咁我地返去啦。」

「你唔係要我陪你咩？」我將煙頭彈落海。

「係呀，不過要返咗去你屋企樓下先。」

「做咩呀，想同我打野戰？我樓下個公園出曬名露天砲房。」我用淫邪嘅眼神望住佢。

佢好輕力咁打落我手臂到：「死鹹濕仔，行啦！。」

講完，佢就拉住我隻手開始跑。

我掏開佢隻手，發力向前跑：「要我陪你，追到我先啦！」

聽到我咁講，佢舉咗個中指之後都開始發力。

我哋就咁我跑佢追，直到我哋返到我樓下間七仔。

我急停：「你輸撚咗啦！」

「咩姐，都無定終點係邊。」佢起腳諗住踢我下陰。

我扭腰避開：「你陰濕啊！」

「哼！你抖返順條氣先啦啊伯，我去買嘢唔理你。」

我行埋一邊點煙，慢慢抖返順條氣，真係唔停低都唔知咁劲。

過咗一陣，我食完煙，佢都買完嘢出返嚟。

佢拎住一枝Vodka、一枝大綠茶，同埋兩個杯行埋嚟。

「你要我陪你飲酒？」我望住枝Vodka：「呢隻好難飲架喎。」

「有綠茶溝啊。」佢舉起枝綠茶。

我嘆咗啖氣：「Vodka唔可以溝綠茶...」

空氣突然安靜，我哋望住對方，完全唔知講咩好。

「我唔理，你要陪我飲。」佢將枝綠茶隊埋我到。

我接住枝綠茶：「好啦，咁去邊飲啊？」

「聽講商場天台冇鎖。」

「你想去嗰到飲？」

佢扒咗扒頭：「可唔可以架？」

「梗係得。」

講完，我就帶住佢行向商場。

我哋沿住樓梯行到最上，之後就將啲擺曬喺天台門側邊。

喺我諗住推門嘅時候，佢拍咗拍我手臂：「鎖咗。」

我望向門把位，真係有把鎖係到，不過呢啲嘢從來唔會難到我。

我捉住把鎖，向住左邊一掌拍落去。

「咔」一聲之後，把鎖就跌咗落地下。

我拎返起枝綠茶：「行啦。」

直接

一推開門，我就Feel到好撚大風。

我喺佢手上拎咗隻杯擺喺地下，然後一放手隻杯就比風吹跌咗。

「有冇邊個位冇咁大風。」佢問。

「跟我嚟啦。」

我踩住一粒粒突起嘅石，向住天台一棟突起嘅嘢行過去。

我行到果棟嘢前面之後擰轉頭諗住望下啊晴行到邊，點知佢好似玩緊「The wall is lava」咁慢慢踩住石行緊過嚟。

我望住佢呢一個行為，笑而不語。

過咗一陣，佢終於嚟到我面前：「笑咩姐，人哋腳短呀嘛。」

「你有冇諗過，其實你可以行平路。」我指住佢後面。

佢擰轉頭望咗望，然後擰返嚟反咗個白眼：「屌！你唔早講？」

「我唔知你係盲架嘛...」

我講到一半佢已經睥住我，所以我都冇講落去。

「行啦。」

我推問防火門，行到最上面一塊細細哋嘅空地。

因為呢到係完全密閉，老實講有少少熱，不過因為前幾年冇咁多錢嘅時候都係喺呢個位飲，所以都慣咗，唔知佢O唔OK姐。

「呢到怕唔怕太熱？」我問佢。

「唔緊要啦，廢事又轉。」佢擺低枝Vodka同紙杯，就喺空地坐低咗。

我都擺低枝綠茶，之後坐喺佢隔離。

「你想點玩架？直接飲？」我倒出兩杯純Vodka。

「你揀啦。」佢拎起杯聞咗聞，之後咳咗下：「真係唔可以溝綠茶？」

「唔可以，溝綠茶只會更難飲。」我拎電話出嚟：「玩大話骰？」

「都無骰，點玩？」

作為骰魔，我玩大話骰嘅勝率近乎一百，梗係點都要玩。

「而家廿一世紀做嘢就現代啲，電話拎出嚟啦。」

講完，佢就拎咗部電話出嚟，撳咗幾下之後就遞咗比我。

我接手佢部電話，碌咗幾頁終於搵到傳說中嗰個令內地同胞們搖到電話都壞嘅App。

一撳入去，聊天室不出我所料地全部都係內地嘅親戚。

「快D啦。」佢催我。

「得啦得啦。」我撳入搜尋界面。

打完「大話骰」三個字，我平時用開嘅「超級大話骰」就彈咗出嚟，我撳入去之後就比返部電話佢。

「咁開始架啦。」我搖咗搖電話。

「飲死你...」

佢一邊講，一邊將自己個杯啲酒倒落我個杯到，以為我睇唔到，但事實上佢做得明顯到連盲嘅都見到。

不過算啦，當讓下佢都好。

直接(二)

「五個二。」

「比四粒我。」

「冇。」

「飲得。」

呢個情況不斷重複，直到枝Vodka飲曬。

由於我放咗水，所以我都飲咗唔少，而家都有少少唔清醒，但大概有七成都係佢飲。

雖然佢已經醉到喺到掏頭掏手加傻笑，但係我都有少少佩服佢，因為佢無湯。

呢個量比女仔基本上醉就一定架喇，但係湯唔湯係另一回事，而佢係我見第一個飲咁多都未湯嘅女仔。

佢就傻笑，我就喺佢隔離一邊飲綠茶，一邊恥笑佢。

「你笑咩呀。」佢轉身望住我。

佢咁一轉，佢隻手就咁掏咗落我下陰。

今次我掛住笑，反應唔切，我嘅好朋友就咁用生命值硬接咗呢一下攻擊。

我雙手撳住下陰：「你搞咩呀大佬？」

「對唔住，我唔係特登架。」佢扁住嘴咁講。

我深呼吸一口氣：「冇事，冇嬲。」

「唔好嬲啦。」佢覺得我仲嬲緊，雖然我真係。

「你仲嬲緊囉。」

「唔通我要你補償咩。」我講笑咁講。

「你企起身。」佢坐咗嚟我面前。

「做咩？」

「你企起身先啦。」

雖然唔知咩事，但我都係企咗起身。

「做咩姐？」我又問多次。

「你望上面。」佢完全冇理我。

「你講你要做咩先得架。」

「你望上面先啦。」

「我望完上面你就同我講？」

佢扒咗扒頭，之後我就愕高頭望住天花板。

「咁你可以講未呀？」

喺我問嘅同時，我Feel到我下陰透氣咗好多，感覺唔係幾對路。

我放返低個頭諗住睇下咩事嘅時候，佢已經將我支嘢擺咗入口。

我推開佢個頭：「喂！搞咩呀？」

佢企返起身，拉起咗個Sport Bra：「你唔想咩。」

我擰轉頭扮睇唔到：「黐線。」

佢捉住我隻手，用我嘅手掌包住佢一邊奶：「鍾唔鍾意呀？」

「唔得呀。」

我諗住縮手，但係可能因為佢飲醉咗嘅關係，我完全唔夠佢大力，我隻手依然貼係佢個波上面。

我再一次諗住縮手，點知佢一嘢推咗我埋牆壁咚我。

直接（三）

我擰轉頭，忍住唔望佢。

「死人頭，都唔識嘅。」

講完，佢就一手撳住我個頭，一嚼錫落我個嘴到。

佢個嘴唇好暖、好水潤、好軟，令我好想繼續錫落去，但

唉，唔撚理啦！

反正佢聽日都唔會記得。

反正我係真係鍾意佢。

仲有，呢個好有可能係我唯一可以擁有佢嘅時刻，因為我知道佢到最後根本唔會同我呢個廢柴一齊。

SoJust do it！

我推開佢，然後剝咗我上身着住嘅T-Shirt。

「舉高手。」

「做咩呀？」佢目光呆滯咁望住我。

「你舉高手我就話你知。」

佢一舉起隻手，我就即刻用手捉住佢個Sport Bra嘅兩邊向上扯，就咁除咗落嚟。

我將佢個Sport Bra冚落塊面到索，除咗洗衣液嘅香味，仲有佢淡淡嘅體香。

呢一種幽香嘅氣味唔似夜場女仔嘅香水味咁濃烈、咁勾起性慾，但聞完成個人都放鬆曬，令人想一直聞落去，而且唔會覺得厭。

佢仲未反應到，呆咗咁企係原地。

我將個Sport Bra掟埋一邊，之後就一手扣住佢雙手，一個轉身反客為主。

我一手將佢雙手扣喺牆上面，一手托住佢下巴，然後合上雙眼，輕輕咁錫落去。

錫完之後，我鬆開咗佢雙手，兩個就咁望住對方，慢慢醞釀緊一種情緒適合更進一步嘅情緒。

「321」

我哋兩個近乎同步咁樣攬住對方，然後錫向對方，好似一對好有默契嘅情侶咁。

我可以感受到佢嘅體溫、佢嘅心跳、佢嘅肌膚，同埋佢果對白滑軟熟嘅奶。

兩條腩喺兩個人嘅嘴裡面交纏，口水係兩個人嘅嘴之間穿梭。

我思考咗半秒後，就將個頭往下移動到佢右邊奶到。

佢對奶好大，應該有36D，唔算巨乳但應該幾好揸，加上罕見嘅粉紅色乳頭，簡直係所有男人夢寐以求嘅嘢。

我用條腩喺佢乳頭上面打圈，佢夾硬合埋嘴忍住，只係發出咗兩下好沉好細聲嘅淫叫聲。

我抽返兩隻手出嚟，一邊喺側邊揸佢對奶，一邊輕力咁咬佢乳頭。

「啊～」

佢終於忍唔住叫咗出聲，係好怕醜嘅淫叫聲。

我諗住繼續，點知就被佢推開左個頭。

「唔鍾意？」我愕高頭望住佢。

0

0

直接(四)

「唔係...」佢拉咗我起身，哄個頭埋我耳仔到：「我想你插我。」

「唔好癲啦，都無套。」我輕輕咁錫咗佢額頭一下。

「你唔喺想...入我咩？」

佢喺我耳邊輕輕咁吹氣，我即刻打咗個冷震，我差啲就咁破咗防，準備下年做爸爸。

「幾勁喎你。」佢捉住我支嘢擢咗幾嘢：「忍唔到就入我啦，我知你想屌我。」

「都話冇套，你想生仔咩？」我開始有少少躁底。

「你睇多次。」

我耷低頭，見到佢手上面拎住一個某日本牌子嘅condom，喺所有七仔都有嘅橙色0.01。

「你幾時買架？」

佢冇答我，踮低含咗幾嘢之後就直接撕開包裝，將個condom套落我支嘢到。

「唔好再問喇，再問就唔比你入架啦。」佢擰轉身用手撐住牆。

見佢冇理我，我都冇再問，畢竟「有食唔食，罪大惡極」。

我伸手過去除咗佢條真理褲：「快緊。」

一除低條褲，老實說我真係完全呆咗。

雖然真理褲嘅貼身程度極高，我一早隔住條褲睇到佢咩Shape，但喺真係除落嚟嘅時候都係流撚曬口水。

佢個屎忽翹得嚟，又冇影響到同大脾個弧度，加上佢皮膚都白白滑滑，堪稱完美。

向上望就唔洗講啦，雖然唔係傳說中嘅白虎，但都睇得出有剃過。

我哄個頭埋去奶咗幾下，之後就插咗入去。

第一下放入去佢就淫叫咗一聲，但之後就一直合埋口忍住，淨係「嗯嗯」聲咁叫。

唔知喺咪因為心急定係因為有少少醉，過咗幾分鐘我就已經feel到想射。

「我要射啦！」我加快速度。

「好啊好啊，我都嚟料喇！」

講完之後我就頂到最入咁射咗，佢都頂唔順用指甲刮咗我一嘢。

我將支嘢搵返出嚟嘅同時，透明而有少少白色嘅淫水跟住流埋出嚟。

我跪低將沿住佢隻腳流緊落地嘅淫水奶走，之後企返起身同佢一齊分享，其實味道不太好，但感覺極好。

分享完、抹完嘴之後，我就幫佢着返好衫褲。

突發嘅正事完結，喺時候要返屋企。

正當我諗住叫佢行嘅時候，佢竟然就咁靠埋牆訓着咗。

「行啦，睡魔。」我拍咗佢兩下。

好可惜，係零反。

我喺佢褲袋到拎咗佢部電話出嚟對住佢個訓教樣用Face ID解鎖。

我打咗個電話比伯母，佢雖然有少少唔清醒同唔耐煩，但我最後都問到屋企地址係邊。

我踮低公主抱起向晴，之後慢慢一級一級好小心咁行返落去。

過咗都唔知幾耐，我終於抱住佢行到的士站。

雖然佢唔係好重，但係抱住行咁多級樓梯都真係幾攞命。

司機主動打開車門，我將向晴放好喺座位上面之後就坐咗喺佢隔離。

我講完地址之後，司機比咗個「OK」手勢我，仲問咗我一個我唔識答嘅問題。

「靚仔，你條女？」

我想，但我唔知佢想唔想。

我望住出面飛過嘅街景諗咗一陣，苦笑一下：「我想佢係，但佢而家唔係，未來都唔會係。」

聽到這裡，司機不知道是覺得我蠢還是很偉大，用左手拍了拍胸口後，就透過視察鏡同我嚟咗個Bro fist。

直接(五)

我推開我身邊嘅車門，之後就伸手過去向晴到諗住抱佢出嚟。

「喂，唔洗啦！」司機叫住咗我。

我望過去，見到佢開咗向晴嗰邊道門之後就落咗車。

「過嚟啦屌你，我幫你睇住後面。」佢向住我呢邊大嗌。

「唔該曬。」

我行去另一邊車門抱起咗向晴，之後司機幫我門完門之後就返咗上車。

佢撳低車窗：「唔好咁撚灰啦後生仔，快啲送人返屋企啦。」

講完，佢就開車走咗。

我抱住佢慢慢向佢住嘅嗰棟大廈行過去，大堂保安見我咁嘅狀況，咩都無問就開咗門比我。

我以為佢會比部啲燈照醒，點知佢瞓得好稔，返到去佢屋企門口都係0反。

我抱住佢喺佢屋企門口用力搖咗幾下，佢終於擘返開隻眼。

「我點解喺到嘅？」佢問。

「你要唔要落嚟先？」

「你慢慢放。」

我慢慢放低佢，直到佢雙腳企穩先放手。

「咁你可以答我未？」佢扯咗扯個Sport Bra：「同埋點解好似怪怪地咁嘅？」

「你啱啱飲醉酒自己整到掛。」我有啲心虛。

「咁啱啱發生咗咩事？」

「Er...」我直接忽略佢嘅問題：「你返屋企休息下先啦，返到學校再同你講。」

「哦，好啦。」

佢喺褲袋摸咗條鎖匙出嚟，但係就隊極都隊唔入個鎖匙窿。

我忍住笑過去扶住佢隻手，佢開門入咗去之後就轉身諗住門門。

「喂！」我叫停佢。

「做咩呀？你唔係話返學先講咩？」

「你真係想知？」

「梗係。」

「咁我返到學校同你講。」

好人

喺佢門門之後，我都落樓搭通宵巴士返屋企。

雖然成架巴士一個人都冇，但我都係嚟到上層最後排靠住左邊窗坐低。

依家清醒返少少再諗返啱啱發生嘅事，真係好撚柒癲。

呢啲幾乎喺鹹片先會出現嘅橋段，竟然就喺啱啱發生咗喺我身上。

我拎咗部電話出嚟，撳咗入我同佢嘅Whatsapp對話框。

「我喺咪應該要關心下佢。」我喺到自言自語。

「早啲休息啦，你都攷啦。」我打咗句咁嘅嘢。

我撳咗落去傳送掣到，但係又唔知Send唔Send好，。

我撳實個傳送掣，過咗幾秒之後就拉咗去第二到鬆手。

我Del咗啱啱打嘅嗰句嘢，諗住門Mon收埋部電話嘅時候...

「叮！」

有人Whatsapp我，係向晴。

「你可唔可以講下啱啱發生咗咩事？」佢問。

我諗咗諗，最後都冇講真話，因為佢應該接受唔到呢個事實。

「其實冇咩，你瞓着咗，隔一陣發下開口夢咁。」我講咗個善意嘅謊言。

「你講真？」

「係。」

「哦。」

我門Mon袋返好部電話，將個頭挨喺車窗上面。

因為深夜條路冇車加上呢架車原本少人搭嘅關係，呢架車基本上只會停頭尾站。

我好快就返到屋企樓下，但我冇即刻返上去瞓，反而坐咗喺公園發佝瞀。

我點煙，一枝接一枝，直到煙盒裡面僅餘嘅煙都比我食曬。

我隨手將煙盒掟落地下，咁啱好有個啊婆經過。

佢停咗喺到：「後生仔，你搞咩呀？」

「Sorry啊。」我諗住起身執返個煙盒。

「喂！」佢喝住我：「唔洗啦，我拎比回收站個婆婆當廢紙賣，下次唔好喇。」

然後，佢就執起個煙盒行走咗。

雖然誤打誤撞地做咗件小小嘅好事，但呢件事本身係錯。

「做完壞人，你想做好人都唔一定有機會比你做返好人。」我喺到自言自語。

我返到屋企之後涼都冇沖、衫都冇換，就咁攤喺梳化上面諗住直接訓，點知結果望住個天花板望到天光先瞓得着。

好人(二)

過咗唔知幾耐，我終於瞓醒。

我打開電話睇時間，先發現原來已經晏晝一點。

我將通知欄拉咗落嚟，除咗一大堆手機Game嘅通知，仲有向睛嘅Whatsapp。

「陪我出去影相？」

雖然呢個Message係十二點幾Send過嚟，但係諗到佢有可能仲未出門口，所以我都係覆咗佢。

「你出咗去未？」我喺Whatsapp裡面輸入。

「未呀，都未搵到人幫我揸機。」佢覆我。

「咁我幫你？」我問佢。

「好呀，咁你嚟搵我先？」

「你未出得門口咩。」

「我未呀，涼未沖、妝未化、衫未換。」

「咁我嚟做咩？」

「你上嚟等我啦，我屋企冇人。」

「咁樣咩？」

「無所謂啦，唔通你會姦咗我咩？」

我內心掙扎咗半秒：「你屋企喺邊？」

「上水清河嗰邊，你嗰邊過嚟應該半個鐘左右。」

「咁我出門口同你講。」

「好。」

講完，我就放低電話，爬咗落床。

我快快手沖完涼，連頭都冇洗就咁換衫出咗去。

未到兩點，我就嚟到上水清河邨。

我企喺兩排鋪頭中間嘅一棵樹前面，自備摺凳坐喺樹下面嘅啊公啊婆一直望住我，而我完全唔知點解。

我拎出電話，打開Whatsapp，撳入我同向晴嘅對話框：「我係嗰個有一堆啊公啊婆嘅樹前面，你棟樓喺邊？」

「你面前左手邊呀。」

「清頌？」

「Yep。」

「密碼？」

「6788。」

「幾樓？」

「1314。」

「你吹架？一生一世咁有Feel嘅。」

「真架，上嚟啦。」

「快緊快緊。」

我行過去撳密碼開門，個保安望咗我一眼，然後又繼續瞓教。

我搭嚟到十三樓，啱啱行出就聽到有開門聲。

我望過去，有道鐵閘開咗一半，有個頭突咗出嚟，係向晴。

「快啲啦！」佢向住我呢邊嗌。

我行過去，佢都行返入屋裡面。

我拉開鐵閘，入咗去門完門先望到佢着咩衫。

長頭髮Firm呢啲就唔洗講啦，佢着住件勁透嘅白色短袖恤衫仲要冇着Bra，佢嘅上身可以話係一眼睇曬，好彩兩個點位有個心口袋遮住，如果唔係就真係咩都睇曬。

下身着住懷疑係一條唔啱着嘅真理褲，因為佢有半個屎忽都露咗出嚟。

好人（三）

我望到完全係如入無人之境，係咩聲都聽唔到，眼中只得返佢迷人嘅身軀。

「你望完未呀。」佢一拳打喺我手臂上面。

我吞咗啖口水，眨咗眨眼：「睇完...啊唔係，你咩都未搞？」

「我唔洗頭呀，沖完涼就可以化妝換衫出門口。」佢拎住套衫行咗去廁所門口：「唔洗頭，應該好快架姐。」

「我企喺到等你？」

佢企喺到諗咗諗：「地方淺窄，你坐下格床啦，上格床我呀=16px媽架。」

成間屋一眼望曬，除咗床頭張電腦枱前面有張電腦櫈，就得返張床可以坐，但係張電腦櫈已經比大量雜物覆蓋，簡單嚟講即係我冇得揀。

我撥一撥條褲，之後就慢慢咁坐咗落佢張床到。

啱啱坐低，我就聞到一浸熟悉嘅香味。

我周圍聞咗聞，之後就伸手過去拎起佢張被。

我攬住佢張被，然後將個頭埋落去。

無錯，就係呢一浸味，同琴日聞到嘅完全一樣。

我沉醉喺呢一浸味裡面，感覺好似去咗紫丁香花田中間咁。

吸收足夠嘅氣味之後我Feel到成個人都精神曬、放鬆曬，就好似啪咗啲唔知咩藥咁。

為免吸收過量搞到好似吸完毒咁傻傻下，我抬返起頭嘗試搵其他嘢分散我注意力。

見床尾嘅窗台上面掛住琴日着過嘅Sport Bra同真理褲，我企起身行咗過去。

我將個頭擺喺兩樣嘢中間，想一次過享受兩倍嘅香氣。

好可惜，結果唔太理想。

因為洗過嘅關係，兩樣嘢上面都冇殘留半點向晴嘅體香，得返洗衣液嘅玫瑰花香。

唔係話玫瑰花香唔正，但係佢冇向晴體香嘅嗰一種魔力。

我企喺呢兩件嘢前面耷低頭，用手係咁捽個額頭。

我真係好失望，唔係，係極度失望。

不過調返轉嚟諗，邊有人唔洗衫架？所以呢...我都唔知自己期待緊乜鳩。

喺我仲企喺到失望緊嘅時候...

「呯！」

廁所門打開，我諗住即刻坐返落佢張床到，點知就唔知比咩棘親，一嚼趴咗落去。

「你...做咩？」佢呆咗咁企喺原地。

好人(四)

我企返起身，比咗個尷尬而不失禮貌嘅笑容佢：「冇...冇呀，你張床軟呀嘛，咪試試佢囉。」

我Feel到佢已經WTF緊，但佢冇講出口。

「哦...咁你感受完未？」佢將電腦欖上面嘅雜物擺曬上床，然後坐咗落去：「你出去食住煙等？」

我原本都係咁諗，但係一諗起女仔化妝要幾耐，都係不了。

「唔啦，坐喺到睇你化妝唔好咩？」我咁講。

講就好聽，事實就係我驚我隊到包煙冇曬佢都仲未化完。

「好啦，咁你坐低等下啦。」

佢係電腦枱櫃桶拎咗塊鏡同粉底之類嗰啲嘢出嚟。

無錯，我對化妝品可以話係零識，基本上淨係知咩係唇膏同粉底。

我一邊撳電話，一邊睇住佢化妝。

見到佢係咁喺到搽嘢，我只有一句嘢想講...

到底有乜撚嘢分別？

但係無論我睇唔睇得明個過程，最後個結果都係靚到令我吞曬口水。

佢個妝好淡，唔似夜場啲女化到馬騮屎忽咁，明顯睇得出嘅就只有白咗少少同埋唇色有少少改變，但係淡還淡，唔代表冇用。

佢個妝係可以帶到嗰種清純、鄰家女孩嘅感覺出嚟，雖然唔會勾起性慾，但係絕對係女神級。

唔算高嘅佢着住米色工人褲加白色長袖打底，仲要揹埋個細細粒嘅唐老鴨斜揹袋，淨係睇佢外形真係唔會知佢讀緊中六。

佢將一間要用嚟補妝嘅嘢擺曬落裝，然後就企起身：「行啦！」

我將佢撳返落張欖到：「傻妹，冇相機點影相？」

「係喎，差啲唔記得。」

講完，佢就喺另一格櫃桶拎咗部相機同SD卡出嚟，佢拎住部相機諗住塞埋落個唐老鴨袋到，然後...

佢成功咁證明咗女仔個袋係黑洞呢個都市傳說係假嘅，因為部相機根本塞唔到落去，就算拆埋枝鏡出嚟都一樣。

「兩樣比我啦。」我伸咗右手出嚟。

「好啦。」

佢裝返枝鏡就遞咗部相機同SD卡比我，我較好條帶之後就將部相機掛喺條頸到，張SD卡就屧咗落銀包暗格。

「去邊架？」我而家先醒起冇問過佢呢個問題。

「大美督。」

「咁我哋...出發啦！」

我轉身諗住開門，開木門都冇咩事，然後...

我唔識開佢道鐵門。

佢喺後面一直偷笑，而我就好硬頸咁一直搞把鎖。

佢忍住笑：「洗唔洗幫手啊？」

「唔洗，我識。」半秒後：「你嚟啦。」

講完，佢就伸手過嚟撳住把鎖向上推，之後道門就咁開咗。

我轉身望住佢，佢又望住我，我哋兩個半隻字都冇講，靜過太空。

無錯係，我柒咗。

我行出門口扮咩事都冇：「行啦行啦，就天黑啦。」

佢企喺屋入面比咗個禮貌而不失尷尬嘅笑容我，然後就行咗出嚟。

好人(五)

我哋落樓之後離遠就見到有架就走嘅接駁巴士，但係我就完全冇追車嘅意慾，因為假期就係應該要慢慢行。

我係咁諗，但佢唔係咁諗。

佢將個袋擺咗去後面，然後...

火影跑。

呢個跑姿原本就中二，但係佢呢個身高同衣着用呢個跑姿，就喺得意嘅天花板。

我企喺原地望住佢傻笑，睇下佢會唔會就咁衝咗上車。

佢跑到一半，個巴士司機就閂咗車門，然後直接開車。

佢停低之後轉身向後望，搵咗一陣先搵到我喺邊。

佢好似啲大隻佬咁舉高兩隻手，好似哥斯拉「呯呯呯」咁行過嚟。

我知佢好嬲，但...真係好得意。

「哼！你都唔跑嘅，明明你跑就追到。」佢扁咗扁嘴。

「我唔想入ICU啊。」我點起煙：「等下架車啦。」

「咁咪晏好多先到囉！」佢都係好不滿。

「一間去到請你食雪條。」

「我唔要。」佢擰轉頭。

「再加氣水。」

「唔要。」佢擰向另一邊。

「如果加埋冰糖士多啤梨呢？」我伸出右手：「Deal？」

佢同我握咗握手：「Deal。」

講完，佢就得得戚戚、大步大步咁向巴士站行過去。

等咗幾分鐘就有車到，我哋就前後腳咁上車。

星期日嘅接駁巴士好多人，我哋只可以逼喺車門前面。

架車出站轉彎，佢企唔穩，左腳棘右腳，就咁失平衡向我呢邊跌過嚟。

我即刻雙手揿落車門到，將佢框返住，然後將佢推返埋去，挨住車門。

佢個頭就喺我心口前面，佢耷低頭，好似好怕羞咁。

「你攬住我啦，如果唔係一間又跌。」我行前一步。

「吓？」

「攬定唔攬？」

佢冇答我，只係輕輕咁攬住我，將個頭挨喺我心口到。

佢唔係第一個挨喺我心口嘅人，但佢係第一個挨喺我心口而令我心跳加速嘅人。

唔係Feel到心跳加速咁簡單，而係我直到聽到我每一下心跳。

我拎起其中一隻手，好溫柔咁摸佢個頭。

佢啲頭髮好...我唔想用動物嘅毛髮去形容佢，但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形容詞最貼切。

佢啲頭髮好似貓毛，好軟、好順，仲有種冇辦法用言語表達嘅感覺，總之就係令人好想一直摸落去。

好人(六)

喺我哋就嚟落車嘅時候，佢岳高頭用一種鄙視嘅眼神望住我。

我拎開隻手：「做咩呀？」

「你話呢？」佢反左個白眼。

「我點撚知姐？」我真係懵撚咗。

「你摸到呢...好似摸貓毛咁，你當我係貓呀？」

我沉默咗幾秒，諗緊點樣兜返，但係...好似兜唔返。

唉...是但啦。

「係呀。」我補咗句：「但係貓好得意架啵。」

佢托住下巴諗咗諗：「好似又係，我都好鍾意貓貓。」

「咁就掂啦，落車喇。」

我拉住佢落車，直接行咗去買飛機到。

「喂！」

「做咩？」

我答佢嘅同時，冇停過手上買飛嘅動作。

我拎出跌出嚟嘅兩張飛，將其中一張遞比佢：「行得。」

佢接過我張飛，之後就拍卡入閘，而我就跟喺佢後面。

我哋兩個企喺月台等車，諗起佢啱啱叫過我。

「係啵，你啱啱叫我做咩？」我問佢。

「其實我有八達通。」佢喺銀包拎咗學生八達通出嚟：「得你唔記得申請咋。」

我望住佢張八達通，佢望住我，空氣突然安靜。

「唔緊要啦，你當我請你搭車啦。」我比出一個尷尬而不失禮貌嘅笑容。

「Er...都好姐。」

我相信佢係為咗唔令我尷尬落去先咁答我，冇其他可能。

車到，一大班人湧咗上車，而我同佢就只可以等到最後先上車。

佢企咗喺車門隔離嘅凹位，我企喺佢面前，雙手撳住兩邊扶手，好似個肉盾咁擋喺佢前面。

佢就咁樣好安穩咁企咗喺到，然後...瞓着咗。

我摸住佢個頭，搖咗搖頭：「原來你先係睡魔。」

車到站，我輕力咁拍咗拍佢手臂，佢撥咗撥頭髮，然後抬頭：「到站喇？」

我扒咗扒頭，然後拉住佢手臂行出車廂。

好人(七)

「你帶路？」佢問我。

「梗係得啦，Follow me la。」

我行喺佢前面，而佢就好似幼稚園學生跟住老師咁喺後面跟住我，因為佢真係好矮又童顏。

平時去大尾督架車幾時去都要等返十幾二十分鐘，但唔知點解今日行到去就啱啱好有車。

啱啱上車，佢問都冇問就挨咗落我膊頭到，然後秒速瞓着咗。

我望住佢，佢瞓教個樣真係好得意。

人哋成日話冇電話生存唔到，我今日先知原來唔係。

點解行路搭車要撳電話？就係因為齋行冇嘢做好悶。

我今日冇電話都生存到，因為我有好重要嘅嘢要做，就係睇住你。

睇住你係我想做嘅嘢，但唔係我嘅責任，因為我唔係你邊個，我相信我亦唔會有機會係你邊個。

我依一刻只係你一個好普通嘅朋友，或者可能連朋友都稱唔上，只係一個...同學。

我知道我到最後可能連一個名份都得唔到，但我呢一刻，只係想對你好。

雖然星期日去大尾督條路係好多車，正常人都會預返一、兩個鐘塞車，但我知道小巴從來唔會受限於呢一樣嘢。

「可以踩一百就一百，唔得就八十，塞車就插線，最緊要快，邊個夠膽阻我搵食就拖馬。」

呢個係我一位揸小巴嘅朋友一同我食飯就會講嘅金句，好癲，但為搵食嘅嘢都無計。

你以為紅綠燈可以阻到佢？

「咁紅燈呢？」

「有人過、有差佬咪停，冇人咪衝。」

「會唔會危險咗少少？」

「屌你啦，睇到就犯法，睇唔到咪唔犯法。」

「好似...」

佢完全無比講嘢嘅機會我：「你含撚啦！大把人屌妹啦，唔見咁多人比人拉？無人叫你喺大街大巷吉

人架嘛！」

「咁點得架...」我無聲無氣咁講咗句。

「你咪又係Form 3就出嚟簡，唔係你點識到我呀柒頭！」

我係喺老蘭識佢，所以...駁唔到。

「不過你個傻仔都唔識溝女嘅，成撚日喺到諗，都唔知你諗乜鳩，想就去馬啦屌你！」

我到依家都係咁，因為我好驚炒車，我唔係佢。

我摸住佢啲頭髮，望住瞓着咗嘅佢。

「都係再諗下先啦。」我細細聲同自己講。

好人(八)

架車嚟到終點大美督直接嚟咗個急停，向睛就咁撞向前面個欖背到。

「啊！屌你老母！」

爆粗嗰個唔係佢，而係我。

佢比我嘈醒咗：「落車喇？做咩呀？」

「係要落車，不過你睇下你前面先。」我隻手僵咗喺原位。

無錯係，我攝隻右手過去幫佢墊住咗。

佢終於意識到咩事；「Holy Fuck！」

「落車先啦。」

我起身，佢跟喺後面。

一落車，佢就捉住我隻右手呵咗啖氣，然後好溫柔咁捽咗兩下。

「冇架啦，隻手廢咗，一間你自己影啦。」我講笑咁講。

「你講多次。」佢捉住我隻手，用一種邪惡嘅眼神望住我。

我縮返隻手返嚟掏兩掏：「冇呀，冇事，仲大力咗。」

「咁先啱架嘛。」佢摸咗摸我個頭。

佢摸落嚟嗰下，我打咗個冷震，之後佢偷笑咗一下，懷疑發現咗我係M屬性。

「行啦狗仔，嘻！」

講完，佢就昂首闊步咁向燒烤場行過去。

如果係第二個比人叫狗仔應該會發脾氣，但係我係M底，仲要係好撚嚴重嗰隻。

所以說想講...真係好撚正。

我哋沿住單車徑一直行，行到去水壩先坐低休息。

我周圍望咗下，見到有個啊伯推住車仔企咗喺圍柵前面，車仔上面插住幾支冰糖士多啤梨。

我擺低相機：「你睇住先，我去買嘢食比你。」

「好啊！快啲快啲！」佢一邊拍手一邊講。

我起身行過去，淨係買咗罐可樂、雪條同埋冰糖士多啤梨就已經用左五十蛟。

好撚貴，但係我應承咗佢，加上啊伯幾廿歲人推架車上嚟都唔易。

我拎住啲嘢都未坐低，佢就即刻除口罩搶走曬啲嘢，然後瞬間開餐。

佢大啖大啖咁咬落去個冰糖士多啤梨到，整到成塊面都係，食到好似隻豬咁，I mean寵物豬，即係好得意。

唔洗幾分鐘，佢就將所有嘢擺曬落肚，而我仲Keep住望實佢。

「望住我做咩呀？」佢打側個頭。

我冇答佢，只係伸手過去用手抹一抹佢塊面。

「唔...唔該。」佢講嘢卡下卡下，好似好怕羞咁。

鏡頭下的你

「食完咁行得未？」我問佢。

「嗯！」佢放咗隻手落地下，又拎返起。

我企起身望住佢：「做咩呀？」

「你拉我起身啦，唔想整污糟隻手，一間仲要影相。」佢比咗整黑咗少少嘅雙手我睇。

「好啦好啦。」我伸出雙手。

佢捉住我，我一嚟發力就拉咗佢起身。

「你有冇咩特別位要影架？」我問佢。

「冇呀，影到靚相就得架啦。」佢喺下巴擺咗個剔扮可愛。

「好啦，咁你慢慢行，我喺你後面Freetyle啦。」我拎起相機。

有人話鏡頭有神奇嘅功用，我原本都唔信，今日終於知呢樣嚟係真架。

我開始校個鏡頭，諗住影幾張有朦朧美Feel嘅相。

「再矇啲？」我喺度自言自語，然後將個鏡頭再校矇咗少少。

再矇咗少少之後都好靚，不過就好似有啲怪怪地，但係又講唔出邊度怪。

我諗咗陣，然後終於知道點解。

係鹹片，啱啱咁矇嘅係鹹片畫質。

我企喺原地繼續校部相機，當我校好再望返向前面嘅時候，佢已經行到好遠。

我跑返上前，嚟到佢側邊：「行咁快點影啊？」

「對唔住囉，人地冇為意你整緊部機呀嘛。」佢用一個楚楚可憐嘅眼神望住我。

唔係，唔可以用楚楚可憐咁簡單嚟形容，佢嗰種眼神就好似返工比人連續屌足廿四個鐘之後會出現嘅眼神。

唔好話我，真係連單細胞生物見到佢都心痛到唔想再鬧佢。

「冇事冇事，你繼續行啦。」我再次拎起相機。

平時就咁睇人哋啲長頭髮比風吹亂，就成個癲婆咁，而家用鏡頭睇唔知點解就好似好正咁。

講真，睇佢啲頭髮咁樣比風吹一吹，我真係有少少鳩動I mean心動。

當然睇之餘我都有做嘢，喺我哋行到堤壩另一邊呢段路我都影咗大概有一百張，雖然唔知佢過目完會淨返幾多張，但我估應該唔會太差。

鏡頭下的你(二)

我將部相機拎咗落嚟，然後交到佢手上：「你睇下邊張唔要。」

講就咁講，事實上應該係睇下邊張要。

佢拎住部相機碌咗幾張之後就將佢遞返比我：「全部都唔Del。」

「你認真？」我掛返好部相機。

「人哋唔信你啫，我信你咪得囉。」佢摸咗摸我個頭。

「你唔會。」我好肯定咁講。

「你估我唔知？」

我嘅黑歷史，每一單都好大單，而且每一次都發生喺學校裡面，佢的確冇可能唔知。

而喺每一單嘢發生之後，我喺學校嘅朋友就會減少，呢個就係我喺學校冇朋友嘅原因。

「咁你仲信我？」我用右手整咗個加滕老師常用嘅手勢：「你唔驚我食咗你？」

「我覺得你唔會呃我，但就算你呃咗我，我都唔會好傷心，因為你唔係第一個呃我嘅人。」佢睥住我：「你冇呃我架嘛？」

「冇。」我有少少心虛。

「影相啦，講咁多。」我發動「轉移話題魔法卡」。

其實，到底佢經歷過啲咩，先講得出呢番說話？我想知，但我而家問，佢都唔會答。

鏡頭下的你（三）

女仔影相除咗曬長腿、大波仲有個樣之外，佢哋最鍾意Po上IG嘅就係男友視角。

「不如影男友視角？」佢問我。

「預咗你會咁講啦。」我擰轉面：「不過我係唔會同你影架，我又唔係你男朋友，一間佢哋個個喺到問你點算？」

「好似又係。」佢摭咗摭下巴：「我有辦法！」

「咩辦法？」我完全估唔到佢諗緊咩。

「一就係我Tag你做攝影師。」

合理，常見操作。

「咁另一個方法呢？」

「比你做我一日男友。」佢擘大眼望住我。

「收唔收錢先？聽講包日好貴。」我講咗個笑。

「咁你要定唔要？」佢睥住我，仲出咗右手。

正嘢餵到嘴邊，冇唔食嘅原因。

我一手拖埋去，另一隻手就舉機揿快門。

我根本冇睇個畫面，但影出嚟嘅相意料之外地好有Feel。

我哋就咁一路行一路影，執朵花又影，拎條樹枝扮下可愛又影。

我相信身邊見到嘅人有九成都覺得我哋喺白癡，但我哋完全好似喺另一個世界咁，一直影到個天黑曬。

我諗呢啲，就喺學生時代拍拖最唔物質嘅快樂，唔洗咩名貴禮物，都唔洗咩驚喜，就咁兩個人鳩下鳩下就已經夠。

補充一下，拍拖呢兩個字只限於今日。

我再一次揿快門，但係就冇彈出新一張相。

我望咗望個Mon右上角，有個紅色嘅圖案彈咗出嚟。

我揿入去睇，原來喺張SD卡冇曬位。

我撳入張SD卡個Storage到：「有冇邊張Del得？張卡冇曬位。」

佢聽到之後即刻解開個頸帶扣，搶走部相機；「你做咩唔問就睇人Storage？」

其實我有哨到Storage裡面有佢同另一個男仔嘅合照，但我選擇扮睇唔到，除咗係因為我同佢嘅關係，仲有我都唔想令佢難堪。

「Sorry。」我道咗個歉：「咁我哋去吃夜晚同糖水？」

「好啦！」佢扒咗扒頭。

喺我諗住轉身行嘅時候，佢塊面就咁貼咗埋嚟。

一日女友

我完全閃唔切，或者係...我冇諗住閃。

佢就咁錫咗落嚟，我即刻推開佢。

「你搞咩？」我問佢。

「冇呀。」佢伸咗伸腩：「雖然只係一日女友，咁都要比下福利你架嘛！」

講完，佢就咁喺我身邊行過咗，得我企喺原地呆咗，同埋...回味啱啱嗰一下錫。

「行啦，爛瞓狗！」佢擰轉頭嗌我。

我跑上去：「知啦。」

佢向後伸出右手掏咗掏，我諗咗吓，之後就拖咗落去。

我就咁樣拖住佢，一直喺後面跟住佢行。

嚟到巴士站，個站一張櫈都冇，咁代表我哋只可以企喺到排隊等。

「幫我睇仲有幾耐，懶得拎電話。」佢同我講。

唉，而家啲女人真係好撚懶，但係...鬼叫我鍾意佢咩。

我拎咗部電話出嚟，開咗九巴個App。

「想去邊到食？」我問佢。

「最近邊到有嘢食？」

我指住對面間燒烤場，然後望住佢。

佢反咗個白眼：「呢個我都見到，我就係唔想燒烤，同埋燒烤場收咁撚貴。」

好似又係，一路行過嚟成條街都係燒烤，佢要食嘅話一早就入咗去。

「咁返大埔啦。」我睇咗睇個App：「75K，十八分鐘。」

「啱啱走咗架？」佢問我

「明顯。」

「無計，等陣囉。」我突然醒起樣嘢：「搭小巴都OK嘅。」

「唔啦，咁廿搭小巴一間搖到頭暈。」佢捽咗捽眼：「我可唔可以挨住你抖一陣。」

「Sure。」

佢挨咗落我到，我原本想攬住佢，但又覺得好似唔太好，只係輕輕拍下佢背脊。

喺呢個時候，我嘅奇怪癖好引導咗我去做一樣好奇怪嘅嘢。

我耷低咗個頭，然後...索佢啲頭髮。

明明行咗成日，點解佢個頭仲可以咁香？我有合理理由懷疑佢好似啲法國女仔咁向住個頭噴香水。

我嘗試忍住攬佢嘅衝動，但最後都係攬咗落去，然後...架車就到咗。

巴士嘅車頭燈喺夜晚特別耀眼，佢一駛埋嚟就照醒咗向睛，而我都即刻縮手。

上車之後我跟住佢嚟到上層最後一排，我坐低喺左邊靠窗位，而佢就坐咗喺我隔離

佢拎咗部電話出嚟撳咗陣，然後就咁坐喺到訓着咗。

見架車搖嚟搖去，佢又好似就嚟跌咁，我就輕輕力將佢個頭撳落我膊頭到。

一日女友(二)

我就咁一直望住挨喺我膊頭上面嘅佢，佢瞓教個樣成隻豬咁...真係好得意。

呢一刻我想做更多，但又驚做得太多。

無錯，我就係一個咁無膽、怕失敗又怕柒嘅人。

如果你要我揀用型嘅飄移定柒嘅減速，我會揀柒嘅減速。

你話我無大志？飄得過先係型，飄唔過就柒過減速仲要填埋海，以後連車都揸唔到。

我兩隻手成程車都好乖，唔係拎住部電話就係擺咗喺自己大髀上面。

明明只係望咗佢一陣，但唔知點解時間就好似過得好快咁，話咁快就嚟到大埔中心，我哋都準備要落車。

我拍咗拍佢膊頭，佢慢慢坐返直個人，然後挨前望住我：「到喇？」

我趕佢未醒曬，摸咗摸佢個頭：「係呀，就到啦。」

「你行唔行到啊？」我問佢。

佢掏咗掏頭：「應該OK。」

架車仲行緊，但係我哋再唔落去，一間車長可能會以為無人落然後就咁門門開車。

啊晴起身，而我跟喺佢後面。

佢腳步輕浮咁行咗兩步，然後...架車就急停咗。

佢向住我呢邊仆過嚟，我即刻行前用雙手抱實佢，比我抱住咗嘅佢擰轉頭嚟望住我，而我哋兩個個嘴就只有10cm唔到嘅距離。

因為呢個畫面，我終於知原來啲膠劇橋段係真架。

「錫落去？」

當我仲諗緊呢個問題嘅時候，一切都已經嚟得太遲。

架車到站停低，我放手，然後我哋就好似枝箭咁衝咗落車。

一日女友(三)

我哋落車行咗陣，然後就喺間打冷到買咗兩碗撈麵，然後就咁坐咗喺對面張石長櫈到食。

我望住佢啲頭髮係咁跌落去，佢又係咁撥，食極都食唔到。

我望一望佢隻手，有橡筋。

我伸手過去拎咗佢條橡筋，然後箍落我右手手腕到。

「你做咩偷我條橡筋？」佢抬起頭望住我。

「邊鬼個會咁得閒偷橡筋？」我放低碗撈麵，然後坐喺佢後面個石壆上面：「你食啦，唔洗理我。」

我一手捉起佢啲頭髮，另一隻手用橡筋綁咗三圈。

我坐返落去：「咁樣會唔會好啲？」

「係...係呀。」佢有少少面紅：「你唔幫我綁我都唔記得自己有帶橡筋。」

「係咪呀？」我唔係好信。

佢將個嘴貼喺我耳仔上面噴咗一道曖氣，我打咗個冷震，佢笑咗笑，然後錫咗我耳珠一下。

真係頂唔順，直頭扯曬旗。

我諗住坐遠少少唔好比佢再搞我，點知佢一嘢將我拉咗返去，個嘴又貼返落我耳仔到。

「等你幫我啊嘛。」佢用氣聲講。

我面都紅曬咁推開佢，然後擰轉面：「你食嘢啦，食咁慢一間食到天光都未食完。」

「哦...好囉。」

我擰轉頭睇咗佢一眼，見到佢扁曬嘴好失望咁，真係好Qute。

佢望過嚟，我又即刻擰返轉。

「知你望緊我啦。」佢輕輕撞咗我下。

我扮聽唔到，繼續自己食麵。

「喂呀，都唔理人嘅。」佢捉住我隻手。

我仲未嚟得切反應，佢已經將我隻手擺咗落佢對奶到。

「唔好啦，條街好多人。」我諗住拎返起隻手，但唔夠佢大力。

「係咩？你望下先。」佢繼續用我隻手捽佢對波。

我用眼掃咗一下條街，真係一條友都冇。

明明唔係好夜咋喎，點解一個人都冇架？

我揿住額頭，完全唔知點算。

佢將我個頭擰向佢嗰邊：「你唔鍾意咩？」

我鍾意，但我唔可以。

「得今日架咋，以後唔知有冇架。」佢揭起件衫，將我隻手從側邊塞咗入去。

我摸到佢個Bra，感覺唔似係普通Bra。

「我哋嚟玩個Game？」佢問我。

我猶豫咗陣：「可以。」

佢放開我隻手，我即刻拎返出嚟。

佢用手揞住我對眼：「聽我指揮，唔準開眼。」

「好。」我有少少驚，但又好期待。

一日女友(四)

我就咁聽住佢指揮然後行，之後就聽到開門聲同門門聲。

「可以開眼未？」我問佢。

「未，你自己撳住一陣先。」佢拎開咗隻手。

我即刻合埋眼，然後用右手揞住。

過咗一陣，佢終於開聲：「可以開眼啦。」

我慢慢擘大眼，呢到嘅燈光比起頭先喺街光太多，我眨咗幾下眼先適應到。

「望呢邊。」佢把聲喺我右邊傳過嚟。

我望過去，佢全裸咁攤咗喺床上面，啲衫就咁擺咗喺隔離。

我望咗望周圍，如無意外我哋而家係喺一間酒店房裡面。

我忍住撲上去嘅衝動：「你又搞咩？」

「都去到呢個位，仲洗講咩？」佢有少少無奈。

我內心好抗拒，但我把口好誠實：「套呢？」

佢喺個工人褲褲袋裡面拎咗盒Condom出嚟，然後掟去我前面。

我拎起盒Condom，然後喺佢隔離瞓低。

「落去。」我擺低盒Condom，雙手墊係頭後面。

佢冇講嘢，直接就坐咗喺我前面拉低我條褲，然後耷低頭幫我含。

第一下冇咩特別，然後佢開始一手玩我粒蛋，一手扣住我條嘢同個嘴一齊郁。

我懷疑佢就係口交教科書，唔洗幾秒已經搞到我條嘢硬過水泥。

我拍咗佢個頭幾下，諗住叫佢停，點知佢完全冇理我。

「喂，停啦！」我開始忍唔住：「啊...」

佢都係冇理我，然後...

仆街我早洩。

咪撚同我笑住先，你試下有個咁撚識嘅幫你含，我就唔信你忍得住。

佢接曬我所有嘢，然後...

吞曬落肚。

我諗住坐返起身，結果我條腰啱啱彎起咗少少就即刻比佢推返落床。

我未嚟得切開聲，佢已經趁我仲硬緊嘅時候拎咗個Condom出嚟笠咗落我條嘢到，然後坐咗上嚟。

佢彎落嚟攬住我，然後開始郁。

我諗咗陣，然後攬住佢。

好似少咗啲嘢咁，未係最正。

佢撞開我雙手，坐返起身，然後叉住我條頸。

一日女友(五)

佢只係輕輕扣住，冇咩Feel。

「大力啲...」我有少少怕醜。

佢一手用力扣住我條頸，一手大巴大巴咁車落嚟。

「鍾唔鍾意啊賤狗？」佢一路郁一路問我。

「鍾...鍾意。」比佢扣住條頸，講嘢窒窒地。

「咁再快啲會唔會再正啲？」

講完，佢就開始加速。

好羞恥，但...

好撚正。

「唔得喇，要射喇。」我雙手捉住張床單忍緊。

佢起身坐喺我隔離，然後搵走個套開始含。

我想忍多陣，但係已經忍唔撚住。

喺我射嘅同時，佢將我成條嘢塞曬入口，我啲嘢就咁直接灌曬落佢喉嚨裡面。

佢吞曬之後訓返上嚟，而我就訓喺佢對波上面。

「點呀，正唔正？」佢一邊摸我個頭一邊講。

我輕輕點咗點頭，然後好似啲狗咁喺到用個頭捽佢。

「做咩會帶我上嚟嘅？」我諗起呢個重要嘅問題。

「其實你真係唔知咩？」佢望住我。

「你當咗我係你前仔？」我諗起酒吧之後嗰日佢講嘅嘢。

「唔係。」

我估到佢要講咩：「你要認識下我先。」

信我啦，同我一齊唔會有將來。

「嗯。」

「你認識咗我可能就唔會有呢個諗法。」

「可能係。」

我好想大聲咁講一句「我鍾意你」，但係我知道如果我同佢一齊，佢喺學校一定會比人歧視，我都比唔到未來佢。

之後，我哋再冇講過半句嘢，而我都喺佢溫柔嘅摸頭之下好快就瞓着咗。

唔知過咗幾耐，我突然扎醒。

我望咗望手機，五點。

我拍咗拍佢膊頭，冇反應。

我相信都係用返另一個方法好啲。

我將隻手伸向佢粒Lin，然後開始掃佢。

掃咗半分鐘，佢終於有反應。

「啊...」佢呻吟咗聲：「你做咩？」

「你要返去換衫啦。」我縮手：「你攤喺到得啦，我幫你。」

我拎起佢啲底衫褲，然後就忍唔住擺咗上個鼻到聞。

你很好，我不好

「喂呀，你個死變態。」佢一巴摑咗落我到：「又話幫人着，而家又喺到聞。」

比人摑真係好撚正。

我起身行去佢床邊：「Sorry，而家幫你。」

佢抬高兩隻腳，我準備幫佢着底褲，然後...

佢雙夾住我個頭，就咁將我掏返落床，之後坐喺我心口上面。

佢趴落嚟，個嘴貼喺我耳邊：「起身點可以唔做多次。」

「咁今次攻守互換。」我望住佢：「冇得你揀。」

講完，我就轉身推佢去隔離，然後壓住佢。

「叻喎，咁都比你反到過嚟。」佢伸咗伸脷。

我伸手過去拎咗個Condom出嚟，然後我條嘢都好配合咁即刻起咗。

笠套，擺佢兩隻腳上膊頭，入去，成套動作行雲流水。

我趴低喺佢心口到，佢就攬住咗我。

我開始郁，佢攬得更實。

我耳仔完全貼喺佢心口上面，聽住佢每一下心跳，感受佢身髒熾熱嘅溫度。

我成日都喺到諗，到底我鍾唔鍾意做愛？

呢一刻，我終於知道答案。

我鍾意做愛，但唔係求其落酒場執一個上房就扑得。

我要嘅唔係碌鳩抽插嗰下快感，我要嘅係靈魂同情感上嘅交流，同埋感受對方嘅體溫同心跳仲有嗰一種二為一體嘅感覺。

二為一體唔係單純喺肉體上二為一體，而係兩個靈魂互相交纏，最後合為一體嘅感覺。

我知道其他人好在意兩個人個高潮位時間點夾唔夾，而我要嘅係個靈魂夾唔夾。

喺我喺內心同自己對話嘅時候，我已經準備要射。

我最後一下隊到最入，然後就猛返出嚟射。

我除套掠落垃圾桶，然後錫咗佢額頭一下：「你去沖下身先啦。」

我拉返起條褲，執返好啲嘢，之後就坐喺床上面等佢。

佢沖完身出嚟，我已經準備好幫佢着衫褲。

佢企喺沖涼房門口，我將佢啲衫褲擺咗喺沖涼房門口隔離：「拎起腳。」

佢就咁企喺到遞手遞腳，我好快就幫佢着好曬衫褲。

「你Parttime做入殮師架？咁勁嘅。」佢講笑咁講。

「Gentleman啫，唔洗咁講嘢呀嘛？」我反咗個白眼，然後比咗隻中指佢：「去床到坐低啦。」

「吓？又嚟？」佢係咁擰頭：「唔好啦大佬，會死架。」

「唔撚係你唔掂，係我唔掂。」我望住佢，嘆咗啖氣：「我叫你去坐低等我幫你着鞋着襪。定係你想赤腳行出去？」

「咁我唔知啊嘛，咁串做咩喎。」佢扁嘴耷低頭隻眼碌上嚟望住我。

係絕招，仲要係佢用絕招。

嗰個好撚可憐嘅樣，令人即刻唔想鬧佢。

我摸咗摸佢個頭：「好啦，唔串你喇，過去坐低啦。」

佢直接嚟咗個變面，個速度同京劇啲變面有得揮。

「好啦。」佢笑住咁行去床邊坐低。

你很好，我不好(二)

我拎起佢對鞋，然後踢係佢前面。

佢對腳真係好細，好得意，好似Minions咁。

「腳。」我拍咗拍佢右邊小腿。

佢遞高兩隻腳，方便我幫佢着。

我慢慢幫佢着上佢嗰對有Minions圖案嘅襪，順便偷偷地聞佢隻腳，然後拉鬆曬佢對高筒Converse嘅鞋帶笠落去。

我抬頭望返住佢，佢嗰個有幾分傻嘅笑，真係搞到我神魂顛倒。

「行啦。」我企起身，着返好衫褲。

「夠唔夠時間返去架？」佢開電話睇咗睇時間。

「而家幾點？」我問佢。

「六點幾啦。」

「我屋企有女仔校服。」

聽到呢句，佢即使坐後咗幾個身位：「你老味，你個變態佬肯定有易服癖！」

我反咗個白眼，已經懶得解釋。

我拎返曬所有野，然後行過去公主抱起佢：「你話點就點啦。」

我抱住佢行到去前台就放低咗佢，因為佢要搞Check Out。

前台個啊姨一邊搞，一邊偷偷地睇我兩個。

唔知係咪我諗多咗，佢個眼神好似有啲奇怪。

「啊晴？」前台擺返張身份證上台。

「啊...係呀。」啊晴有少少尷尬。

「好耐冇見。」

「走先啦。」

講完，啊晴就拎走張身份證衝咗落去。

「咩事？」我問個前台。

佢冇應我，繼續睇Youtube。

見佢冇理我，我都冇再問落去，轉身衝落去搵返向晴先。

佢企咗喺門口，個樣好似有少少不知所措。

「做咩呀？」我問佢。

「冇，唔想再傾落去啫。」佢踮低，埋起自己個頭：「有啲嘢...唔想比你知。」

「冇嘢喎，佢咩都冇講。」我扶返佢起身：「你想講咪講，唔想講都冇所謂，每個人都有過去，唔洗驚到跑走嘅。」

「我嘅過去，你唔會接受到。」

「行啦，返去換衫。」我直接轉移話題。

「你可唔可以...拖住我。」佢伸出右手。

我冇開聲答佢，只係拖起佢隻手開始行。

你很好，我不好(三)

我哋好快就返到屋企，好彩全部人都已經出曬門口，如果唔係真係比人屌到飛起。

「你坐陣先，我去拎校服。」我推開房門。

佢行咗入去，而我就行去我家姐間房出門個衣櫃搵校服。

我拎住套校服行返去，見到佢拎住我嗰個上面有馬賽克圖案嘅正方形杯墊。

「你連杯墊都有興趣咩？」我問佢。

「唔係呀，你都買咗Ikea個扣枱杯架，仲留個杯墊嚟做咩？」

「可以擺落個架裡面架嘛。」

佢諗住將個杯墊擺落去，然後...

根本就擺唔落。

「你肯定？」佢努力咁忍笑。

仆街，呢個大家我講完自己都笑。

我搶走個杯墊，陪佢一齊忍笑：「唔好搞咁多喇，換衫啦。」

其實...個杯墊係我EX送架。

我將個杯墊收埋喺衣櫃，然後就拎咗套校服走去廁所。

我換完衫返嚟之後，諗住敲門睇下佢搞掂未，但係諗諗下...

都係唔好。

我輕輕力推咗個門罅出嚟，然後攝咗個頭入去。

佢兩隻手擺喺背後開始拉嗰條由腰開到去頸嘅拉鍊，而我就喺後面靜靜咁望住佢。

呢個動作喺我眼中，真係好令人有遐想而且仲迷人過全裸。

我就係啲咁奇怪嘅人，人哋鍾意扎頭髮個動作都嗡得出點解，你問我嘅話我真係會啞咗咁企喺到。

佢拉完拉鍊轉身，而我完全反應唔切，就咁比佢斷正。

「痴線，你行路無聲架喎。」佢有少少嚇親：「你幾時企喺到架？」

「冇呀，啱啱先換完行過嚟。」我推開曬道門：「咁你搞掂未呀？」

佢睇咗睇電話：「係喎，而家七點啦。」

「咁行得未？」我揹起書包。

「行啦行啦。」佢拎袋。

我哋兩個喺返學路上跑下停下，因為我唔掂。

「跑快啲啦！」佢喺前面催我。

「得...得啦。」我撳住身邊個欄桿。

嚟到拍卡機前面，我哋兩個一齊搵個銀包出嚟。

喺張學生証準備拍落去嘅時候...

「叮咚！」

仆你個街，輸嗰一秒。

你很好，我不好(四)

訓導主任向我哋呢邊行過嚟：「你兩個去嗰邊寫咗遲到紀錄紙先，之後再過嚟搵我。」

「好...」我兩個死死地氣咁講。

我哋兩個企喺接待處填好遲到紀錄紙，之後就拎住張紙行過去搵訓導主任。

訓導主任拎走我哋嘅紀錄紙睇咗睇：「遲到原因呢？」

「Sor，手快唔記得咗。」我伸手拎返兩張紀錄紙：「佢都係。」

「做咩幫人答？你邊位？」佢拎返啊晴嗰張。

「我都係手快唔記得。」啊晴伸出右手。

個訓導有啲唔啱，但係都比返張嘢啊晴。

我哋寫完遲到原因，再一次將佢交比訓導。

佢拎住兩張紀錄紙嘆咗啖氣：「遲咗起身呢啲例牌架喇，都懶得鬧。」

「咁即係行得啦？」我問佢。

「未。」

又嚟喇佢，又發癲啦。

「啊晴，你揹呢個袋返嚟係咩事？」佢指住向晴個唐老鴨袋。

啊晴完全唔知點兜，而訓導已經醞釀緊情緒，準備鬧鳩佢。

「佢書包洗咗未乾。」我搶喺佢嚟料之前開聲。

「問你咩？」佢睥住我。

「咁係咪呀？」我望住啊晴。

佢冇開聲，只係默默咁扤咗扤頭。

「見到啦？」我喺心裡面向訓導比咗個中指。

「咁你有書喺上面Locker架嘛？」訓導已經無視咗我。

「嗯。」啊晴扤咗下頭。

「咁你返上去先啦。」訓導行埋樓梯邊嘅角落：「啊武你企喺呢到。」

我行過去企喺角落頭，而啊晴就沿住樓梯行咗上去。

「人哋好女仔嚟，你個MK仔要溝女就躝返落Club啦！」訓導用下巴對住我，明顯想大我。

「我同佢冇關係，唔好同我喺到用你對我嘅固有印象批判我。」我一直望住佢，眼神冇半點閃避。

「我點都唔信你架喇，你理得我！」

我將塊面貼近佢：「我錄咗音啦，夠曬拎去投訴你。」

講完，我就伸手入褲袋扮撳電話。

佢吞咗啖口水，褪後咗步：「你上去啦。」

我喺佢身邊行過，心諗：我出嚟玩嘅，點會比你大到？

傻仔，我根本冇錄過。

上到一樓，我見睇到佢喺轉角位等緊我，但我扮睇唔到直接向上行。

你很好，我不好(五)

「喂，佢同你講咗咩？」向睛行咗嚟我隔離。

「冇咩，都係例牌嘢。」我冇望住佢。

「哦...」

我哋兩個就咁一前一後，咩都冇講咁行到返六樓。

我哋呢條落到去近大門嘅就係一號梯，我哋會叫呢邊係走廊頭，咁走廊尾就有條二號梯同埋男女廁，而我哋個班房就喺二號梯隔離。

喺我哋諗住行返班房嘅時候，有個光頭啊叔喺我哋班房行咗出嚟。

佢一定係嗰個好撚憎我嘅副校，因為全校得佢一個光頭。

更大鑊嘅係，佢向住我呢邊行緊過嚟。

我推開啊睛：「你落去行第二邊上。」

佢企喺原地呆咗幾秒，然后後就衝咗落去。

光頭副校停喺我面前：「做咩叫人走？驚呀？」

「係又點？唔係又點？」我問佢。

「最好唔係啦。」

「心照啦。」

「你話點就點啦。」

講完，佢就雙手擺喺後面，喺我身邊行過，經一號梯落返去。

我望返班房方向，啊睛企咗喺女廁門口等我。

我行過去，佢行過嚟，我哋兩個同時推門行入班房。

成個班房瞬間充斥住咄聲同歡呼聲，咄聲嚟自女仔，而歡呼聲嚟自男仔。

女神喺隔離，所以歡呼，毒撚喺隔離，所以咄。

「你兩個做咩一齊遲到嘅？」班主任坐喺教師枱前面笑淫淫咁望住我哋。

「唔好諗多咗，咁啱好啫。」我衝返埋位擺低袋。

「哦...好啦好啦，返位準備上堂喇。」班主任喺黑板角落頭畫咗個細細粒嘅心心。

我行去班主任身邊細聲講：「唔該，保密。」

佢喺枱底先比咗個「Good」手勢，然後轉咗做「OK」手勢。

我轉身行返位，邊行邊嘆氣。

雖然佢比咗個OK我，但我可以好肯定喺佢離開呢間房之後嘅幾個鐘，全校都會知呢件事。

唔係我唔信佢，係佢出曬名係大喇叭。

我雙手擺上枱，然後將個頭埋落去。

一間發生嘅所有嘢，我唔想知亦都唔想理。

我同佢...

根本都唔係同一個世界。

我爬上去唔會令我個位變高，只會將我嘅差放大。

澄、晴(一)

個頭耷得耐，條頸有少少痛，所以我決定向後挨，然後開始靈魂出竅。

我知睇落去好似攤屍咁，但係咁樣舒服好多。

喺我魂遊嘅時候，我隱約聽到有人叫我個名。

「啊武！」係把女仔聲。

無估錯應該係啊晴。

我揈咗揈頭，將個靈魂召喚返嚟，之後就望過去睇下邊個講緊嘢。

吓？

我捽咗捽眼，用盡所有精神望住佢...

佢唔係啊晴。

佢拎住疊書，戴住副圓框文青眼鏡，但係嗰浸MK味都係滲曬出嚟。

我望一望隔離位，啊晴唔喺到。

「第一件事，你邊位？」我繼續講：「第二件事，而家幾點？」

「我叫啊澄啊，轉校過嚟。」佢擺低疊書：「得返你埋邊有位，借個位比我入去呀唔該。」

我望咗望個班房，真係冇位。

我拉前張櫈比佢行入去，然後又挨返後。

「你仲未答我，而家幾點？」我問佢。

「我都唔知幾點，我淨係知第一個Break就完，準備上英文堂。」佢拎返疊書去佢張枱。

完第一個Break，即係上咗兩堂。

唔怪得唔係啊晴啦，佢英文都唔係同我同組。

但係...點解無人講過呢件事嘅。

「喂，啊澄你邊班架。」我問佢。

「我D班架，做咩？」佢挨埋我到：「想做咩啫？你講啦。」

「冇嘢，上堂啦。」我拎紙出嚟寫Mind Map。

我喺紙上面寫咗個故名，佢就即刻挨咗埋嚟。

「你又搞咩？」我問佢。

「你係...毒品叔叔？」佢望住我張紙。

「咩呀？咩毒品叔叔？」第一次比陌生人認到，我完全唔知比咩反應好。

「魔童，POPO呀嘛。」

「你真係識我？」我唔係好信。

「莫艾童，仲有符樂俊。」

係魔童兩位主角個名，竟然有人講到。

雖然睇完頭幾個章節可能已經知兩個主角叫咩名，但係嗰種知道自己有人睇嘅感覺真係好正。

之後嗰兩堂英文堂我哋傾得好開心，佢都比咗好多啟發我，雖然我最後都係瞓着咗。

唔好問我點解，慣性嚟。

澄、晴(二)

喺我喺夢裡面發掘緊新題材嘅時候，有人亂入我個夢敲咗我個頭兩下。

仆你個街，佢打MMA架？咁撚痛嘅。

我就咁痛醒咗，抬頭就見到啊晴企咗喺我左邊枱角前面敲緊我張枱。

佢冇笑，唔係...

佢黑緊面。

「做咩呀？」我企返直個人。

好似有嘢喺我背脊跣咗落嚟？

擰轉頭一睇，係運動服嗰件風褸。

「件褸邊個架？」佢用一個邪惡嘅眼神對住我。

我下意識褪後咗張櫈；「我...我唔知啊。」

「係咩？」

佢挨埋嚟，我以為佢想打我，於是我就即刻反方向閃避，然後...

佢拎走咗件褸。

佢睇住後領寫名個位：「向澄。」

「咁咪即係你架囉！」我望住佢件校服講咗句完全唔合理嘅嘢。

「我今日冇着體育服，唔着得風褸。」佢扯返我張櫈返去，成塊面貼埋嚟：「你唔知咩？」

「我...我一間去還返佢。」我成個人僵曬。

「一間？」

佢再一次挨近，我上半身直接跌咗落佢張櫈到。

佢將右腳膝頭擺喺我張櫈到，個人就挨咗落嚟，隻手撐住張枱，成個動作好似準備上我咁。

扯咗，但我而家驚撚到仆街。

我係好鍾意比人騎，但係你可唔可以上返去先？

「係咪一間去？」佢用右手輕輕扣住我條頸。

我吞咗啖口水，雙手擺喺頭上面捉住佢張欖：「唔...唔係，依家即刻去！」

「咁咪乖囉。」佢用右手輕輕拍咗我塊面兩下：「快啲去啦。」

講完，佢就企返起身，而我就拎住件褸衝咗出班房。

然後我即刻發現咗一個問題...

我知係向澄，但我都唔知佢邊班。

喺我諗緊要問邊個嘅時候，我聽到二號梯嗰邊有人嗌我。

「喂，啊武！」

我望過去，係啊澄，佢企咗喺殘廁門口。

你嚟得好啱，我就係想搵你。

我拎住件褸跑過去，停喺佢面前。

「見到你就啱喇，件褸比返你。」我雙手捧住件褸。

「你唔係凍咩，見你啱啱瞓嘅時候打咗幾個乞嗤。」佢捉住我左手。

好似有啲唔對路...

佢拉開殘廁道門，一嘢掏咗我入去。

佢用左手鎖門，右手璧咚我。

我呆咗咁企喺牆角：「殘廁唔係長鎖嘅咩？」

佢一嘢錫咗埋嚟，我完全反應唔切。

佢褪後一步，挨住牆企喺我對面，然後喺褲袋抽咗枝煙同火機出嚟。

「可以爆架嘛傻仔。」佢點煙：「要唔要？」

「有咪要。」我仲未消化到啱啱發生嘅嘢。

講完，佢就吸咗啖煙，然後扯我埋去...

將啖煙灌落我個嘴到。

澄、晴(三)

「點呀，咁樣食煙正唔正先？」佢問我。

「正係正，但唔建議。」我褪後兩步：「第一日識，唔好咁癡線。」

「一次生，兩次熟，三次大結局。」佢將煙頭彈向牆角，然後再一次璧咚我：「咁我同你就一日生，兩日含，三日床上踎。點睇？」

「你話點就點啦。」

我講咩根本唔係重點，重點係我隻手喺暗中伸緊過去個門鎖到。

佢繼續璧咚，而我隻手已經掂到個門鎖。

我喺內心吶喊：機會嚟啦，飛雲！

一扭，然後用盡全身嘅力挨落道門到。

道門就咁比我推開咗，跟住我就跌咗落地下，而佢都反應唔切就咁跌埋落嚟。

跌落嚟都算，仲要壓住我，真係同TVB啲膠劇一撚樣。

我瞓喺地下嘆咗啖氣：「小姐你起身未？」

佢慢慢爬咗起身：「你唔偷走，我咪唔會壓住你囉。」

「你唔搞埋啲咁嘅嘢，我咪唔洗偷走囉。」我都爬返起身。

「你好似有道理。」

「梗係啦屌你，我哋第一日識咋，真係就嚟比你嚇撚死！」

「Sor鳩，蒲慣咗。」

「邊間Club有木枱木櫈？」

「好似又係。」

我哋望住對方...

然後笑咗出嚟。

「叮噹！」

「喂！」

響鐘嘅同時，有人向我呢邊嗌咗聲。

我望過去，見到啊晴企咗喺班房門口。

我向住班房行過去，而啊澄就向住二號梯行。

我嚟到啊晴面前：「件褸還咗喇。」

「我知啊。」佢語氣聽落唔太開心。

「做咩呀？」

「你唔止還咗件褸。」

「咩呀？」我喺到扮冇事發生過。

「無嘢。」

講完，佢就轉身行返入班房。

佢應該咩都睇到曬，我點兜都冇用。

我由窗口望入去，見到佢執緊嘢準備調位。

如無意外，佢會坐去課室最後面近走廊嗰個冇人嘅位。

我行入班房，佢即刻加快動作，一嘢衝過去冇人嗰個位，然後坐低。

澄、晴(四)

「喂，趕時間啊咁多位，即刻開始喇。」Miss插咪坐低：「啊晴去咗邊啊？」

「做咩？」啊晴舉手。

「你做咩坐咁後？坐返嚟啊武隔離啦。」

「我...」

Miss完全冇比機會佢講嘢：「快啲過返去啦，唔好蹝我時間。」

「Okay...」

佢擺到明係嬲緊我，完全唔想坐我隔離，但係Miss收到風我哋今朝前後腳返學校，佢都冇Expect我哋咁快就鬧交。

嚴格嚟講係佢單方面嬲咗我，因為我冇反擊過。

佢執好書，行到嚟我身邊：「比個位我。」

我拉前張櫈，佢喺我後面攝咗過去。

「喂。」我嘗試撩佢講嘢。

佢睥咗我一眼，然後繼續寫筆記。

「喂。」我再嗌一次。

「想點啊？」佢有少少唔耐煩：「專心啲上堂得唔得？」

「你唔好嬲啦。」我借啲意挨埋去。

佢一掌拍落我背脊：「同我躝返去。」

我即刻坐返直個人，懷疑連個靈魂都比佢拍埋出嚟。

見唔對路，我都冇再講落去，拎咗本書出嚟睇。

睇完書，我哋都啱啱好落堂。

啊晴最後三堂都喺地下上，上完就可以直接走，所以佢會拎埋袋落去。

佢將啲書擺曬落櫃桶，然後就拎袋諗住衝出門口。

我褪後張櫈擋住佢：「唔好走住先。」

佢反咗個白眼：「講真，我憑咩嬲你？」

講完，佢就爬過自己張櫈，然後衝咗出去。

我嘆咗啖氣，攤喺張櫈上面。

Miss拎住疊書行咗嚟我身邊：「啊武。」

我企起身：「我去廁所。」

「想講兩句啫，洗唔洗走佬啊？」佢攤開雙手，成條走廊比佢擋住曬。

「咁你都擋曬成條路啦，唔通我推冧你咩？」我有啲無奈：「有咩想講就快啲講啦，我真係急尿。」

佢輕輕搭住我膊頭：「唔係個個都唔介意你廢架，你冚返人啦。」

「嗯，然後呢？」

「為人師表嘅，唔講咁多啦。」

「我同佢唔係你哋諗咁樣。」

「我唔知你哋啦。」

講完，佢就走咗出去。

澄、晴(五)

上完最後三堂，我揹起背囊就衝咗出班房。

「借開啊屌你老母！」我一邊跑一邊大嗌。

我已經唔理我聽日會唔會比人捉去青山，總之我而家要盡快跑到落去地下。

落到嚟地下，我即刻跑去佢上堂間房門。

仆街，燈都門埋，應該都走咗好耐。

我衝出去校門外面條天橋，然後我就離遠見到佢企喺天橋另一邊嘅垃圾桶隔離傾緊電話。

我跑過去，然後...

「喂！去邊啊？」

啊澄喺側邊條樓梯到彈咗上嚟，擋喺我前面。

「唔好阻住先。」我諗住喺佢隔離行過去。

佢繼續阻住我：「咁急做咩？趕住投胎啊？」

我再趌個頭出去望，啊晴已經走咗。

我嘆咗啖氣：「想點啊？」

「係咪諗住當冇事發生過先？」

「你想點啊？」

「比個補償方案嚟聽下。」

「明明個茄輪係你打落我到架喎，關我咩事？」

「你咪理，總之你要補償返。」

「你飲唔飲酒架？」我問佢。

「梗係飲啦，你講笑啊？」佢雙眼發矐光咁望住我：「係咪你請先？」

「都得，邊間？」

呢一刻嘅我唔想理咁多，請就請啦，因為我淨係想快啲搞掂，然後跑過去搵啊晴。

「成個區得嗰一間，仲有第二間咩？」

「Duel，咁我走得未？」

「Why not？」佢行埋一邊。

「咁禮拜五見，你知我IG架啦。」

「Bye~」

佢肯定知我IG，因為我PoPo個簡介到有我IG名。

我向住天橋另一邊跑過去，但係已經見唔到啊晴。

我即刻打電話比佢，然後...

佢Cut咗線。

我可以肯定係Cut線，因為熄機或者Block咗會係「暫時未能接通」，而傾緊就係「正在使用中」，而佢係咩都冇講就Cut咗，所以唔會有錯。

我再打多次，今次係「暫時未能接通」。

希望只係佢熄咗機，而唔係Block咗我。

我收埋電話，嘆咗啖氣：「佢睇到啲咁激嘅嘢，真係要啲時間消化下。」

講就咁講，但係我返到屋企之後都一直用唔同方法去試下搵佢，雖然到最後都係搵唔到佢。

澄、晴(六)

第二日返到去，坐喺我隔離嘅已經唔係啊晴。

「你邊位？」我擺低袋，然後坐低：「啊晴呢？」

「調咗位。」

「邊個調？」我問佢：「你好想叫我起身咩？」

「唔係，我唔會叫你起身。」

「咁點解會調咗呢？」

「利益。」佢望住調咗去最後排近窗台嗰個位嘅啊晴。

「咪玩啦，有咩利益啊？」我以為佢講緊笑。

佢喺銀包拎咗廿蚊出嚟：「佢每日廿蚊買我同佢調位。」

「咁一個月咪有成四百？」

「差唔多啦，冇四百都唔想坐過嚟。」

「洗唔洗講到我咁恐怖啊？」我有啲想打佢。

「你單嘢成間學校都知喇。」

「你講我同啊晴一齊？」

「其一，仲有另外一樣嘢。」

「廁所門口...」我唔係好想講出口。

「殘廁跌出嚟然後攬埋一舊瞓喺地下啊嘛！」

嗯，多謝你幫我講咗出嚟。

原本廢物爬上雲層已經好有討論度，再加多單「殘廁大戰」，我諗我已經做咗校內嘅KOL，但我嘅形象已經直插落谷底。

之後幾日，無論我係喺Whatsapp定學校搵佢，佢都無視我，而我都無再搵佢。

我係谷底嘅人，佢係飄喺雲層嘅人，我哋以前、而家同未來都唔會係同一個世界嘅人。

我只係一個飛行器都未裝好就想飛上去搵佢嘅傻仔，一堆雀仔撞埋嚟我就收皮。

毒撚想溝女神，要經過身邊所有人嘅洗禮，洗到最後唔爛皮先有得一齊。

唔好諗咁多喇，今日係Happy Friday，仲約咗啊澄，應該要開心啲。

我踏出門口，然後企喺門口諗咗陣，之後就開咗電話。

「我去飲酒，上次嗰間。」我Send咗個Whatsapp比啊晴。

「嗯。」佢秒覆咗我，然後又Offline。

心情冇咩起伏，因為都預咗。

澄、晴(七)

嗰日之後啊澄喺IG搵我約咗時間，不過就冇叫我搵人，所以我估今日除咗佢，應該全部都係佢啲Friend。

我嚟到酒吧門口，佢已經喺門口對出個石壆食住煙等緊我。

係佢，唔係佢哋。

我自轉三百六望咗望周圍，真係得佢一個。

佢今日嘅衣着完全就係MK妹標配，唔接受任何反駁。

Nike大剔褸、Thrasher黑Tee、真理褲、YSL波袋再加對McQween，再加埋佢個樣同身高都同嘉盈有九成相似。

駁唔到啦？不過靚女就係靚女，着到幾MK都係有料。

雖然我冇話對佢有啲咩諗法，但係對眼要不時滋潤下呢單嘢我相信大家都認同。

佢彈走煙頭，行到我面前：「你做乜鳩？」

「得你一個？」我問佢。

「係呀，多幾個你請得起咩？」

好似又係，我都冇咁多錢。

「咁行啦。」

我哋揀咗張細枱，面對面咁坐。

「開住一枝Black Label先？」佢問我。

「兩枝啦。」

唔係話咩，還掂我都冇咩機會飲。

「都得。」佢挨前：「既然係咁，不如一枝Straight咗佢。」

「認真咩。」我扮曬冷靜咁上下掃視佢。

我已經流曬冷汗，一枝Straight真係好撚癲。

「都得。」我嗰個唔服輸嘅心驅使我講咗句咁嘅嘢。

「啊姐兩枝Black Label，一枝Straight咗佢啊唔該。」佢向住整緊酒個啊姐大嗌。

「收到！」啊姐拎咗兩枝Black Label出嚟：「你哋枝Straight先上定後上？」

「後上。」

我預判佢，伸手過去諗住揜住佢把口，然後...

佢預判咗我嘅預判。

佢都伸手埋嚟，仲要快過我。

佢揜住我把口：「Straight先上啊唔該。」

我終於推開到佢隻手，但一切已經嚟得太遲，原枝Black Label已經擺咗上枱。

「洗啊洗Shot杯？」啊姐問我哋。

「唔洗喇唔該。」啊澄擰個頭過嚟望咗我一眼：「佢要。」

我向佢比出咗一個禮拜而不失尷尬嘅微笑，心諗：咁撚串，一間就飲撚死你！

澄、晴(八)

啊姐啱啱擺低Shot杯，啊澄就即刻斟滿咗佢，然後擺低枝嘢喺我面前。

「點，想玩咩？」我問佢。

「你揀啦。」佢翹埋雙手。

「你斟酒先啦。」我將枝嘢推去佢面前：「冇酒冇得玩。」

「我要飲先算啦。」佢擰返埋個樽蓋。

「都得。」我伸出雙手：「明啦？」

「明。」佢都伸出雙手：「開得波。」

讓下你，猜返個枚先。

「Lady first。」

「Sure。」佢啪咗啪手指：「聽枚。」

「請。」我攤咗攤右手，以示禮貌。

「五。」

中。

「十五。」

再中。

佢比返同一個手勢我：「請。」

無事嘅，技術性調整嚟架啫。

至少我係咁樣相信，直到...

「到我嗌。」我唎曬大氣：「五。」

中。

「開曬！」

中啊！

「飲啦屌你！」我推枝酒過去。

佢將枝酒枝反轉，然後...

半滴都冇。

九一開，我開始有少少Wing wing地。

「冇酒，咁我去個廁所先。」我起身。

佢起身過嚟扶住我：「你睇住啊。」

我掏開佢：「我掂啊，你定啦。」

佢「噗」一聲笑咗出嚟，然後坐返低：「咁你自便啦。」

「梗係啦，唔通叫你幫我逗住咩！」我扶住張櫈，死淨把口。

我扶住啲櫈，用咗一陣終於去到距離我個位五步遠嘅廁所。

痾個尿再洗個面，然後滿血復活。

行返出去，已經見到枱面有一壺Mix好咗嘅。

「喂啊仔！」老細叫我。

「咩事？」我問佢。

「上次臨收鋪，你嗌酒唔記得截住你，有枝你比咗錢但係未開。」

「有啲咁嘅事？」

「有啊，上次張單有落到，我收埋你錢架喇。」

「我想問...」

佢打斷咗我，唔比我問。

「唔好問，啊姐幫你mix曬架喇。」佢指住擺酒嗰張枱：「我驚下次唔記得。」

我望過去，六壺Mix好咗嘅酒已經喺枱上面擺好曬陣。

多謝你啊老細，你真係一個好有道德嘅生意人，酒吧業真係欠你一個交代。

「又有得玩，開心仔！」啊澄拍曬手。

「係呀，哈哈。」我失去靈魂咁苦笑。

澄、晴(九)

我已經唔知我到底飲咗幾多，亦都唔知到底淨返幾多，我淨係知我幾乎每分每秒都飲緊。

我已經進入半沉睡狀態，耍曬手擰曬頭。

「冇啦，飲曬喇。」啊澄拍咗拍我。

聽到呢句，我眼前即刻憑空出現咗隻天使同我講「醒喇柒頭，走得喇。」

「喂老細，埋單。」我舉手。

「嚟緊！」老細拎住張單行過嚟：「千八。」

我擺低錢，然後就S字形咁行出門口。

係新鮮嘅空氣，我終於知咩叫死過翻生。

「我走先喇。」佢轉身就走

「喂！」

「做咩？」

我諗住叫佢送我返去，但又好似好柒咁，都係算啦。

「無嘢喇，掰掰。」我坐喺石壆上面點煙。

食食下煙，我對腳前面多咗個影，有人企咗喺我左邊。

我望過去，視線只係淨返一條線，咩都睇唔到。

好劲，對眼完全擘唔大。

「你認唔認到我？」佢對住我講。

係女人聲，但把聲有啲沉，好似啱啱喊完咁，同佢原本把聲應該好唔同，我認唔出係邊個。

我擰咗擰頭：「你邊個？」

「啊睛呀。」

啊澄？唔係走咗喇咩？

但又唔會係啊澄，佢嬲緊我。

仲有第三個叫啊晴？但除咗佢兩個，我冇識人叫啊晴。

「行啦。」佢踮低。

是但啦，都一樣，我估應該都唔會有男人扮女聲執我屍。

我一手搭落佢膊頭，同佢一齊踮咗喺到。

「起身喇喎。」佢一手攬住我條腰，一手捉住我隻手。

「嗯。」我扒咗扒頭。

我慢慢用力起身，然後失平衡坐咗落地下，佢都比我拉埋落嚟坐低。

「坐定。」

講完，我成個人就比佢抽起咗。

「企定未？」佢攬得更實、捉得更實。

我原地踏咗兩步，然後扒咗扒頭。

「咁行喇。」佢拍咗拍我搭住佢隻手。

我扒咗扒頭，然後佢就開始慢慢向前行，我一步佢一步咁。

澄、晴(十)

我搭住佢一步一步咁慢慢行，用咗唔知幾耐終於返到屋企樓下。

「喂，密碼，樓層。」佢拍咗拍我背脊。

「7542，17。」慣性嚟，醉咗都記得。

「嘟、嘟、嘟、嘟。」佢撳密碼。

「行喇。」

我跟住佢一步一步咁行入大堂，然後入。

我挨住扶手，然後就順勢坐低。

坐低未夠半分鐘，佢就抽起咗我。

「行喇。」佢拍咗拍我手臂。

我扒咗扒頭，然後跟住佢行。

我Feel到燈光暗咗好多，應該出咗。

我跪低，然後佢又抽起我。

「差幾步咋，頂住。」佢好大力咁捉住我。

「嗯。」我扒咗下頭。

我跟住佢行咗縛步，然後就停低咗。

「鎖匙。」

我喺褲袋摷咗摷，摸到啲似係鐵嘅嘢就拎咗出嚟：「呢條係咪？」

佢拎走條鎖匙：「等我一陣。」

三秒後，佢將條鎖匙塞返落我隻手到：「唔識開，你嚟。」

我拎住條鎖匙，對咗幾秒終於對啱位。

「咔噠！」

門開咗，佢更用力咁捉實我：「睇門檻。」

我跨咗一大步，無Kick親。

我喺呢個漆黑嘅環境裡面隱約見到熟悉嘅肉色梳化，就直接攤咗落去。

我攬住張被，諗住合埋眼就可以瞓，點知一合埋眼，我個頭就即刻轉到都嘔。

我擘大眼彈返起身，然後用力咁呼吸，成個人即刻醒矚。

我望咗望周圍，佢跪咗喺我隔離。

間屋好黑，我只能夠見到佢個輪廓。

佢係...啊睛？

我捽咗捽眼，然後用盡所有精神望住佢。

「望完未啊？」佢揿低我：「瞓低，但唔好合埋眼。」

過咗陣，佢好似拎咗啲嘢返嚟，然後又跪返喺我身邊。

「啊睛你拎咩嚟？」我問佢。

佢冇答我，我只係聽到有水聲同擰毛巾嘅聲，然後就有啲嘢冚咗喺我額頭上面。

好暖，好舒服。

「有冇好啲？」佢問我。

「嗯。」我扤咗扤頭。

「我走喇。」佢企起身。

我拉住佢衫角：「唔好。」

「我知你未得。」

佢拎開我隻手，然後就開門出咗去，而我都好快就瞓着咗。

澄、晴(十一)

喺我再次擘大眼嘅時候，我身邊一個人都冇。

個頭仲係有少少痛，不過應該飲杯水就無咩事。

我坐起身，睇咗睇錶。

十點，應該所有人都返曬工。

我起身飲咗杯水，然後就去老竇同老母間房睇咗睇，冇人。

我行返去我間房到，點知我一開門，就見到啊晴瞓咗喺到。

佢着住白背心、真理褲，一般嘅居家衣著。

仆街，我個頭又開始痛。

到底我琴日做過咩？

我將我個腦裡面零碎嘅片段重新組織，再加上我眼前嘅畫面，我諗我大概估到發生咗咩事。

我掏咗掏頭，然後爬上床背住佢瞓低。

佢拍咗拍我背脊，然後我擰轉身：「做咩？」

佢都擰轉咗身，我哋兩個喺床上面你眼望我眼。

我張床好細，我哋兩個塊面嘅距離連十CM都冇。

「做咩起咗身都唔叫我。」佢摸住我塊面。

我摸住佢隻手：「我唔知你喺到啊嘛。」

「傻仔，唔係我送你返嚟，仲有邊個會送你返嚟？」

「好似係，條仆街就走撚咗。」

「你都識講啦，咁琴日扶你返嚟嗰個咪我囉。」

「但係...你唔係嬲緊我咩？」

「咩我有話嬲你成世咩？」

「好似係。」我傻笑。

「喂。」

「做咩？」

「你信唔信十秒定律？」

「信啊，做咩？」

佢冇覆我，而我都冇再講嘢，只係專心咁望住佢雙眼。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我個身突然好似比人控制咗咁，塊面不受控制咁貼過去，而佢...

都一樣。

我哋就咁蜻蜓點水咗一下，就好似有條羽毛掃過我個嘴咁。

只係一瞬間，但係錫呢樣嘢有時就好似畫公仔咁，唔洗畫出腸。

佢攬住我，而我思索咗幾秒之後，都攬住咗佢。

「你有冇諗過一樣嘢？」

「咩？」我更用力咁攬實佢。

「有時人真係唔洗做到好曬先搵另一半。」佢輕力咁拍我背脊，好似亾BB咁。

澄、晴(十二)

「你想講咩？」佢好似暗示緊我，但我唔肯定。

「就算你未係最好，我都鍾意你。」佢塊面返到我面前，距離又近咗。

「但係我咩都比唔到你，我讀書差、冇錢，然後又矮、毒、柒。」我講出咗我一直都唔夠膽講嘅嘢。

「男人三十而立，你而家冇啫，十二年後嘅事邊個知。」

十二年後會點的確係連算命佬都未必知，但我對自己真係冇信心...

一啲都冇。

我覺得，我成世都會係咁。

我係咁諗，但我從來唔夠膽講出口。

我將重點擺落基本上變唔到嘅三樣嘢到：「咁矮、毒同柒呢？」

「毒？」佢指住我痴喺牆上面嗰張啊源嘅「我覺得自己係零」貼紙：「啊源當年都毒到計都傾唔到半句，而家又咪娶老婆生埋仔。」

好似又係，啊源都可以，點解我唔得？

一語道破，但我...

真係襯得上你咩？

「咁...」

我未開始講，佢就錫咗落嚟。

佢褪後，得返我呆咗喺到。

「我都唔係完美，咁我哋咪一齊進步。」佢雙手摸住我兩邊面：「你唔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我覺得你好撚靚。」

佢嘆咗啖氣：「你知唔知重點係咩？」

我擰咗擰頭，然後...

佢再一次錫埋嚟。

輕輕嘅一吻，但我感受到佢有幾愛我。

「重點係你。」佢眼都唔眨咁望住我。

唔知係咪我仲宿醉緊，個人仲好敏感，聽完佢幾句之後啲眼淚就湧曬出嚟，喺個眼框到下。

「做咩喊啊？」佢唔係好反應到。

我攬住佢，佢將我個頭埋咗落佢心口到，然後我啲就好似失堤咁湧出嚟。

「無事無事，唔喊唔喊。」佢一手溫柔咁摸我個頭，一手輕力咁拍我背脊。

我聽住佢嘅心跳聲，而我嘅心跳都好似慢慢同佢同步。

佢溫暖嘅體溫包圍住我，加上佢一直輕力咁拍我背脊，我都慢慢平伏返。

佢耷低頭望住我：「好返啲未啊？」

我抬高頭：「嗯，好好多啦。」

「咁我要問你嘢喇喎。」

「你講啦。」我知佢要問咩，但我想佢講。

「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

「嗯。」我扤咗扤頭。

我將個頭埋落去佢心口到，佢都攬實我，然後輕輕咁、慢慢咁掃我背脊。

澄、晴(十三)

「你洗唔洗瞓多陣？」佢問我。

我輕輕扤咗扤頭，然後個肚「咕」咗一聲。

「係咪肚仔餓啊？」佢當我小朋友咁同我講嘢，但我好鍾意咁。

「嗯。」我有啲尷尬咁摭咗摭頭。

「我都有啲餓同眼瞓，一間食完嘢一齊瞓啦。」佢坐咗起身：「你屋企有冇嘢可以煮啊？」

「做咩啊？你想煮？」我問佢。

佢扤咗扤頭：「我得架，你信我啦。」

「唔係啊，我諗緊有咩可以煮。」

我唔係質疑緊佢，我真係諗緊，因為我好耐冇出過手煮嘢食。

我醒起琴日我啊媽有講過雞蛋同麵包呢四個字：「你睇下雪櫃係咪有雞蛋，然後再睇下雪櫃後面張枱有冇麵包。」

「好啦，咁你瞓陣先啦。」

講完，佢就爬咗落床，而我就合埋眼諗住繼續瞓。

我都仲未瞓返着，就聞到有浸淡淡嘅...

燻味。

燻味？

仆街，佢煮燻嘢！

我起身跳落床，然後直衝去廚房，一手就熄咗個火，而佢就拎住個鑊鏟企喺我後面。

「你搞咩煮燻嘢啊？」我有少少大聲咁問佢。

「你咁惡做咩喎...人哋屋企用易潔鑊架嘛，點知你嗰隻唔係。」佢扁住嘴咁講。

佢唔講我都唔記得有易潔鑊呢樣嘢，易潔鑊煮嘢的確係可以唔洗落油。

「對唔住啊，啱啱語氣重咗。」我行返去佢後面，從後攬住佢：「你唔好嬲嬲啦好冇？」

佢擰個頭過嚟，個嘴對住我耳仔。

等陣，點解要對住我耳仔？

當我意識到唔對路嘅時候，一切都已經嚟得太遲喇。

佢揿住我塊面，個嘴貼住我耳仔慢慢咁向裡面「呵」咗啖氣。

我即刻打曬冷陣，仲升埋半旗。

我推開佢：「我煮啦，你出去等陣。」

佢從後攬住我：「唔要，我要陪你煮。」

我摸咗摸佢個頭：「好啦好啦，咁你企我後面啦，驚一間彈油。」

澄、晴(十四)

我拎起個平底鑊將嗰舊蛋焦刮落垃圾桶，然後拎去洗，而佢就企喺我後面一直攬住我，成隻樹熊咁。

我洗好個鑊，抹乾水擺返低，然後就去雪櫃拎咗兩隻蛋。

我拎住兩隻蛋：「想點整？」

佢將個頭擺喺我膊頭上面：「你識唔識整好似朵花咁嗰啲架？」

「都...識嘅。」

之前都有整過，但好耐冇整過真係驚炒車，不過佢想我整就試試佢啦。

「好嘢，有花花蛋食！」佢錫咗我塊面一啖：「咁我行埋一邊睇你整得唔得架？」

「都好，驚一間太大動作整到你。」

「你夠膽先算啦，你整到我就騎撚死你。」佢喺我耳邊用氣聲講。

又嚟一鑊，今次起撚曬。

講完，佢就行咗去我後面拎咗張櫈仔坐低，然後雙手托住個頭，好似啲小朋友等緊老逗老母煮飯咁。

我轉身背住佢，扮無事咁喺到打蛋。

蛋打好曬，大戰而家先正式開始。

熱鑊，落油，然後落蛋。

冇記錯係等二十秒，然後插兩隻筷子落去轉個鑊。

我拎住對筷子，扎好曬馬。

三。

二。

一。

我一嘢將對筷子插落去，嗰個力道差啲可以隊穿個鑊。

我另一隻手即刻揸住個鑊柄轉咗個圈，然後...

得咗！

我熄火將隻花花蛋上碟，然後擺去隔離張枱到：「啊睛，過嚟睇下。」

佢跳下跳下咁行咗過嚟：「嘩，好靚啊，你好叻叻啊！」

「梗係啦！」我好得戚咁講。

佢一嘢攬埋嚟，仲錫咗我一啖。

我未反應得切，呆咗咁企喺到。

「點解有嘢哽住嘅？」佢望住下面。

「唔知啊。」我攬實佢，唔比機會佢望落去。

然後...佢伸咗隻手落去摸咗下。

「死賤狗，你好鹹濕啊！」佢好奸咁望住我：「我咩都未做你就咁架。」

咪吹啦，咁叫咩都未做？

「對唔住。」我都唔知點解我要講對唔住。

「傻豬嚟嘅，講咩對唔住呢？」佢摸咗摸我個頭：「你都冇做錯嘢。」

「嗯。」

「係喎，你自己嗰份呢？」

「咩呀？」

「你拎咗兩隻蛋，但係整埋一齊變咗一隻花花蛋。」

「好似喺喎。」我忍唔住喺到傻笑：「咁點啊？」

「唔緊要啦，拎出去先，我切一半比你。」

「好啦。」

講完，我就將把刀仔放落碟蛋到行咗出去。

澄、晴(十五)

佢喺雪櫃後面拎咗袋麵包，然後跟住我行出去。

我坐低擺低碟蛋，而佢就坐咗喺我隔離。

我一邊切蛋，而佢就一直望住我，仲好似忍緊笑咁。

「做咩啊？」我問佢。

佢指住我下面：「你搞咩？」

我望落去，我見到我下面好似啪咗偉哥咁，支嘢喺我褲浪裡面撐咗個喜馬拉雅山出嚟。

「食嘢先啦，唔好望喇。」我有啲尷尬，唔夠膽直視佢。

「你搞唔掂喎老細。」佢Gut個頭埋嚟我面前。

我推開佢：「食嘢啦，你真係。」

「咩你好餓咩？」佢Gut返個頭埋嚟，扁曬嘴咁：「一間先食唔得咩？」

我擰歪面：「唔係咁好嘅。」

我拎咗塊包出嚟，拎住把刀準備擺隻蛋上去，然後...

我比佢公主抱起咗，把刀同包就跌咗落隻碟到。

「喂咩事？」我有少少驚慌咁望住佢。

「唔話你知。」佢伸咗伸腩。

佢抱住我行咗入房，然後一嘢掟咗我上床。

我諗住起身，點知比佢一嘢坐住咗。

「真係唔係咁好嘅。」我捉住自己條褲。

啱啱先一齊，真係唔係咁好嘅。

「又唔係未搞過。」佢扯甩我條褲帶：「唔見你之前兩次咁講？」

好似又係，駁唔到。

等陣...兩次？

點解佢會知？

「點解你會知？」我有啲愕然。

「唔好問住先啦。」佢扯低我條褲。

我呆咗咁攤喺到，而佢就喺褲袋拎咗個Condom出嚟笠落我支巨棒到，然後直接除褲坐咗上嚟。

唔知係我急住想知答案，定係我真係有早洩問題，佢踩咗幾嘢我已經準備射。

「我想射。」我有啲唔好意思咁講。

佢落返嚟諗住除套含，點知佢隻手未掂到個套，我就已經射咗。

「咁渣架你。」佢用手彈咗下我條嘢。

比人咁樣彈一彈，我應該要爽到淫叫，但係呢一刻我個腦比另一樣嘢填滿咗，上埋手銬都唔會有反應。

澄、晴(十六)

我除套着返褲，然後同佢一齊行返出廳。

「我去洗手。」佢伸出嗰隻全部都係KY嘅手比我睇。

講完，佢就轉身行去廁所，而我就坐喺飯枱前面諗緊一間應該要點問佢。

佢返到嚟坐喺我身邊默默咁擺隻蛋上塊包到食，而我都翹埋雙手保持沈默咁喺到醞釀緊。

差唔多，係時候開聲。

「我想問你一樣嘢。」

「你係咪有嘢想問？」

「係咪嗰日飲醉酒？」

「我想問嗰日飲醉。」

「你講啦。」

「你講啦。」

連續三次，喺同一時間講同一樣嘅嘢，我決定回復沉默。

「你講啦。」佢咬咗啖塊包。

「我想問你，嗰日發生嘅事，其實你係咪知？」我問佢。

「你望住我。」佢挨近我：「再問多次。」

「我想問你，嗰日發生嘅事，其實你係咪知？」我眼都唔眨咁望住佢再問一次。

佢錫埋嚟，然後將佢口裡面啲包吐落我個嘴到。

「做咩？」我問佢。

「你吞咗佢先。」佢舔咗舔脷。

我完全唔知咩事，但我都係吞咗落去。

「你可以講喇嘛？」我問佢。

「食咗口水尾，就要聽我講嘢架喇。」

「你想講咩？」

「其實嗰件事，真係咁重要咩？」

其實打爛沙盆問到篤對我無任何好處，甚至只會令我哋關係破裂，但我真係好想知道個真相，就算個真相係點都好。

「唔係好重要，但我想知。」

佢攬住我：「聽我話好冇？」

「嗯，你講。」

「唔好再問呢件事啦，好冇？」

「好。」

我Feel到佢唔想講，所以我都冇再問，況且再問都唔會得到答案。

佢摸咗摸我個頭，含情默默咁望住我：「你快啲食嘢啦，我返去瞓陣，一間起身一齊去跑步。」

講完，佢就轉身行咗返我間房。

「吓，跑步？」我完全唔知咩事。

「禮拜一就運動會啦。」

佢唔講我都唔記得，既然係咁就瞓醒去跑下啦。

澄、晴(十七)

我食埋淨低嘅包同蛋，然後就行咗返床。

我攤喺到眼光光望住天花板，完全瞓唔着。

「你唔瞓啊？」佢Lur住咁講：「你轉過嚟啊。」

「做咩呀？我瞓唔着。」我同佢講。

「你轉過嚟先啦。」

「哦。」

講完，我就轉身望住佢。

佢撳我個頭落去，將我個頭埋落佢心口到。

第一下有少少窒息感，但郁咗郁校返個位之後就Fit曬。

佢一手比我當枕頭，一手攬住我同拍我背脊：「小寶寶，食蛋糕...」

「多咗喇大佬。」我有啲無奈。

我係鍾意比人當小朋友，但係呢個位又好似真係多咗少少。

「得啦。」佢撳返我落去。

然後，佢就開始繼續唱「小寶寶，食蛋糕」。

我好似比人當咗係弱智，但我搵唔到證據。

雖然講係咁講，但佢拍拍下唱唱下，我好似又真係開始有啲眼瞓。

我眼皮開始冇力，慢慢咁跌落嚟，直到眼前得返漆黑一片。

當我再擘大眼嘅時候，啊晴已經唔喺我身邊，而廁所就傳嚟水聲。

我起身行過去，敲咗敲門：「啊晴你沖緊涼啊？」

「係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搵套衫？」佢喺廁所嗌出嚟。

「吓，我邊有女仔衫啊？」

「是但啦，你求其搵套比我着啦。」

「哦。」我有啲無奈。

我行返房打開衣櫃，然後翹埋雙手。

我掃咗個衣櫃幾十次，完全搵唔到一件似係女仔會着嘅嘢。

「快啲啦！」佢喺廁所大嗌出嚟。

咁我真係搵唔到啊嘛大佬，比多幾秒嚟啦。

「得未啊！」佢再催我。

我急起上嚟求其拎咗件白Tee同灰色嘅Adidas運動短褲，然後就即刻跑去廁所。

佢開咗條門罅，我將套衫遞咗比佢。

佢接咗套衫，半分鐘後又開咗條門罅出嚟。

「你有冇第二件？」佢問我。

「做咩？件衫唔好睇？」我問佢。

佢打開門，身上面件白Tee正面有個背脊寫咗字嘅裸女，係松島安嘅Tee。

「痴女同床，精盡人亡，唔錯啊。」我揞住個嘴喺到忍笑。

「有冇第二件啊？」佢問我。

「唔係啊，幾好睇啊。」

「咁你着返我嗰套。」

「唔好啦。」

「着，定唔着？」佢個眼神好似想殺咗我咁。

我拎起佢換落嚟套衫，然後行入廁所：「着。」

佢行出去：「好啦，我喺廳等你。」

澄、晴(十八)

我屋企用嘅係儲水式熱水爐，但我就好鍾意沖熱水涼。

我一路沖，啲水就一路變凍，到最後凍到好似喺冰川遊緊水咁，但我都冇諗住門水着衫，因為我全身都抗拒緊佢套衫。

我知我到最後都一定要着佢套衫上身，因為我唔着嘅話佢一定唔會放過我，但係呢一刻我只係想拖多一秒得一秒。

「沖快啲啦！等到變望夫石喇！」啊晴喺到拍我道門。

大佬啊，吊頸都要啲吓氣啦，而家要我着女裝咁大件事，比啲時間我做少少心理準備都情有可原啩？

「比多一陣得唔得啊？」我問佢。

「你一分鐘內再唔出嚟，我就開門入嚟切你Jer jer。」佢講完，出面就傳嚟兩下菜刀剁落砧板嘅聲。

答案顯而易見，我必須要喺一分鐘內着好佢套衫，如果唔係就疊埋心水斷後都得。

「收到！」我門水。

我拎起佢套衫索咗一啖，上面充斥住啊晴嘅體味，真係好撚正。

着住佢就可以一直享受佢浸味，但諗起一間要着埋佢出街跑步，我就即刻興致大減。

「三十秒！」佢再催我。

喂，你唔好恰我無錶喎！半分鐘邊有咁快過？

我唔理三七廿一，一嘢將套衫笠落去，然後開門。

佢企喺門口望住我，一手掊住個嘴，好似喺到忍緊笑咁。

「着女裝，係搞笑啲架喇。」我好無奈咁講。

「唔係...」

佢未講完，就已經跪咗喺到揿住個肚大笑。

「有冇咁好笑啊？」

我都知好好笑，但都未去到呢個程度啩？

佢企返起身，深呼吸咗幾下：「你去照下鏡先啦。」

我同佢行去門口鞋櫃塊全身鏡到照咗下，然後...

我都笑埋一份。

上身就成個公園啊伯咁，下身就成隻猩猩咁多毛。

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咁着搞到我好似Gay佬咁。

我絕對唔歧視同性戀，但係...

我唔係啊！

我已經預想到一間出門口唔止會比人圍觀，我仲有機會比人搭訕...

比男人搭訕。

「我想問...可唔可以換第二套？」我喺度垂死掙扎緊。

「你話呢？」佢用手輕輕扣住我條頸。

「好，我哋出門口。」我輕輕推開佢隻手。

「咁先係架嘛。」佢錫咗我塊面一下。

公告

記得follow我IG啊
IG:Pan.Dragon.0221
每多5follow有加更啊

澄、晴(十九)

我哋落到樓下拉咗下筋，綁好鞋帶就開始向碼頭進發。

其實自從填完張報名表之後，我每一日都有去跑。

絕對唔係因為我想拖稿，而係我真係唔想到時咁柒。

我知到時柒就一定架喇，只不過唔想咁柒啫。

我同佢粒聲都唔出，就咁平排跑。

其實我好想撩佢講嘢，但我唔知撩佢講咩好。

嚟到上次個涼亭，我哋照舊跑咗入去休息。

佢坐喺其中一個角落，而我就坐喺佢嘅對角。

「做咩唔坐埋嚟？」佢問我。

「冇啊，我個身好熱，費事黐埋你到啦。」我用兩隻手喺到撥涼。

「嗯。」佢好似有啲不滿。

我有不滿，你有不滿，我唔會讓呢步。

但不滿還不滿，我都係想諗埋你嗰份。

我企起身：「你去買水，你要唔要？」

佢扒咗扒頭，然後拎咗部電話出嚟撳。

我行出去買咗兩枝水，然後見到遠處有個熟悉嘅身影。

為免世界大戰，我加快步伐行返入涼亭。

我喺佢身邊擺低枝水，然後坐返去佢對角。

我一邊飲水，一邊哨住出面。

飲飲下，我就見到着住灰色Sport Bra同真理褲嘅啊澄喺涼亭外面停低咗。

佢依家背住涼亭，而我都希望佢一直背住個涼亭，然後...

佢擰轉身。

佢向我揮咗揮手，然後行咗入嚟，坐喺啊晴對面。

而家涼亭裡面有一個標準嘅直角三角形，左上角係啊澄，左下角係啊晴，而右上角就係我。

啊澄望住我，我尷尬而不失禮貌地向佢扒咗扒頭示好。

同一時間，我眼尾哨到啊晴睥住我。

涼亭裡面充斥住火藥味，只要一有人點火，世界大戰就會開始。

大家都知咩事，只係等緊其中一個人開聲，但唔包括我。

因為喺呢一刻、呢一個處境，我冇權利發言。

喺呢一場大戰裡面，我係被動嗰個，淨係負責接波、卸波同傳波。

澄、晴(二十)

啊晴望住啊澄，啊澄望住我，我望住佢兩個。

「喂啊武，你琴晚搞唔掂喎。」啊澄決定做先手。

「哈哈，係呀。」我決定傳比啊晴：「好彩有啊晴送我返去，如果唔係我真係瞓街。」

「你囉，飲酒都唔叫我。」啊晴扁曬嘴咁。

「我有...」

我諗住講話我有叫，但比佢睥咗一眼之後即刻收聲。

啊澄嘴角揚起一絲笑意：「係囉，都唔叫人嘅。」

「唔想佢飲酒啊嘛。」我望住啊晴。

「我咁唔飲得，費事落去獻世啦。」啊晴飲曬枝水。

「關咩事啫，唔比面就講聲啦，啊武請飲酒都唔嚟。」啊澄發起攻擊。

「小事啦，我又唔係咩大人物，邊有啲咩比唔比面嘅問題。」我將個波彈返去。

「關咩事啫，請得都唔嚟即係當你冇到，擺到明零尊啦。」啊澄無視咗我，直接再攻擊多一次。

「唔係呀，佢琴日都唔得閒。」我決定再傳返去。

「下次再約嘅話我飲到武哥破產呀！」啊晴再補一刀。

「哦，驚你兩個飲到胃穿窿我都仲坐緊喺到啫。」啊澄直接揭我瘡疤：「話時話你知唔知自己琴晚做咗咩架？」

仆街，我斷曬片咩都唔記得，完全駁唔到。

「佢會做過啲咩？唔通佢屌過你？」啊晴幫我接咗。

「屌就冇屌過嘅，摸下、打下茄輪都有嘅。」啊澄摸咗摸自己對波：「我唔知佢摸得開唔開心啫，茄輪就打到嘴都損架喇。」

啊晴睥住我，我無助咁望住佢，塊面大大字隻寫住「我唔知」。

啊澄發起連續攻擊：「你哋我就唔知啦，換曬衫咁。」

「大家落去玩，飲大兩杯係咁架啦，咪諗咁多啦。」啊晴決定硬接第一擊，無視第二擊。

「係囉，咪諗咁多啦。」我決定幫口。

「原來你哋咁架，貴圈真亂。」啊澄一次打兩個。

「我哋個圈係咁亂架啦，你吹咩。」啊晴自殘式接波：「不過有得亂好過你係圈外人。」

「係咩，我都想入圈玩下。」啊澄企起身：「行先啦掰掰，返到去仲有嘢做。」

講完，佢就昂首闊步咁行咗出去。

「唔送。」啊晴將空樽一手揸扁，掟落垃圾桶。

呢一場仗，無疑係啊澄贏曬咁濟。

相信

啊晴望住我，嘆咗啖氣：「行啦，跑出碼頭先。」

我扤咗扤頭，然後同佢一齊行出涼亭。

一路上我哋一句嘢都冇講。

我唔夠膽講，而佢冇嘢好講。

我同佢嚟到碼頭，坐咗喺岸邊。

我望住個海默默咁點煙，諗緊要點樣開口。

「我...」我諗住開聲，但係比佢打斷咗。

「你仲有冇煙？」佢問我。

我將煙盒最後一枝煙拎咗出嚟，然後塞落佢個嘴到。

「火。」佢轉向我呢邊。

我一手擋風，一手點火。

有啲難點，但都點到。

佢呼出一啖煙，成個動作都好自然又冇咳，我估佢私底下有自己食過。

「你係咪有自己食過？」我問佢。

「嗯，然後呢？」佢再吸一啖。

「做咩要食？」

「關你咩事？」

「咁你咁多嘢瞞住我，我點同你一齊？」

「不如咁講，你係咪都有好多嘢瞞住我？」

「我有咩瞞住你？」

「你琴晚喺我到之前做過咩，得你自己知。」

我有少少忺：「黐撚線，我醉咗佢老屈我中出埋佢都得啦，咁有冇證據先？」

「咁唔講呢樣，你有同我講過你同佢去飲咩？」佢轉移攻擊點。

駁唔到，我決定收嗲食煙。

「駁唔到啦嘛？」佢繼續補刀：「證據我就冇，但我有嘢可以證明你會咁做。」

「有咩證明到？你講啊！」我大鳩佢。

佢將枝煙擺落嘴到，然後指住自己：「我。」

「咁即係你呃鳩完我，而家仲要秋後算賬係咪？」

「你要咁諗，我可以點？」

「你都唔信我，我要點信你？」

「我講過嗰件事你知道咗真相係唔會開心架。」

「你就可以逃避，我就一定要講？」

「你覺得係點就係點。」

「咁你而家想點？」

「你講下你琴日發生過咩事。」

「我乜撚嘢都冇做過啊，你信我啦！」

「憑咩要我信你？」

「我有呃過你咩？」

「咁天台嗰啲算係咩？」

「咁你都呃咗我，你根本無醉。」

「你話點就點。」

講完，佢就起身自己跑走咗。

走啦走啦，我唔想同一個呃鳩我嘅人一齊。

相信(二)

我拎出耳機，然後用電話開咗個聽歌App。

因為個App會自己播返上一次聽到嗰首歌，所以我連歌都唔洗揀...

「愛像一陣風 吹完他就走~」

當我冇講過，Skip咗佢唔該。

我拍咗拍個耳機，Skip咗首歌佢。

「曾約定 哪天於彼此婚禮中~」

陳蕾嘅《我想和你好好的》，就呢首啦，因為...

我都想和你好好的，但係我哋好唔到，因為你呃鳩我。

我彈走個煙頭企起身，開始慢慢行返去。

行咗冇幾步，我就見到啊澄迎面而來。

路得一條，佢擺到明就係過嚟笑鳩我。

佢停喺我面前：「喂，啊晴呢？」

「走咗啦。」我反咗個白眼。

「搞咩走咗啊？」

咪你囉撚樣，賊喊捉賊啊而家？不過唔緊要，我都唔想見到佢。

「唔知啊，我激嬲佢啩。」真相自己知就得。

「哦，咁你快啲打電話比人啦。」

我先唔會打，佢呃鳩我。

「會架喇。」

講完，我就行走咗。

行行下，我部電話響咗下。

我拎出嚟睇，係啊澄Send嘢過嚟。

「星期一一齊食早餐？」

「你想點？」

啱啱拆散咗人，而家又嚟搵我食早餐，你都幾撚癲。

「冇呀，想搵你食下早餐啫。」

「都得，你撞到我咪同你食。」

「你話架，到時唔好反口啊。」

「我反口嘅話切埋賓周比你拎返屋企煲湯又點話？」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

..

.

話咁快嚟到星期一，啊睛跑走之後完全冇搵過我，我都完全冇搵過佢。

我原本諗住去M記方便，但係諗起唔可以撞到啊澄，我決定去我親戚喺運動場附近一條冷巷開嗰間早餐鋪。

我一推開門，我就知我老母一定係想撚鳩我先同我講有親戚喺到開鋪。

喺我諗住轉身走嘅時候，一個左龍右虎，個樣生到館長咁惡嘅男人喺廚房行咗出嚟。

「武仔，第一次嚟想食咩啊？我請你！」佢搭住我膊頭。

如果我話我想走得唔得？

我望咗望佢廚房排刀，有開山刀，然後我再望望佢個樣。

簡稱：唔得。

我死死地氣行入去搵位坐低，然後...

啊澄行咗入嚟。

唔撚係啊，咁你都搵到？

相信(三)

我踮喺枱底，諗住搏佢睇唔到。

「你睇唔到.....」我喺到自言自語。

然後...

佢直接坐咗喺我對面。

「喂，你變態架？上返嚟啦。」佢踢咗我一腳。

我知佢冇瞄準過，但佢嗰腳準確命中我條嘢。

我痛到忍唔住嗌咗聲，撳住下面趴咗喺到。

「快啲起身啦，你再唔起身我報警架喇。」佢再踢一腳。

仆你個街，咁準嘅？連續命中同一個點兩次，香港足球界欠你一個交代。

我諗住慢慢爬起身坐返上櫈，然後...

仆你個街，由甲啊！

「我屌！」我忍唔住鬧出聲。

我嚇到成個人彈起，隻由甲都比我嚇到衝咗出去。

「呯！」

我個頭一嘢撞咗落張木枱到，嗰一下撞擊聲同打樁機有得揮，差少少就腦震盪。

我慢慢爬返上張櫈到，一手撳住後腦，一手撳住下面。

「你搞咩啊？」佢用力合埋個嘴：「運動會要Cosplay咩？」

「你講咩啊？」我喺到捽個頭。

「一隻手擺後腦，一隻手擺下面，咪MJ囉。」

「你踢咗我弱點兩下，我都未同你計。」我望住佢，眼神已死。

諗住一餐飯就當咩事都冇發生過？可以，我最鍾意人哋請我食飯。

「咁呢餐我請，當補數。」佢拎個餐牌出嚟。

但係請食飯食埋啲咁嘅嘢，會唔會有少少...

「你不如請我食屎？」我喺到自言自語。

「你講咩啊？」

「冇啊，我話嗌得咋嘛。」

點解連餐牌都未睇就嗌得？睇嚟都冇用，因為除咗白粥同白飯原則上唔會炒之外，我估計其他嘢佢都係拎碟屎出嚟。

「咁嗌啦。」佢揮咗揮手。

紋身佬行咗出嚟：「食咩啊？」

「Lady first。」我微笑點頭。

「乾炒牛河，凍奶茶。」啊澄擺返好張餐牌。

勇猛，留名等睇你一間痾爆個廁所。

「白粥，豆漿。」我嗌咗兩個唔會炒車嘅嘢。

豆漿通常都係枝裝嗰啲，應該都唔會出事。

相信(四)

我同佢坐喺到你眼望我眼，大家一齊喺到等死。

過咗一陣，紋身佬就推住架餐車出嚟，好似好Pro咁。

佢將我哋啲嘢擺上枱，過程中我有一下幻覺見到隻碟裝住嘅係老鼠藥。

「開鋪無耐，食完可以比啲意見。」佢望住我兩個講。

講完，佢就行咗返廚房，然後就傳嚟斬嘢嘅聲。

事實上我唔知佢斬緊咩，因為...都冇人。

我望一望枱面上面嘅嘢食，我開始懷疑人生，而對面嘅啊澄都眼神已死。

豆漿的確係枝裝，但裡面起曬一塊塊嘢，好似豆腐花咁，而白粥就黃色嘅。

我諗住望下啊澄啲嘢食會唔會好少少，點知佢嗰邊都唔弱。

乾炒牛河冇牛，啲河就黑色嘅，而杯凍奶茶就白色嘅。

我喺櫃桶拎咗對筷子出嚟比啊澄，兩對筷子上面都有黑色一點點嘢，唔知係設計定真係污糟，但我選擇相信係前者。

既然都係要痛苦，不如就快快手食完佢算數。

我係咁諗，啊澄都係咁諗。

我哋兩個唔洗十分鐘就食曬所有嘢，暫時未有生命危險。

食完早餐先八點半，運動場就喺隔離，但係九點先可以返去，仲有成半個鐘。

「你有冇嘢要問我？」啊澄問我。

「梗係有。」我揮咗揮手：「老細要杯水啊唔該！」

我決定飲啖水慢慢講，因為我要問嘅嘢實在太多。

「收到！」紋身佬喺廚房嗌返出嚟。

佢將兩杯水擺上枱，驟眼睇應該冇寄生蟲。

我飲咗啖水：「你講你做咩要拆散我兩個？」

佢冷笑一聲：「第一件事，你兩個根本都唔夾。第二件事，你哋兩個自己都呃大家。」

「咁關你咩事？呢啲我哋會自己搞掂。」

「仲有第三件事。」

「請講。」

「我想溝你。」

我有啲意外，但又唔係好意外，因為我都估到。

有條女無啦啦過嚟拆散人哋，唔係想搶仔唔通屎忽痕搵嘢拆咩。

「點解？」

但我更想知嘅唔係佢想做咩，而係有咩原因。

相信(五)

佢飲啖水，然後挨前：「其實唔係所有嘢都有原因。」

「咩意思？」我問佢。

其實，不如直接啲。

「呢個世界唔係所有嘢都要有原因。」

算啦，我知你唔會。

「你想講，好多嘢都係冇原因？」

「係。」

「例如？」

「例如我鍾意你。」

「點解？」

知道你會咁講，但我唔接受呢個說法。

「如果鍾意一個人要原因，咁我唔會鍾意你。」

好Hurt、好直接，但事實嚟。

「但係你唔係啱啱轉過嚟咋咩，你應該唔識我架？」

你都唔識我，點會鍾意我？

「我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咩？」

Sor，真係唔記得。

「請講。」

我淨係記得你過嚟拆散咗我哋。

「我有睇你寫嘢架嘛。」

Okay，咁都叫識我嘅。

「咁睇到我本人之後，有冇幻想破滅？」

我估你都Expect我係靚仔架啦，點都唔會Expect我係毒、矮、柒。

「其實冇。」

我收返啱啱嘅諗法，聽下你又有咩講法。

「願聞其詳。」

「鍾意你本人。」

「啫係點？」

「我鍾意你呢個人。」

算，都唔知佢講緊咩。

「直接啲，你想點？」

「我想你做我條仔。」

黐撚線，你當我咩人？

「依家唔會得。」

「咁我繼續溝你得唔得先？」

「你可以試下。」

你話點就點啦，我都唔知自己會唔會受，因為我都唔識你咁濟。

「時間差唔多，行未啊？」

「Sure。」

我哋起身行去收銀台，紋身佬都喺廚房行咗出嚟。

「兩個都識嘅，象徵式一人收一蚊得喇。」

嗱，你自己講架，唔係我唔想比錢你架。

我喺褲袋拎咗個兩蚊銀出嚟比佢，然後就同啊澄行咗出門口。

「下次再嚟啊！」紋身佬同我哋講。

「好啊！」我哋兩個應完佢就即刻加快腳步走。

客套說話嚟嘅啫，唔通真係下次再嚟咩？搏食物中毒啊？

我哋好快就嚟到運動場外面，就嚟行到正門嘅時候，我離遠見到啊晴喺前面個巴士站到行緊過嚟。

我知唔對路，跟住就直接加快腳步行入去，然後...

啊澄唔見咗。

我擰轉頭一望，就見到啊澄企咗喺啊晴隔離。

黐撚線，佢真係癲狗嚟。

相信(六)

「你仲有咩解釋？」啊晴問我。

「上咗去先講啦。」我都唔知點算好。

「講清楚先。」佢指住佢身後個石壆：「坐喺到。」

我望咗望守門口個老師，佢擰咗擰頭。

我將視線轉去啊澄到，佢向我打咗個眼色。

既然佢都肯留低，咁我都冇唔留低嘅理由。

我行過去石壆到坐低：「講啦，做咩？」

「你仲話你冇呃我，咁而家係咩事？」啊晴翹埋雙手。

「無論我有冇呃你，而家都唔重要啦。」我長嘆一口氣：「更何況...你啲演技都呃咗我。」

「係囉，其實佢依家點關你咩事啫？」啊澄補刀。

「你係咪已經冇諗過再傾落去？」啊晴耷低頭。

我依稀聽到佢喺到啜泣，搞到我都有少少心痛。

「問你最後一次，係咪冇嘢想講？」佢用手抹咗抹眼。

做人可以心痛，但唔可以心軟。

呃你一次嘅人，一定會呃你第二次。

我敲起勇氣，將我哋嘅關係撇得一乾二淨。

「係，我冇嘢想講，你都唔好再搵我。」

叫佢唔好再搵我嘅同時，都係叫緊我自己唔好再諗起佢。

「咁你走啦。」

「嗯，記得要準時上去，唔好遲到。」

我轉身同啊澄一齊行入去，而啊晴就坐咗喺石壆上面。

唔知係唔捨得，定係我純粹想提佢，我上樓梯上到一半嘅時候停低咗。

「你上去先啦啊澄。」

「嗯。」

我望住佢行，直到我同佢相隔半個看台咁遠。

見佢消失喺人群之中，我決定要講我想講嘅嘢。

我挨住欄杆，向坐喺門口對出石壆嘅啊睛大嗌：「喂，記住準時入嚟啊！」

成個人捲埋一舊，個頭埋起咗嘅佢伸隻手出嚟比咗個「OK」我。

明明我只係推開一個呃我嘅人，但唔知點解我都係好想喊。

唔通真係「有愛過，就點都要流返幾滴馬尿」？

唔好啦，好似有啲MK。

忍住先，好快冇事。

相信(七)

我返到我嗰班個區域，點完名就行咗上最後排坐。

我拎咗份日程表嚟睇，三千米要等到晏晝先有，仲要係最後一個項目。

既然係咁，我決定要睇書。

今日帶返嚟嘅書係《推銷員之死》嘅中文翻譯版。

點解會睇呢本書？因為聽完周國賢首《推銷員之死》，所以有興趣去了解首歌嘅靈感來源。

講就講得好聽，但《推銷員之死》係一本文學作品嚟。

咁大多數文學作品有咩共通點？一字記之曰：悶。

《推銷員之死》更加可以話係悶到核爆，因為嚴格嚟講佢唔係一本小說，而係一個劇本，所以係更加悶。

即係點？佢同教科書一樣有極強催眠作用。

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冇試過連續睇十頁，因為我會悶到瞓着。

不過我已經冇嘢可以做，所以我決定今日要睇曬佢。

我揭返去上次睇到嗰頁，然後開始睇。

唔知點解，我越睇越慢，然後...

我瞓着咗。

我瞓醒之後，成個看台得返幾個人。

我唔撚係瞓到完場啊？

我睇咗睇電話，十二點十。

原來係放飯，仲以為我一瞓醒就走得咁瞓得。

我摸咗摸個肚，都有少少肚餓，但係...

得返十分鐘。

就算係買外賣都唔夠時間，因為要由運動場行到有賣人類食物嘅地方至少要行十分鐘。

唉，算啦，繼續瞓，瞓著咗就唔洗消耗咁多體力。

還掂最後一排都冇人坐，我決定佔用四個位嚟攤平個人。

我將本書冚喺塊面上面阻擋住晏晝猛烈嘅陽光，然後喺個腦裡面一直重覆「我唔肚餓」呢句嘢，好快就瞓著咗。

唔知瞓咗幾耐，結果我都係餓醒咗。

我望咗望小食部入口，圍曬板。

今次仆街了，一間跑跑下暈低都有可能。

我望咗望周圍，見到腳邊有個膠袋，裡面仲有個疑似係飯盒嘅物體。

我拎上嚟打開，係我最唔鍾意嘅叉油雞飯，但我已經唔理得咁多，我依家最緊要係填飽個肚先。

我三兩下就食曬成盒飯，雖然個味我一啲都唔鍾意，但至少我一間唔會跑跑下暈低先。

相信(八)

食完盒飯，我突然諗起一個問題。

「邊個無啦啦擺盒飯喺到？」

除咗啊睛同啊澄，我真係諗唔到仲有邊個。

但係有咩方法可以知道到底係邊個？

叉油雞飯？

我望多次個盒，上面咩字都冇，質地睇落都好劣，一定唔係大X樂或者大X活之類嗰啲。

一係燒味鋪，一係茶記。

但呢個範圍都係好大，所以我決定去收集更多情報。

我決定第一時間問咗啊澄先，因為以佢依家呢個身份嚟講，佢一定會答我。

我行落去，嚟到啊澄後面。

「喂。」我拍咗拍佢膊頭。

「屌！」佢成個人彈咗一下：「嚇撚死咩！做咩呀？」

「冇呀，想問你啱啱食咩啫。」

「燒味囉，做咩啊？」

「無，問下啫。」

「啊睛啱啱食車仔麵喎。」佢補咗句。

「嗯。」

雖然佢話自己食燒味，可以話係認咗一半，但同樣地以佢嘅身份嚟講，佢好有可能講大話。

我行返落去我嗰班到問曬所有女仔，一係就話唔知，一係就話啊睛食譚仔，佢哋內部好明顯夾過曬。

有可能真係啊澄買，但都有可能係啊澄講大話，而啊睛夾埋其他女仔水我。

我返到最後一排，托住下巴，進入思考模式。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痕跡如果用五感嚟分，即係視、聽、嗅、味同觸。

撇除冇可能用到嘅聽、味同觸，就淨返視同嗅。

視覺同嗅覺？車仔麵同譚仔會留下嘅痕跡？

兩個都係屬於粉麵類，但佢哋有咩共通點？

我沉思咗一陣，諗起細個食粉麵嘅畫面。

...

..

.

「嘩，啊媽你整啲餐蛋麵好正！」我喺到讚我啊媽。

「知喇！」佢拎住張包紙巾行過嚟：「小心啲食啦，食到成身都係。」

「係咩？」

我耷低頭望，原來啲湯彈曬落我件衫到。

當時我著住白色背心，所以可以好明顯見到件衫上面有一點點嘅肉色湯跡。

...

..

.

相信(九)

我知啦！

粉麵係一定有湯，而且食嘅時候一定會彈湯，除非真係食得好小心。

而喺白色嘅運動衫上面，呢啲湯跡會明顯到不得了。

我即刻起身落去行咗個圈，明顯見到啊澄件衫上面有一點紅色嘅湯跡，而啊晴件衫咩都冇。

另一樣嘢就係燒味鋪通常有浸燒味味，食完件衫一定會吸到少少。

我喺啊澄後面扮行過，經過佢嘅時候彎低腰。

完完全全一啲燒味味都冇，肯撚定冇去過燒味鋪。

我對住啊晴用返同一招，可以隱約聞到有叉燒嘅氣味。

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但...

點解？

以依家呢個情況嚟講，佢應該好憎我，而相反地啊澄對我嘅好感度應該會高少少，所以比較大機會買飯比我嘅都應該係啊澄。

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理論上啊晴唔會特登行上嚟睇我，因為我同佢相隔至少十排，所以都唔會知我喺上面瞓著咗。

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

「佢無啦啦幫我買飯係想點？」

佢係純粹唔捨得我，想默默照顧我？感覺唔似係。

佢係想諗辦法同我講返嘢？應該都唔係，因為如果係嘅話佢一直會直接認。

我思考咗一陣，然後諗起「人心隔肚皮」呢句嘢，之後就決定放棄思考呢件事。

放棄思考唔代表唔理，因為我決定要直接去問啊晴。

我行落去，嚟到啊晴面前。

我深吸一口氣，鼓起勇氣：「啊晴。」

「做咩？」

「你係咪有嘢要同我講？」

「冇，做咩？」

「咁我返去啦。」

講完，我就行返去側邊嘅樓梯，準備行返上去。

「你係咪冇嘢要同我講？」我再問一次。

我聽唔到佢講嘢，淨係見到佢扒咗扒頭。

我轉身行咗兩步，我就聽到啊晴叫緊我個名。

我再一次轉身面向啊晴：「做咩啊？」

「都係...冇嘢啦。」

唔知點解，我好想佢有嘢要同我講。

是誰

我返到最後一排坐低之後，突然諗起一樣嘢。

呢幾日啊晴都冇搵過我，而我都以為佢已經Block咗我，但如果...

唔係呢？

講多無謂，試一試佢最實際。

我拎部電話出嚟，喺Whatsapp打咗個問號，然後望去前面。

中間隔住好多人，完全望唔到佢，我唯有望返自己個Mon。

我深呼吸一口氣，然後撳咗落個傳送制到。

單灰色剔，然後...

雙灰色剔！

佢收到我個Message，證明佢冇Block我。

我將部電話擺去隔離，然後雙手托頭，揞住口鼻不停上下捽。

呢刻嘅我有啲興奮、有啲緊張，但同時又驚唔知點答佢覆嘅嘢。

「叮！」

我拎開兩隻手望過去，佢覆咗我。

「做咩？」

我應該點講呢？直接問？直接兜個圈引佢講？

「想講咩就快啦。」

咁就直接啲啦。

「你係咪有嘢想講？」

「冇，但睇嚟你有嘢想講。」

我諗咗一諗，其實都唔係冇。

「我都叫做有嘢想講，但唔知你想唔想聽啫。」

「請講，願聞其詳。」

我決定將所有疑問，一次過講曬出嚟。

「我想問點解前台會同你講好耐冇見？點解嗰日你要扮醉？」

「你問呢啲嘢有咩目的？」

其實，就算佢答咗我又點？

「我想知。」

但我就係想知，因為我覺得佢有嘢想講。

「咁不如你講下點解會同啊澄去飲酒，你講完我咪講。」

「我冇約佢，係佢水我去。」

「乜佢揸枝槍逼你去咩？」

「都係...」

駁唔到。

「Testing Testing。」

身後嘅喇叭傳嚟體育老師把聲，應該係有宣佈。

「聽宣佈啦，你答到我再講。」啊晴覆我。

「嗯。」

我睇咗睇時間，已經差唔多放學，個宣佈應該關三千米事。

「甲組三千米賽事開始召集，參賽者請到看台正對面嘅帳篷報到。」

果然。

我綁實條鞋帶，然後就行咗落去。

是誰(二)

我嚟到看台正對面嘅帳篷，呢邊個報到處由一個女體育老師負責。

「啊武，好耐冇見啊！」佢向住我揮手。

「係啊，好耐冇跑喇。」我扤頭以示禮貌。

「今年做咩又返嚟跑啊？」

不如你問下點解今年一定要報一個項目？

「冇呀，最後一年想留返個回憶啊嘛。」我決定比一個公廁答案佢。

「好啦，咁你加油喇！」佢都還一個公廁答案比我：「你等我一陣，揀個靚號碼比你。」

「好啊。」

佢喺堆好似垃圾咁嘅號碼衫到搵咗一陣，然後拎咗其中一件出嚟。

佢揚開件號碼衫：「就呢件啦！」

我望住件號碼衫，有少少無奈。

點解...

又係「67」

「我想問...」

我諗住問佢可唔可以換過件，但佢已經將件號碼衫塞咗落我到。

「唔好問喇。」佢拍咗拍我膊頭：「加油啊！」

我加你老...

唉，算。

我死死地氣著上件號碼衣，然後摸咗摸佢，唔知點解感覺好熟悉。

係喎，我都未睇過今年三千米有咩人參加。

「我想問有冇參加者名單？」我問佢。

「有啊。」佢喺堆號碼衫底到拎咗本簿出嚟：「喺最後嗰頁啊。」

我接住本簿，然後直接揭去最後一頁。

「得五個嘅？」

除咗我，另外四個都係中五。

得四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佢哋我全部都唔識，以往跑得唔錯嗰啲都冇喺名單上面。

「我都唔知點解今年特別少，以往都有七至八個。」

你問我我都唔知架。

「唔該曬。」我比返本簿佢。

我都唔知呢件係好事定壞事。

跑過兩個就頭三，但係佢哋我全部都唔識，都唔知勁定廢，一間我跑第尾就柒到核爆。

「上跑道拉下筋先啦，差唔多開始啦。」女體育老師用大聲公講。

我行去起點，呢個時候我都終於知另外嗰四位咩樣。

高我成個頭呢啲就唔講啦，畢竟我得嗰米六。

我拉筋嘅同時順便摸下自己對腳，後腿啲肉鬆拋拋咁，似肥肉多啲。

再望下另外四位對腳，後腿個肌肉線條幾咁明顯。

睇嚟今次...兇多吉少。

是誰(三)

「大家揀好位喇，準備開始喇。」跑道側邊嘅工作人員有大聲公講。

另外四個已經一早霸曬四條內線，我唯有去第五條起跑。

雖然起跑之後都會切返入內線，但係多個動作都係麻煩咗。

「各就位。」

「Ready。」

「Set。」

「咇！」

槍聲嗚起，另外四位即刻爆衝咗出去，而我就喺後面慢慢切返入內線先。

呢個可能係佢哋嘅均速，不過因為快過我，所以我覺得佢係爆衝。

佢哋繼續喺前面爆衝，而我就繼續保持住我自己嘅均速，成件事頗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嘅感覺，當然都有可能係「眾人皆醒我獨醉」

跑成七圈半，我就唔信你哋可以Keep住呢個速度跑到尾。

經過三圈，我依然同佢哋保持住一樣嘅距離，大概二十米左右。

佢哋冇降速，當然我都冇，情況可以話係樂觀，但如果呢個情況持續到最後，我就會包尾。

如果我格硬喺呢個時候發力追上去，雖然我而家追平，但後段我一定會冇力又冇氣。

呢個世界有一招係好賤，但又好有效，叫做「趁你病攞你命」

經過五圈半，前面四位開始有輕微減速。

「機會嚟啦飛雲。」我深吸一口氣，細聲同自己講：「上佢。」

我開始稍微加快步距同步速，慢慢收窄同前面四位嘅距離。

嚟到最後一圈半，我同佢哋嘅距離都收窄到五米左右，但係...

仲未夠。

「爆衝四百米」，呢個係我嘅諗法。

我交叉腳跳咗一下，呢我係我準備爆衝嘅招牌動作。

咁耐未型過，係時候型返次！

我喺佢哋身邊跑過，佢哋見我爆氣都即刻爆氣。

原本講求耐力嘅三千米賽跑，瞬間比我變咗做講求爆發力嘅六百米短跑。

嚟到最後一百米，我哋五個人近乎平排，而我略略落後少少。

是誰(四)

五十米，十米。

都係差少少啊！

我腦中閃過我以前睇過嘅memes圖，係一個田徑選手飛撲出去衝線，然後因為隻手快過前面嗰個掂到終點線而當咗係前面嗰個嘅名次。

雖然聽落好唔合理，但係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試下啦！

我喺準備衝線嘅時候，一嚟用力起跳，飛撲出去！

我跳過咗終點線，然後趴咗喺到。

負責旁述嘅體育老師宣讀緊名次：「嚟到第三名...係未有架，因為要睇返慢鏡。」

過咗幾秒，佢再一次開咪：「第三名係Form 6嘅啊武啊！佢終於重出江湖啦！」

黐撚線，真係Work架！

我企返起身，慢慢離開賽道範圍。

我諗住行返上看台，點知行行下個肚抽曬筋，完全行唔郁。

我揿住身邊個欄杆，深呼吸咗幾下，然後...

開始狂咳。

絕對唔係因為中咗肺炎，純粹係我個肺差啫。

咳咳下，有人隊咗枝哮喘藥過嚟。

「吸啖會好啲。」

我拎走枝哮喘藥吸咗啖，好似又真係好返啲。

我調整咗一下個呼吸，然後終於冇再咳。

喺我諗住轉身還返枝藥比人嘅時候，我身邊一個人都冇，所有人都離我好遠，唔似係借哮喘藥比我嘅人。

我將枝藥放落褲袋，然後行返上看台。

啊睛睥咗我一眼，然後又擰返轉頭同啲Fd傾計。

我行返上最後一排，托住個頭，視線喺啊澄同啊晴之間來回跳動。

學校唔會提供呢啲個人藥物，所以今次又係邊個？

唔似係啊澄，因為佢有食煙。

但調返轉嚟睇，都唔會係啊晴，因為我上次見佢食煙食得好順口。

但係咁講的話，即係唔係佢兩個。

但冇可能唔係佢兩個其中一個，所以等陣一定要再搵線索。

是誰(五)

拎完獎搞完一輪，天都黑曬，而運動會都差唔多嚟到尾聲，等大遊行完等體育老師宣佈咗就可以走。

點解運動會要搞到夜晚而唔係搞多一日？好簡單，因為間學校窮啊！

我身後傳嚟兩下拍咪聲，應該係宣佈大遊行開始。

「大遊行準備開始，請有興趣嘅同學落嚟三千米項目嘅起跑線集合。」

果然。

我都唔知大遊行有咩魅力，可以令到幾乎全校落曬去行。

雖然我對大遊行呢單嘢完全冇興趣，但以往我都會比班主任強逼落去行一圈。

不過，今日佢點逼我都唔會落去，因為我有更重要嘅嘢要做。

班主任行緊上嚟，喺佢上到一半嘅時候我已經開口：「唔去。」

講完，我就即使攤低扮瞓，但雙眼留返一條線。

佢黑曬面咁轉身落返去，一轉入離開看台嗰條樓梯嘅時候我就即刻彈返起身。

我望住啊澄同啊晴，心諗：你兩個一定要落去。

過咗一陣，啊澄同佢啲朋友就跟班主任一齊落咗去，而啊晴就拉咗兩個姊妹陪佢。

我即刻衝落去，第一時間攞咗啊澄個袋先。

佢今日帶嘅係細袋，一開就見到裡面有一枝哮喘藥喺到。

咁證明啊澄有哮喘，但都唔可以肯定係佢。

我再行落幾行攞埋啊晴個袋，喺暗格搵到一枝哮喘藥。

吓，即係佢兩個都有哮喘？

我望落去，喺人海之中搵到啊澄同啊晴。

佢兩個應該都已經行咗一圈，應該行到埋我呢邊就會上返嚟看台。

我而家諗到嘅辦法就係賭佢哋其中一個，將我手頭上枝藥擺落其中一個個袋到，然後一間再睇佢哋反應。

我覺得唔會一直都係啊晴，所以今次我決定賭啊澄。

過咗一陣佢哋就上返嚟，我第一時間實啊澄。

佢個袋好細，但佢打開之後望咗好耐先門返埋。

感覺上有啲古怪，但又冇明顯證據指明啲咩。

是誰(六)

轉眼就嚟到放學時間，我帶住一大堆疑問離開運動場。

我諗住急急腳行走就冇人見到我，因為我想一個人靜落嚟思考下。

可惜，女人呢種恐怖嘅生物并不允許我咁做。

「喂，啊武！」

有人喺後面嗌上嚟，我認得出係啊晴把聲，但我決定扮聽唔到，然後加快腳步。

行行下，我件衫比人扯住咗，我都冇再做任何無謂嘅掙扎，乖乖地擰轉身。

果然係佢。

「做咩啊？」我問佢。

「你...」佢好似有啲嘢想講。

「冇嘢講我走先，好攰。」我拎開佢隻手。

你想講係你嘅事，我有權唔聽，而家亦都真係冇心情聽。

我諗住行，點知件衫又比佢扯住咗，仲要係雙手扯住。

「想點啫你？」我開始有啲唔耐煩。

「你有冇發現啲嘢？」佢問我。

「冇呀。」

其實有，但我唔想再煩。

「咁...你有冇嘢要同我講？」佢再問。

「冇。」我直接出大技：「不如你講你想點？」

「我...冇呀。」

「咁我走啦。」

我拎開佢雙手，轉身就走。

嚟到巴士站，今次撞到嘅係啊澄。

佢排喺我前面，希望佢唔好見到我。

佢擰轉頭望，我即刻踮低匿埋，用前面條友擋住自己。

「唔洗匿喇，見到你喇！」佢直接大嗌。

講完，佢就已經嚟到我身邊。

「勁喎武哥。」佢望住我條頸：「做咩唔戴住個獎牌啊？」

「黐線咩，咁撚柒。」我懷疑佢傻咗：「你又搭呢架車？」

「架車得你一個搭得咩？」佢反咗個白眼。

「問下啫，唔洗反曬白眼嘅。」

「咁你返邊？」

「問嚟做咩啫？」

「問下啫，我就返廣福嘅。」

「你講到咁，我都冇得唔講啦。」

「你喜啦。」

「鹿茵山莊。」

早知唔問，原來唔同Level，真係崩口人忌崩口碗。

我哋上車嚟到上層，得返最後靠左邊窗嘅兩個位。

因為我行先過佢，所以我坐咗喺靠窗位，而佢就坐咗喺靠走廊位。

是誰(七)

巴士離站，喺呢十分鐘車程面，我決定要試探下佢。

「你食咩煙架？」我問佢。

「紅雙喜囉，做咩？」佢偷偷地拎咗包煙出嚟：「你要啊？拎去囉。」

「唔係啊，問下啫。」

「屌你曬鳩我時間。」佢收返埋包煙。

「咁你幾時開始食架？」我直接轉移話題。

「冇呀，十二、三歲就食到而家。」

「咁細個食唔會咳咩？」

「有少少哮喘，不過冇咩事。」

呢個我知。

「咁你帶幾多藥出街？」

「跟身一枝，袋裡面一枝。」佢摭咗摭頭：「但唔知點解今日個袋多咗枝，可能係出門口嗰陣唔小心擺多咗枝落去。」

「可能係啦。」我擰轉面，避免露出破綻。

我得到我想要嘅線索，而架車就就到站。

車停低，我再見都冇講就急急腳衝落車，然後即刻打比啊晴。

一響，佢就即刻聽咗。

「喂，做咩？」佢把聲有啲頹。

「你喺邊？」

「喺大埔中心準備上車。」

「唔好上住！」我有啲激動咁講：「我而家過嚟，你等我。」

我Cut線，然後向住大中狂奔。

唔知係我啱啱嗰句講得太大聲定係無啦啦有條友喺到狂奔，成條街嘅人都停喺到注視住我。

尷尬就的確係尷尬嘅，但係唔理咁多喇...

照跑啦！

因為，我今日一定要問到點解。

我跑到差啲斷氣咁濟，終於嚟到大埔中心巴士站。

啊晴坐喺巴士站嘅長櫈上面一手撳電話，一手拎住哮喘藥喺到吸。

我嚟到佢面前：「你做咩唔同我講？」

「講咩？」佢繼續耷低頭撳電話。

佢啲演技，果然係有返咁上下。

「我咩都知道曬。」我踮低。

佢擰轉面：「知道咩？」

「叉油雞飯、哮喘藥。」

「係我做嘅又點，唔係我做嘅又點？」

「咁點解？」

「冇咩點解，純粹放唔低。」

「咁...」我想問落去。

「唔講，我走先。」但佢唔允許。

講完，佢就行去另一邊上咗去太和嘅巴士。

我個心想追上去，但係我雙腳阻止咗我。

不解

佢走咗之後，我冇返屋企，反而坐咗喺巴士站嘅長櫈到。

我唔明，到底放唔低係咩意思？

佢應該知我哋個問題出喺邊，但係...

佢選擇唔解決。

明明簡單講返咩事就得，但佢選擇逃避。

照咁計，佢應該係唔想繼續落去，但而家又話放唔低。

定係...

佢等緊我開口？

根據慣性，女人係唔會認錯，亦唔會做主動。

霸氣啲由佢走，定係認衰仔？

我覺得...

霸氣從來都冇喺我身上存在過。

另外就係，我最鍾意搵真相。

我拎電話出嚟Send咗個Whatsapp比佢。

「如果我講咗嗰日發生咩事，你係咪都會講點解你要扮醉？」我問佢。

「關我咩事？」

「咁我講架喇喎？」

「你咪講嚟聽下。」

然後，單剔。

喂，咩料啊？

又叫人講，然後又Block咗人。

唔得，我決定要召喚小巴大師。

我打咗個電話比龍哥，一響佢就聽咗。

「做咩啊武仔？」佢問我。

「你今日得唔得閒？」我估佢唔得閒。

「你問得真係好合時，我今日唔打算開工。」佢繼續講：「想點啊武仔？」

「想搵你傾啲嘢。」

「老地方等。」

Cut線之後，我嚟到佢朋友開嘅酒吧出面，過咗無耐龍哥都到步。

「洗唔洗急到衫都唔換就嚟啊？」

「Sor，心急得滯。」我拍咗拍佢手臂。

「唔緊要。」佢推門：「有冇房啊老細？」

「依家有啊，不過晏啲要讓返出嚟架喎。」佢朋友喺裡面嗌出嚟。

「行啦武仔。」

我跟住龍哥嚟到酒吧最裡面嘅一間房，佢朋友過咗陣都拎咗一壺Mix好咗嘅Black Label入嚟。

「咁耐冇見，我請大家飲少少啦。」

講完，佢朋友就行咗返出去。

龍哥拎包煙出嚟，自己拎咗一枝：「你要唔要？」

我拎咗一枝之後，佢就收返埋包煙。

我幫佢點火，然後再幫自己點。

「煙酒齊備，可以開始講。」佢望住我：「你呼啲煙都有形狀架喎。」

「咩形狀？」我唔知佢想講咩。

「大大個問號喺到。」

「係呀。」我苦笑。

小巴界解答之人

「飲返杯先開始講。」佢斟酒。

「Cheers。」

我兩個碰杯，然後一飲而盡。

龍哥望住我，好似有啲嘢想講。

「做咩？」我問佢。

「平時你都養魚架喎，今日做咩飲曬？」

「冇呀，想飲啫。」

「你都係冇變過。」

「咩呀？」

「你都係咁口不對心。」

「邊有啊...」

我諗住解釋，但係比佢打斷咗。

「唔好解釋喇，講下你發生咩事啦。」佢已經睇穿咗我。

「我估你都收到風我溝到女架喇。」

「的確，咁而家咩進展先？」

「分咗手喇。」

佢聽到呢句，隻手即刻震咗震，差啲成壺酒跌落地下。

我伸手過去扶住：「唔洗咁大反應啊嘛？」

「以後要叫你武哥，咁快就識中出即飛。」

「件事唔係你諗咁架。」我反咗個白眼：「聽我講埋先。」

「願聞其詳。」

「之前我以為佢醉咗，咁就上咗佢。」

「似係你會做嘅嘢，跟住呢？」

我知佢抽緊我水，但我而家懶得屌佢。

「原來佢當時只係扮醉。」

「都唔出奇，咁重點係咩？」

「我問佢點解要扮醉，佢死都唔肯答我。」

「所以你就因為佢呃鳩你而分手？」

「Kind of啦，但事實上係不歡而散，因為分手之前嗰日我落咗Bar同女飲酒，仲飲到斷曬片，之後比條女屈我摸佢。」

「所以係你嬲佢唔講點解要扮醉，然後佢嬲你同女飲酒。」

「就係咁。」我拎枝哮喘藥出嚟：「但今日佢幫我買飯，又借藥比我。」

「咁你想點？」

「我都冇話想復合架喇，我淨係想知真相啫。」

「真係？」佢奸笑一聲，然後指住門嗰邊：「啊晴啊！」

我下意識擰轉頭望，但外面一個人都冇。

「都冇人。」

「可能睇錯啩。」佢企起身：「你等我一陣。」

講完，佢就行咗出去。

幾分鐘後，佢拎住封信行咗返嚟。

佢將封信擺喺枱面：「呢封信唔好拆，袋住。」

我有啲不明所以，但都係將佢摺埋放咗落褲袋。

「聖誕聯歡會會玩交換禮物架嘛？係盲抽架嘛？」

「係啊，做咩？」

「佢就係你拎去交換嘅禮物。」

「吓？」

拎封信去交換？

「唔好問，總之到時你就會知道真相。」

龍哥的安排

「哦，好啦。」

「做人，一定要有耐性，冇耐性係唔會得到自己想要嘅嘢。」佢用長輩說教嘅語氣同我講。

件事好唔對路。

雖然佢平時講嘢都好有教育意義，但唔會用呢種語氣。

「你做咩？」

「武仔，你聽我講。」佢再飲一杯：「愛情就好似打飛機一樣。」

又係呢啲比喻，我鍾意。

「願聞其詳。」

「你自己打嘅時候，鍾意點就點，因為冇人理你。」佢拍咗拍我膊頭：「但係有人幫你食咗佢嘅時候，你就要捉實碌鳩、撳實佢個頭，唔好錯過，因為你一錯過，未必有下次。」

「你意思係...」

我想Confirm我嘅諗法啱唔啱，但未講到就比佢掩住咗把口。

「唔好問我，你自己諗到咩就係咩。」佢睇咗睇電話：「我有事要走先，你自己慢慢參透啦。」

講完，佢就咁行咗出去，得返我一個坐喺房裡面沉思。

不如...

打開封信睇下？

我拎封信出嚟諗住打開，然後...

「呯！」

道門比人用力推開，然後龍哥個頭喺門邊突咗出嚟。

「你做咩返嚟嘅？」我將封信收喺背後。

「知你咩料啦。」佢比咗隻中指我：「咪撚開封信啊！」

「知啦。」我擺低封信喺後面，然後舉高雙手：「冇搞封信啊。」

「真係冇搞先好。」

講完，佢就咁走咗。

果然，知我者乃龍哥也。

我望住封信，真係好想開，不過龍哥做嘢一向都有佢原因，而且唔會有錯，加上佢都冇呃過我，所以就...

算啦。

還掂而家距離聖誕聯歡會都只係剩返個零月，應該早知同遲知都冇咩分別。

雖然講係咁講，但我返到屋企之後都係好好奇信封裡面有啲咩。

龍哥話唔拆得啫，冇話唔睇得架。

我用電筒照住個信封，可以睇到裡面有張白紙，但上面完全冇字。

我照下個信封嘅其他位置，然後見到有枝筆，筆頭有個應該係燈仔嘅嘢。

龍哥預判咗我，佢知我點都會諗方法睇，所以佢用咗隱形筆嚟寫。

我不想知道太多

之後我都冇再搵啊晴，除左因為佢Block咗我，仲有係因為龍哥都已經幫我安排好，我都冇必要咁心急。

今日啊澄約咗我飲酒，原本我都冇諗住去，直到佢講咗句咁嘅嘢...

「有啲關於啊晴嘅嘢你唔知，但我知。」

「咁你想點？」我問佢。

「你知架。」

「得，我嚟。」

「即到唔該。」

我換咗套見得人嘅衫就即刻衝咗出去，而佢同上次一樣都係MK妹標配。

「行啦。」我叫佢。

「今日係咪你請先？」佢問我。

「係咪有嘢我唔知？」

「係。」

「如果嗰樣嘢我知，我就唔請。」

「一定為定。」

行入酒吧，我就直衝去搵枱，而啊澄就唔知做咩停咗喺吧台前面。

「老細有冇房？」啊澄問坐喺吧台嘅老細。

「有啊，不過有低消。」佢突個頭出嚟望住我：「不過見係熟客，又第一次開房，唔洗低消啦。」

「多謝老細！」啊澄比咗兩個Like。

「行到最盡有間空房，你哋就用嗰間啦。」

唔洗低消又有房用，何樂而不為？

但我總係覺件事冇咁簡單，因為又唔係咩特別日子，無啦啦開房有啲古怪。

不過嚟到呢個位，老細都打埋人情牌，我冇可能Say no。

啊姐行咗入嚟：「飲咩啊？」

「同上次一樣兩枝？」我問啊澄。

「一枝得啦，驚你冇心情飲曬兩枝咁多。」啊澄同啊姐講：「一枝要Mix啊唔該。」

「OK。」啊姐用手機Mark低。

講完，啊姐就行返出去，房裡面得返我同啊澄。

「得返我同你。」我點煙：「可以開始講喇。」

「比枝煙嚟。」

「Sure。」

我拎咗枝煙比佢，佢咬住枝煙挨過嚟。

「做咩啊？」我有啲錯愕。

佢冇應我，直接用我枝煙嘅火光點著佢嗰枝。

佢呼出一口煙，然後將部電話擺喺枱面。

電話顯示緊一張相，係一個個樣同我有幾分相似嘅男仔。

「比我睇嚟做咩？」我問佢。

「唔知呢。」

佢碌去下一張相，而我諗...

我知點解佢要比我睇呢個人。

我不想知道太多(二)

呢個係一張合照，啊晴同啱啱個男仔嘅合照。

「同Ex嘅合照啫，有咩特別？我而家都攞到幾張出嚟啦！」我自己覺得唔在意，但語氣不受控制地有啲激動。

「唔特別咩？」佢放大個男仔個樣：「佢個樣幾似你喎。」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我繼續扮冷靜。

「咁都啱嘅。」佢再碌去下一張相：「咁呢張你又有咩睇法？」

呢個係一個TG群Chatroom嘅Cap圖，正中間有一張啊晴嘅自拍相，而個群名係...

「出租情人/兼職女友」

「可能係人哋覺得佢靚女，純粹Po上嚟分享下呢。」我作咗個連我自己都唔信嘅大話。

「下面仲有價錢表，不過唔比你睇啦。」佢收埋電話：「你應該唔知呢單嘢啩？」

「的確係，咁又點？」

我其實想問多啲，但又唔想顯得自己好犯賤。

「總之，我知道嘅嘢好多，而且有好多都冇講出嚟。」

呢個時候，啊姐拎住酒同杯行咗入嚟。

平時啊姐都會搵我吹兩句，但我估佢都Feel到唔對路，擺低啲嘢就即刻衝返出去。

「咁關我咩事？」

佢斟好兩杯酒：「你想問嘅，絕對可以，不過一題一杯。」

「猜枚啦，我唔會問。」我伸出雙手。

「其實你都行到嚟呢步，你覺得你真係咩都唔想知？」佢拎起酒杯：「你諗下我今日係點叫你出嚟？」

無錯係，我係因為有啊晴嘅消息先出嚟，但我純粹想搵到真相。

而家都已經搵到真相，我冇必要再問落去。

「一杯一個問題，唔問就今日成日都冇得問，我出咗呢個門口都唔會再答你任何嘢。」佢拎起我嗰杯：「三。」

「二。」

真相已經出咗嚟，但...

只係一部分。

我接過酒杯，碰咗佢隻杯一嘢就一啖飲曬佢。

「請講。」佢笑一笑，然後都一啖飲曬。

「我想知，個男仔係邊個嚟？」我問佢。

我真係好犯賤，過咗去都係死都要問到底。

但真相重要過件事本身，至少我係咁樣諗。

我不想知道太多(三)

「呢個係佢個客嚟。」啊澄淨係講咗簡單一句。

「淨係咁？」我有啲懷疑自己係咪比人撚。

「我有答到你條問題，想再問你咪再飲。」佢捉我問題嘅漏洞。

嚟到呢個位，我淨係想知到底件事係點，唯有肉隨砧板上。

我斟酒，然後一啖清：「佢係咪啊睛嘅大金主同前仔？」

呢個係一個是非題，佢冇可能走得甩。

「係。」佢幫我斟酒：「你都幾醒，識問是非題。」

「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純粹見招拆招啫。」我再飲一杯。

「仲有嘢問？」佢有啲驚訝：「仲有問落去嘅必要咩？」

「有，一定可以問落去。」

「咁...你問啦。」佢好似有啲怯。

只要我想，我問足一日一夜都得。

粗略係有極限，但詳細係近乎無極限。

只要一直都唔滿足，知道嘅嘢就會越多。

知道嘅嘢越多可能會越傷心，但至少唔會係嗰個蒙在鼓裡嘅戇鳩仔。

「我想知佢點解要做呢份工？」我飲完之後專注咁望住啊澄。

唔係缺錢到一個地步，冇人會主動做埋啲咁嘅嘢，除非真係好貪錢。

「佢貪錢，就係咁簡單。」佢眼神有啲閃縮。

佢根本唔肯定，我唯有喺另一個位鑽落去。

「佢幾時開始同個金主一齊？」我再飲一杯。

點樣由客變做男朋友，呢個都係重點。

係因為錢，定係情？

「佢接完第一次金主單之後，就冇做過其他人。」佢答得有啲隱晦。

可以係第一次之後就比人包起，亦可以係佢第一次之後就沉咗船。

我唔相信係前者，但就現有資料嚟講，我都排除唔到前者嘅可能性。

我再飲一杯：「佢幾時開始做，同埋幾時開始唔做？」

我無可能完全掌握到佢對嗰個人係點，但我可以大概掌握到佢對我係點。

「三年前開始，兩年前開始冇出現。」

兩年前開始冇出現，即係中四之後佢就淨係接金主單。

「由金主轉做男朋友之後幾時分手？」我再飲一杯。

幾時一齊冇人知，但幾時分手都係重點。

我不想知道太多(四)

「半年前。」

如果係咁的話，佢有可能當咗我係替代品。

諗返轉頭，嗰一次去完酒吧之後佢有同我講過佢當咗我係佢前仔。

「冇嘢問啦嘛？冇就猜枚架喇喎。」佢伸出雙手。

「Sure。」我都伸出雙手。

同上次一樣，我都係冇咩進步。

講就講話猜輸飲，但事實上基本上都係我飲，不過今日得一枝，好快就飲淨少少，大概係一杯嘅量。

「猜埋佢？」我問佢。

「呢杯留比我啦。」佢將淨低嘅酒斟落隻杯到。

「咁我走先啦。」我起身。

我行到門口嘅時候，佢叫停咗我。

「啊武！」

「做咩？」我轉身望住佢：「唔想我請？」

佢嘴唇不斷郁，但係冇發出半粒聲，似係有嘢想講，不過講唔出口。

「你冇嘢講我走架喇。」我拉開門。

我喺到逼緊佢講，因為每一條線索都好重要。

佢終於開口：「我飲一杯，問你一條問題得唔得？」

「你想問咩？」

「你答唔答先？」

講完，佢就豪邁咁一啖清咗最後一杯酒。

「你都飲咗，問啦。」

你都做到咁，我有得唔比你問咩？

「其實你死都要知道個真相，係咪因為你仲鍾意佢？」佢好認真咁望住我。

「唔係，純粹係我覺得棘親都有舊石，所以想搵返呢一舊石返嚟。」

「真係？」

「係，就係咁簡單。」我毫不猶豫咁答佢。

講完，我出去埋咗張單就清醒咁行咗返屋企。

我開咗一份文件，將啱啱聽返嚟嘅所有嘢打返曬入去，整咗張線索表出嚟。

「點解要呃鳩我？

線索表

1.佢以前做過PTGF(原因未知)

2.佢同其中一個金主拍過拖(半年前分手)

3.個金主同我好似樣」

呢三個都算係比較重要嘅線索，但都係無助我推理點解佢要扮醉、點解要呃我。

而家唯一可以肯定嘅係酒店前台會講得出「好耐冇見」呢句嘢，好可能係因為佢以前做過PTGF。

我冇話PTGF一定係同需要上房做嘅嘢有關，但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啫。

啊澄知道嘅嘢應該已經講曬出嚟，而啊晴本人同佢身邊嘅人都唔會透露任何嘢比我。

我望住擺喺枱頭嗰一封龍哥比我嘅信，基本上佢係我嘅最後希望。

我不想知道太多(五)

嗰日之後我都冇放棄，繼續諗、繼續搵。

講咁就講，但事實上我咩都諗唔到，咩都搵唔到。

今日係聖誕聯歡會，但我遲咗起身。

我換校服，將封信塞落褲袋就直接衝咗返去，但趕到返去已經十一點幾。

我一推開班房門，就見到班房中間有幾張空嘅長枱，而其他人就用櫈貼住泊咗埋牆嘅枱圍咗個正方形，感覺唔係好對路。

「喂，啊武你返嚟嗱？」班主任企咗喺門邊。

「係呀。」我指住啲長枱：「去到咩階段啊？」

冇嘢食唔緊要，冇得玩啲戇鳩Party Game都唔緊要，冇錯過交換禮物嗰Part就得。

「而家係咪交換禮物？」我問佢。

「係啊，你今年有帶禮物？」佢上下打量住我：「你應該知火機唔可以拎出嚟抽架嘛？」

「唔係啊，我今年真係有帶。」我喺褲袋拎咗封信出嚟：「係佢。」

「一封信？」佢眼裡帶住強烈嘅疑惑：「最後一年唔建議拎啲垃圾出嚟。」

「你又知係垃圾？」我決定大鳩佢。

因為佢唔可以開嚟睇，所以就算裡面放廢紙，佢都吹我唔脹。

「咁你拎嚟啦。」佢伸出右手。

我將封信交比佢，佢喺封書上面黐上一張寫住「30」嘅貼紙之後就將封信放咗喺枱面，而我都搵咗個位坐低。

雖然我唔知裡面寫咩，但我估龍哥都係想啊晴抽到封信，然而...

交換禮物係順住禮物嘅編號抽主人。

由第一份開始抽，而我嗰份係第三份、亦係最後一份。

啊晴要前二十九份都抽唔中佢，先會拎到我封信。

我用手機撳咗撳，好快就計到呢單嘢嘅機率係幾多。

一除三十，即係3.3%。

3.3%即係有幾難？Condom避孕喺正確使用嘅情況下，失敗嘅機率係2-5%。

基本上係...

無可能發生。

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五份禮物就抽咗比啊晴，我第十份禮物就抽咗比我。

佢冇抽中我嗰份，但係...

我抽中咗佢嗰份。

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

佢嗰份都係一封信。

我收到封信之後，坐喺我對面嘅啊晴拎起擺喺教師枱上面嘅咪：「返到去先開。」

我不想知道太多(六)

返到去先開？入面又寫咗啲咩啊？

過咗一陣，所有禮物都抽曬出去，我封信落入一個完全唔關事嘅女仔手中。

「抽完禮物啦，大家可以走啦！」班主任宣佈：「放完假返嚟返多一日就Study leave啦！」

我坐喺原位，等拎咗我封信個女仔走我先走。

嗰個女仔喺我身邊走過，封信就比佢順手掠咗落垃圾桶。

睇嚟呢單嘢真係會變不解之謎，最後希望都比人掠咗落垃圾桶。

我嘆咗啖氣，將封信收落褲袋就行咗出去，臨走回頭望咗一眼，啊睛仲未走。

但係咁又點，唔通我喺垃圾桶執返封信出嚟比佢咩？咁咪即係自爆。

我都理唔到咁多，帶住佢封信衝咗返屋企。

我坐喺電腦枱前面拆開封信，但係...

裡面得兩張白紙。

我疑惑咁來回檢查呢張紙嘅兩面，但係無論如何都睇唔到有咩端倪。

我望住呢一張白紙，諗起我嗰封信。

我嗰封信裡面都係得白紙一張，因為用咗...

隱形筆。

等陣，唔通佢都係用隱形筆寫？

我衝落樓買咗枝隱形筆，返上去就即刻用嗰枝燈仔照住張紙。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呢句嘢果然冇錯，佢真係用咗隱形筆嚟寫。

我開始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咁慢慢郁枝燈仔同睇封信。

「致：啊武

你可以睇到呢封信，即係代表你抽中咗我嘅禮物，而你都發現咗呢封信係用隱形筆寫。

既然你都睇到，咁我希望你會睇曬佢。

啊武，雖然你只係一個睡魔、酒鬼，但係有你陪住嘅時候，就算你只係瞓喺我隔離，我都會覺得好開心。

我都唔知點解，但我嘅直覺...又或者係其他因素話比我聽，你就係啱嘅人。

雖然你矮、樣衰、窮、成績差仲要傻更更咁，但係我知道你係一個細心嘅大暖男。

你成日問我點解鍾意你，我真係答唔到你，因為我覺得愛唔係講表面，亦唔係講內在，而係兩個人之間嘅化學作用。

當時我其實好想同你解釋，但我真係講唔出口，因為我驚你接受唔到。

我不想知道太多(七)

雖然佢跟住落嚟要講嘅嘢我有可能已經知道，但唔知點解我都係好緊張，調整咗一陣先集中到精神睇落去。

「我唔知你有冇留意，我從來冇提及過我啊爸。

你嗰次送我返屋企係打比我啊媽，仲有你嚟我屋企嘅時候我有同你講過我啊媽瞓上床，而我瞓下床。

你都知我咁大個女冇可能同啊爸一齊瞓，所以...」

佢冇寫出嚟，但我已經知道咁樣代表咩。

我捽咗捽眼，繼續睇落去。

「我啊媽幾十歲人，身體又唔好，搵返嚟根本唔多，又唔肯拎綜援咩嗰啲，話唔想要政府養。

嗰時我唔識諗，淨係想搵錢返嚟，就走咗去做PTGF。

雖然錢係搵到，但係而家諗返都覺得嗰段真係黑歷史。

後來我識到個男仔，佢話唔在意我以前係點，只係想同我一齊。

講就講得好聽，但我發現到最後佢都只係當咗我係PTGF，甚至只係一隻雞。

我同佢分手之後，就做咗你嘅叫床專員。

因為你生得好似佢，而我當時又未放低，所以我當咗你係佢咁對你好。

你記唔記得我同你去完酒吧之後，我有好輕描淡寫咁同你講過我當咗你係我前仔，而呢件事係真架。」

估唔到，嗰一句好似講笑嘅嘢竟然係真架。

我繼續睇落去，終於嚟到我最想知嘅部分。

「而你問我點解要扮醉嘅時候我冇答你，因為當時我扮醉...

其實係當咗你係我前仔。

我同你一齊嗰日啊澄過嚟講咗幾句，我知道佢好有可能係鳩吹，但我諗返起以前個男仔點呃我，加埋你運動會嗰日同佢一齊返，我先會信曬。

我見你瞓著咗，諗住唔理你，但我發現我根本做唔做。

盒飯同枝哮喘藥都係我比你，但係我唔想認，因為我唔想輸比你，或者更準確啲嚟講，係對佢嘅放唔低。

我以為，我鍾意嘅係佢，但去到呢一刻我先發現...

我唔係。」

我不想知道太多(八)

我繼續聽你鳩吹，我唔信。

「我鍾意嘅唔係邊個，而係啊武你。

我只不過喺到同自己鬥氣，因為我每一刻都想搵你，但我又唔知應該要點同你講，都唔知點樣面對你。

所以，我決定將呢一切交比緣份。

所以，我寫低咗呢封信。

如果你睇到呢到，我想講最後一句嘢。

我好掛住你，你返嚟啦好冇啊？」

睇完呢封信，我陷入沉思，同時開始腦閉塞。

所以...

我決定打比龍哥。

「喂，龍哥？」

「做咩啊武仔？」佢背景有車聲，應該開緊工。

「唔會阻住你啊嘛？」

「唔會，咩事啊？」

「我啱啱睇咗啊睛比我嘅信，我應該點做？」

「佢用咩寫嗰封信？」

「筆囉，咩啊？」

「係咪隱形筆？」

「係呀，你點知架？」

「呢啲老橋，用到爛曬啦。」

「好似又係，咁所以我應該點？」

「咁你點睇呢封信？」

「用嗰枝燈仔囉。」

都唔知佢今日做咩，係咁問埋啲戇鳩問題。

「你都識講啦，你仲唔知你內心想點咩？」

「咁人哋比信我，我禮貌上都係要睇架，有咩特別？」

「真係同你講都蹝鳩氣。」

「咁所以要點啫？」

「你係咪聖誕假之後就Last Day啊？」

「係啊，做咩？」

「乜鳩都唔好諗，等到嗰日就得架喇。」佢開始有啲躁。

「咁點得架？」

「得架喇。」

「唔得。」

「屌係老母成日諗諗諗，都唔知你諗乜撚嘢，個世界冇咁撚多嘢比你諗架大佬！」

「但係...」

未等我講落去，佢就打斷咗我。

「食屎啦你！」

講完，佢就Cut咗線。

我聽得出佢好撚忤，所以都冇再打返去追問。

比佢咁屌完一輪，我真係有努力去抑制自己諗嘢，但係我都係幻想咗好多畫面出嚟。

雖然畫面好多，但係所有畫面，冇一個係我同啊晴同框，因為我一定唔會同佢一齊返。

既然我咁肯定，我決定賭返鋪大嘅。

我拎起佢書封裡面其中一張紙，然後用筆大大隻字寫咗一句嘢。

「回覆

我同返你一齊嘅話

我就奶糖奶到糖尿病！」

不過，到底我會唔會炒車，真係到時先知。

結局篇-LastDay

我就咁打下機又一日，寫下嘢又一日，個聖誕假就咁過曬，嚟到Last Day呢個大日子。

我將兩張紙入返落書封封，然後將佢帶埋返學。

因為係Last Day，所以老師們都唔想再Chur啲學生，基本上玩下玩下就到放學。

放學之後好多人都留咗喺學校周圍影相，因為以後應該都冇咩機會再返嚟。

我喺操場兜咗幾個圈，終於喺其中一個人群中見到啊晴嘅身影，但佢冇發現我嘅存在。

既然我牌又上曬，文又打曬，我咁早返去都冇嘢做，咁就唔特登叫佢啦。

我坐喺一邊等咗一陣，人群終於散去，得返啊晴企喺操場中間。

佢行到嚟我面前：「做咩啊？」

「我...冇啊。」我將手伸入褲袋，撳住封信。

明明我只係需要講一句拒絕嘅說話，但係我就緊張到一粒字都嘔唔出。

「你唔講，我走架喇。」佢轉身扮走。

佢好熟識我習性，知道我唔比人逼下係唔會郁。

「唔好走住先。」我本能反應咁講咗句咁嘅嘢。

呢個時候，啊澄行咗過嚟。

熟悉嘅三角形再一次出現，不過今次係等邊三角形。

「啊武，我有嘢想同你講。」啊澄好安分咁企喺原地。

我冇理佢，將封信從褲袋拎咗出嚟。

同一時間，啊晴都喺裙袋拎咗封信出嚟。

我望住佢封信，雖然上面有啲污漬，但都認得出係龍哥比我嗰封信。

我O曬嘴咁望住佢，正諗住開口問，但佢就好似有讀心術咁問咗我想問嘅問題。

「你係咪想問我點解會拎到你封信？」佢揚咗揚封信：「我執返出嚟架。」

我吞咗啖口水：「咁你有冇睇過裡面寫咗咩？」

我開始有啲驚佢問我裡面寫咗啲咩，因為我根本唔知裡面寫咗啲咩。

佢奸笑一聲：「你真係好老套啊，用埋啲死人隱形筆。」

「你咪又係一樣，仲要寫咁多！」我串返佢。

結局篇-LastDay(二)

「你咁講，即係你有睇曬啦？」佢踏前一步。

「邊有。」我擰轉面，避免比佢Read face。

「好囉。」佢語帶失落。

我擰返嚟面向住佢，諗住睇下佢咩事，點知...

佢錫咗埋嚟，仲攬住咗我。

我推開佢，但唔成功。

我再一次推開佢，都係唔成功。

跟住...我攬住佢。

唔知點解，我個腦叫我推開佢，但我雙手攬住咗佢，而我心底有把聲話比我聽。

「攬實啲。」

莫非，呢個就係所謂嘅口不對心？

我望住佢，唔知點解有想錫落去嘅衝動。

「話時話，你做咩要帶我封信返嚟嘅？」佢問我。

「咩啊？」我擰轉頭扮咩都唔知。

然後...

佢一手搶走咗我封信，仲即刻轉身。

佢一手撳住我，一手揸住封信用口咬開個信封，然後用口擔住兩張紙。

我繼續嘗試搶返封信，但係點都搶唔到。

佢單手打開張紙，我寫嘅嗰句嘢大到連我隔住成個身位都睇到。

佢轉身望住我，而我呆咗咁企喺原地。

「咁...你要唔要做我男朋友？」佢問我。

「呢樣嘢...」我猶豫緊。

「你要唔要做我男朋友？」佢再問一次。

「要！」

雖然我答得急，但我急嘅時候都唔會亂嚟。

「你唔介意咩？」

「我都答咗你，點會介意？」

你都冇介意過我，我點會介意你？我在意你咋嘛！

佢轉身：「我行去小賣部買糖！」

我拉住佢，然後挨過去...

奶咗佢塊面一下。

「做...做咩啊？」佢面都紅曬咁。

「你咪我粒糖囉。」我喺佢耳邊用氣聲講。

呢個時候，我聽到有人喂咗一聲，然後電話響咗下。

我拎出嚟睇，係啊澄嘅Message。

「見你咁，我走先。」

識走咪好囉。

我收埋電話，然後再奶多嘢。

「死變態佬！」佢輕力咁打咗我心口一下。

「你唔鍾意咩？」我繼續喺佢耳邊用氣聲講嘢。

我得戚咁望住佢，然後...

我就比佢公主抱起咗。

我瞬間由野狼變成被野狼狩獵嘅鹿仔。

「你你你...做咩啊？」我嚇到有啲口窒窒。

「帶你去一個冇人嘅地方...慢慢奶我。」佢奸笑。

「救命啊~」

…

..

.

完

結語

其實愛情邊洗搞咁多嘢？

我曾經講過《我想和你好好的》呢首歌係主題曲，係因為裡面有幾句歌詞好啱男主角。

「何不好好的相信對方 何以要推測最壞結果」

「引力法則已生效 將你跟我吸進漩渦」

「任惡魔洗腦 沒法擺脫絕望 總想太糟」

「如果當初懂把愛看開如今應該不需要拍檯」

愛其實冇咁複雜，愛冇咁多尋根究底，因為愛嘅基礎係「信任」。

呢個世界存在吸引力法則，你永遠向住最壞嗰一邊諗，事情都會向住壞嗰邊發生。

另外，IG5個repo有個小番外睇。

番外篇-龍哥的信

番外篇-龍哥的信

「致：啊晴

啊晴，我知你而家覺得啊武呃咗你、佢已經唔鍾意你，但係你信我一次。

我識啊武咁耐，睇得出佢係受你架，只不過佢口不對心。

如果你睇到呢封信，而你都想同返佢一齊嘅話就唔好諗咁多，一嘢攬落去就啱架喇。

一嘢唔得就兩嘢，兩嘢唔得就三嘢。

三嘢唔得嘅話，咁就算啦。

其實愛呢家嘢，邊有啊武諗得咁撚複雜。

你愛我，我愛你，你信我，我信你。

就係咁簡單咋嘛！

啊武的好兄弟

龍哥

」